

空轩诗话 民国 吴宓

〔近年编辑读书及与朋友通函谈叙之所得，有关于诗者若干条，录存册中，未尝刊布，兹汇为一编，以示同好。予于民国十四年二月重来清华园，奠居学务处西客厅，为题名曰“藤影黄声之馆”，俯仰吟啸，忽满十年。本集卷十三有《空轩诗》十二首，即谓此室，兼寓个人心境。今取以名诗话。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吴宓记。〕

〇一

《雪桥诗话》正集十二卷、续集八卷，（卷各一册，尚有三集未得见。）辽阳杨鍾羲（字子勤）撰集，刘氏求恕斋刻本。（续集作成于民国五年。）陈寅恪尝劝予读此书，谓作者熟悉清朝掌故。此书虽诗话，而一代文章学派风气之变迁，皆寓焉。予读后摘记数条。按作者系汉军旗人，与王静安先生（国维）同直清南书房。王先生自沈之次晨，首至颐和园鱼藻轩望尸而哭，挽诗亦沈痛。作者为前清遗老，故书中对于明末遗士孤臣特为表彰，而清代各朝死节殉难之人，苟有诗文可采，亦皆著录褒异，所以见志也。正集卷十二末条述本书撰集大旨，谓“大抵论诗者十之二三，因人及诗、因诗及事居十之七八。……不足括一代之诗之全，而朝章国故，前言往行，学问之渊源，文章之流别，亦略可考见”云云。正集卷七述良乡县有吴天塔，俗说杨六郎盗骨处；琉璃河在县境，（今并为京汉车站。）文文山集有《过雪桥琉璃桥诗》。又谓“吾家自先高祖侍郎公以下，墓田均在良乡。……文山所过雪桥，今不能实指其所在，度不逾琉璃河水左右，取以名吾诗话。誓墓未能，聊志北风之思。”此《雪桥诗话》一书之所以名也。

《雪桥诗话》于清宗室及八旗文学著录特多，自成容若至志伯愚，后先辉映。寅恪尝谓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，以新兴之精神，强健活泼之血脉，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，故其结果灿烂辉煌，有欧洲骑士文学Chivalry之盛况。而唐代文学特富想像，亦由于此云云。予按清之宗室八旗文学，实同于此。大率考据、训诂等炫博求深之事，非其所长；但其诗常多清新天真、慧心独造之句，而词尤杰出。凡此悉由天才秉赋，而不系于学力者也。又皆成于自然，而非有意求工者也，惟彼初染文化之生力种族能之耳。

《雪桥诗话》所录清初秦中诗人甚多。吾邑泾阳、有李杞瞻（念慈），号劬庵，为关中三李之一。善画，有《过岭吟》、《谷口山房集》，多感时抚事之作。又乾隆时，吾邑有诗人张五典，字叙百，官晋北知县。其诗曰《荷塘诗集》，都十二卷。收藏名家如王石谷等之画甚多，且就张诗中所言，知当时泾阳以画名者不止一人。张尝与瑛梦禅唱和，其家称为“七世同堂孝友家”云。

《雪桥诗话续集》卷二，载高阳李文勤公（蔚）《心远堂集拟宫词》七律四首

，叙人王（清世祖）喜怒之不易测，恩威之互用，与居官升黜祸福之无定，其诗云：“惆怅楼东薄命吟，昭阳日影梦中沈。当熊辞辇恩难恃，落叶哀蝉忆反深。自昔丹青能易貌，何人词赋可回心？春风着意鸣鸚鵡，红雨千秋怨不禁。”“新嫌故剑易生疑，浊水清尘两不期。为问绛纱初系日，何如金屋退闲时。照颜不夜珠无色，树背忘忧草有知。纵道君恩深似海，波澜洄使人悲。”“皓齿争妍满六宫，专房敝席几人同。蝶随香袂时时改，柳引羊车处处通。欢极那知莲漏促，宠移不待玉尊空。当筵一奏秋风曲，始信君王是化工。”“洛浦明珠郑国兰，千秋长拟奉君欢。同游正堕云间翼，独舞俄羞镜里鸾。七宝台高终怯步，六铢衣薄讵胜寒。铅华不是承恩具，斟酌蛾眉画愈难。”中国以男女喻君臣之际，西国则以男女喻天人之接引，耶教以上帝或耶稣为新郎

B r i d e g r o o m或新妇B r i d e，均以男女至情可以深致思慕，而其苦乐成败，又极变化奇诡之致故也。录此四诗，以为千百之一例。

方海槎咏都门食物俳谐体五律七首（《雪桥诗话续集》卷二，）句云：“和落细排床”，按子作《西征杂诗》第八十首，堆叙西安诸种食物，实与此同。或嫌不典而伤雅，不知古人有先我为之者矣。予诗“长条活落甑糕剌”，此作“和落”，乃知此物京中亦有之。子之“活落”一名系杜撰，或当从“和落”为是。

《雪桥诗话》正集卷九录何春渚《题汪水云集后》云：“举目河山事已非，空宫月黑冷萤飞。何人为堕新亭泪，只有钱唐老布衣。”“一曲泠泠旅夜琴，坐中红粉最知音。休疑博取昭仪爱，恐是渐离击筑心。”“昭仪”指王清惠。按予作《西征杂诗》成，碧柳谓南宋末汪水云（元量）之《湖州歌》、《越州歌》等，由杭至燕，历叙见闻感触，详尽质直，可为吾诗前例。当时予尚未读汪诗也。予所藏《水云诗钞》一册，有正书局铅印本，朱保雄君谓似从《武林往哲遗书》第三套十三、十四册《湖山类稿》及《水云集》选录者，王昭仪唱和之作附见。又《雪桥诗话》正集卷十记黄莞圃旧藏之汪水云诗，有潘次耕跋，排比当时史事，力辩钱谦益立说之诬，盖钱氏刺取汪《湖州歌》中“第二筵开入九重……”及“客中忽忽又重阳……”二绝句及谢太后挽诗中语，妄谓谢太后至燕，见辱于元世祖，被纳为妃嫔，山诗可以证明云云。此其立说之无根，寻常明眼人读汪诗者均能辨之，何钱谦益乃有此异说？实属昏聩。彼甘为贰臣，诋毁旧朝，诬蔑国母，其人品之卑下，诚不足道。惟是国亡种灭，用夷变夏，作者生当其际，如许伤心，而读诗论诗者，乃只着眼于其儿女私情，礼防琐事，靳靳探求争辩，亦足见知首难遇，而文士之固陋为何如也！

赵翼《题元遗山诗》（见《瓠北诗钞》）云：“身阅兴亡浩劫空，两朝文献一哀翁。无官未害餐周粟，有史深愁失楚弓。行殿幽兰悲夜火，故都乔木泣秋风

。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赋到沧桑句便工。”按末二句，亡友武功阎子云君（登龙）于民国初年互相喜诵之，予尝屡用其意以为诗。按清盛时之诗人，乃多能同情亡国遗老，盖真客观之欣赏也。

满洲佟铤（蔗村）能诗，侨居天津，自号空谷山人。“蔗村姬人艳雪，亦能诗，和查莲坡悼亡句云：‘美人自古如名将，不许人间见白头。’李秦川赠蔗村诗，所谓‘丽尔复天锡，诗人作细君’也。”以上录《雪桥诗话》，“美人”二句，或传为袁子才作，非是。故记其出处于此。

○二

民国三、四年间，父被甘省当道冤诬，褫凉州副都统职，羁禁皋兰县署。某次来谕，偶引某女士诗云：“不信有情皆是累，但能无病即为仙。”又云：“敝裘尚是慈亲制，约略披来二十年。”予《续南游杂诗》（本集卷十一）第一首：“未信有情皆是累，但能无病便为仙”；又予《西征杂诗》（本集卷八）第四十九首“敝裘尚是严亲制，寒暑流年十五更”，实改用父所示某女士诗句。父于民国元年冬由甘来京，赐予西土所产羊皮袍一袭，布面，是为子着皮衣之始。西征时身服此裘，今尚未坏，予诗云云，亦记实也。又碧柳（吴芳吉君）于民国四、五年间有《呈仲旗公陇右》诗云：“凉州太守帝王师，黑塞青林合苦羁。褒贬讵容官史定，是非惟有野人知。天犹覆载不嫌老，国未全亡正可为。杨柳玉门关下路，春风谁护汉残碑！”（《吴白屋先生遗书》卷九）此诗未另见本集，故录于此。

○三

幼读梁任（公名启超字卓如，广东新会人）《饮冰室诗话》：“我生爱朋友，又爱文学。每于师友之所作，芳馨悱恻，辄录诵之。”予亦同此感。学生时代所喜诵者，已入《余生随笔》。游美回国以还，充任《学衡杂志》及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凡十二年，所得师友之佳诗佳词，随时刊登，与世同赏。且印本流存天壤，异时可备检寻，不虞丧失，予心可安。去岁，编辑两职先后解褫（并非予怠情请辞，）师友佳章仍络绎而来。而“九一八”（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之夜，日兵袭取藩阳）国难既起，中经上海及热河战役，南北志士名贤，感愤兴发，尤多精湛光辉之作。予所积盈篋，无地刊布，（盖以旧诗受众排斥，报章杂志皆不肯刊登。）钞示诸友，劳力费时。欲编成《近世中国诗选》一书，作者各系小传，并于诗中所寓时事（陈寅恪名曰今典）详加注释，既光国诗，尤裨史乘。但今各家书店以及学校机关，无愿为予担任印行者，只得择尤存粹，录入《空轩诗话》。以附录篇幅有限，而诗集出版在即，割爱之处多，愜心之事少。他日更成专书，出资自印，倘可能乎？愿自勉焉。更有言者，此中所录，非皆出于予之亲知故旧。近年职任编辑，恒多先见其诗，后识其

人。每睹佳作，急予刊登，然后到处辗转寻访，久久始得踪迹。先以通函，继乃订交，由文字之雅，终成密契，年深迹累，情好益笃。是故予乃以诗得友，非仅以其为吾友而遂誉其诗，袒私阿好之讥，予实知免。如潘式（鳧公、）王越（士略、）常乃德（燕生、）萧公权（公权、）王荫南（亦棠）诸君，皆经历如此情形，而可为予质证者也。

○四

亡友吴芳吉君所作《碧柳日记》，手稿三十四册，约共六十万言。予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始得读之，一见惊为瑰宝，遂与周光午君计议，决以全书付南京锺山书局印行。且力主荆！原文，不为增损一字。又不加评注，不用题序，俾读者可自悉碧柳之真面目、真精神。予惟祷祝此《日记》得早出版，而世人多多取读，于兹不必评论介绍。要之，此精详之《日记》，实为世间之一伟著，可以表现作者特出独具之毅力、精神、聪明、道德，可以洞见个人身心、情智，学术、志业之变迁成长，可以晓示家庭、社会、生活之因果实况，可为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之信史，而尤可为碧柳诗集之参证及注释。凡曾读碧柳之诗者，及知有吴芳吉之名者，均不可不细读此《日记》。惜今存者只记民国二年至九年之事，且多为碧柳之妻何树坤女士割裂裁剪，其不尽归湮没者几希。予与碧柳交谊深至，而碧柳对予笃念情殷，故予读此一部日记，异感纷集，一若重度其少年之生活也者。碧柳民国五、六年间，梦与予联句诗云：“堕地适能逢，白头乃相左。”此诗几成恶谶。予欧游前后，与碧柳通函较少。予竭其智力，不能使碧柳脱离家庭之痛苦束缚，飘然远引，自乐自适，以著成其《人学》与《国史》二书，以作成中华民族之史诗，而竟以劳苦殉身于蜀。此实予所认为碧柳死生悲剧最后之一幕，而予终身最伤心之事。若夫碧柳对予此时期行事用心之苦未能谅解，对予欧游杂诗及此后之作未加评正，犹其小焉者已。虽然，予与碧柳暂若睽隔，而根本相知相爱。予二人皆信人性，信天命，信上帝，信永久之真理者，则虽寿夭悬绝，幽明异路，其志节与精神当可贯通融和而无忤。世俗毁誉，聚散形迹，不足重轻也矣。予昔亦曾作日记，然多散佚，且琐碎不足观。而予之函札，予之言论，予之行事，以及予与友朋唱和之篇什，乃多保藏于碧柳日记中。今惟择录其直接关系于予集中之诗者，余从略焉。碧柳与予唱和赠答之诗，未及录入本集各卷者，尚有《寄吴雨僧家门》一首，民国四年三月十七日在上海作。诗云：“祖先诚至德，不避海南滨。天下以三让，世家第一人。青铜荒冢断，香径古城存。孝友未陵替，沈吟看子孙。”（按此诗应录入本集卷三第十二页）外此惟民国二年秋，碧柳《归家感怀诗》七律八首，予有和作，且步韵。（本集卷二第二八页）而原诗终佚，（寄友阅看遗失）不可复得，诚憾事也。

碧柳又有民国五年一月在上海所作五律八首，自谓颇似《古诗十九首》，不落时人气习，题曰《岁暮何树成弟病假来归，吾以牛肉白酒劳之。时吾方自京师返沪也。》兹录其六云：“我有同心友，（原注：指雨僧。）客游雁北关。结庐临灞水，跃马上南山。大雅羞干禄，分阴不赋闲。归来期白首，冰雪映红颜。”（按此诗应录入本集卷三第二六页）

民国六年七月，碧柳在蜀（时家居。）有五律四首《再送雨僧季龄（南川童锡祥）及天人诸弟昆赴美洲》云：“文献无征久，逍遥向海津。相看亡国虏，犹是汉唐人。饥溺谁能复，是非苦未真。孤舟风浪阔，努力念先民。”“上国佳山水，群公敌大才。威名华表足，恺悌子元开。古瀑喧残铎，长星入战垒。遥望林肯墓，和泪载诗来。”“为语诸昆友，蹉跎鬓有须。苟全看乱世，无泪可挥垂。鲍叔多高谊，中孚未断炊。休伤万里别，懋懋少年时。”“钩辀急鹧鸪，风雨满江湖。争羨北城美，饱闻南郭竿。朝廷鹬与蚌，泽薮狼生豕。衣锦还归国，不知国有无。”（按此诗应录入本集卷四第三页。）自评云：第一首可存。宓至美后，肄业勿吉尼亚省立大学（University of Virginia, Charlottesville, Va.）。一年，乃转入哈佛大学，始因梅迪生（名光迪，又字觐庄，安徽宣城。）之介劝，得受学于白璧德师。时寓居哈佛大学之沙绮厅Thayer Hall（学士宿舍）三十五号，与尹寰枢君（任先，湖南攸县）同室，兼经营国防会事。“沙绮厅”之名，乃碧柳所译。碧柳作英文长歌赠予，题曰《沙绮厅之梦，》荒乱苍凉，歌词今佚矣。

民国五年四月三日吴宓致吴芳吉书节录：“宓自昨冬以来，联合知友，组织一会，名曰‘天人学会’。此会用意，即欲得若干性情、德智、学术、事功之朋友，相助相慰，谊若兄弟，以共行其所志。即君之志，亦即我之志。取人甚严，然只论其品格宗旨，而不问其年龄地位之若何。会之大旨，除共事牺牲，益国益群而外，则欲融合新旧，撷精立极，造成一种学说，以影响社会，改良群治。又欲以我辈为起点，造成一种光明磊落，仁心侠骨之品格，必期道德与事功合一，公义与私情并重，为世俗表率，而蔚成一时之风尚。至其组织，专重精神，不拘形式。会名之意，原因甚多，天者天理，人者人情。此四字实为古今学术政教之本，亦吾人之方针所向。至以人力挽回天运，以天道启悟人生，乃会众之责任也。附绿天人学会会章云：原则有五：（一）行事必本乎道德。（二）人之价值，以良心之厚薄定之。（三）谋生餬口以外，须为国家社会尽力，处处作实益及真是之牺牲。（四）持躬涉世，不计毁誉成败利害，惟以吾心之真是非为权衡。（五）扶正人心，为改良群治之根本。险诈、圆滑、奔竞、浮华、残刻、偏私，皆今日恶习之最甚者，务宜摧抑净尽。其宗旨有七

：现时之宗旨：（一）敦交谊。（二）励道德。（三）练才识。（四）谋公益。终极之宗旨：（一）造成淳美之风俗，使社会人人知尚气节廉耻。（二）造成平正通实之学说，折衷新旧，发挥固有之文明，以学术道理，运用凡百事项。（三）普及社会教育，使人人晓然于一己之天职及行事之正谊。义务有四：（一）会员当求为有益于世之人，故先期一已有任事之才具，宜各就其地位及性之所近，殚精学业，练习治事，异途同归，以道德良心为指针。（二）会员当相互切磋，毋隐毋忌，相互扶助，必敬必诚。（三）会员当恪守本会会章及其他规约，躬行实践，并汲引同志，导人于善。又在必需时量力筹集会费。”今按：天人学会最初发起人为黄华（叔巍，广东东莞，）会名则汤用彤（锡予，湖些黄梅）所锡，会员前后共三十余人。方其创立伊始，理想甚高，情感甚真，志气甚盛，惟历久涣散。诸会友事业境遇各殊，不相闻问。十余年间，其死生、得丧、升沈、荣枯、贤愚、清浊、亲疏、恩仇，又复千差万别。而予自美归国后，深知学术广大，决非一会所可范围，且为事求才，不需有会，于是此会遂消灭于无形。即会章、会簿及志愿书、介绍书等，亦均散佚。今惟于《碧柳日记》中存其鳞爪，故录其文如右。上段所记碧柳送予等赴美洲诗题所谓“天人弟昆”，亦即指此会而言也。

○五

《碧柳日记》中（民国五年七月）又录存天人会友王遍韶（真吾，一号少侠，直隶宝坻。）《和雨僧甲寅杂诗原韵》四首，如下：“江山落落斜阳里，身世悠悠天地间。聒耳鼓鼙云欲晦，伤心禾黍泪成斑。青年莫话天涯苦，乱世徒悲国步艰。也见盈庭才济济，可堪丝竹尽东山。”“荆棘铜驼恨不休，非关天道是人谋。江关萧瑟思庾赋，时局支离抱杞忧。沈醉未能消块垒，长征重与理巾鞫。剧怜亿万神明胄，百炼钢成绕指柔。”“渡江又见山河异，论道翻怜夷狄亲。天有劫灰遗汉土，地无幽壑避秦人。汉皋几载随戎马，严濑千秋忆钓纶。一幅吟笺频握发，新愁旧恨不堪陈。”“十年奔走劳征驾，四野流亡痛析骸。沧海放舟冲巨浪，危时勒马忆悬崖。沙场流血心犹壮，马革归尸骨可埋。屈指男儿无几辈，独揩泪眼望天街。”按真吾与予唱和诗甚多，以上四诗久佚，故不及列入本集，（应刊入本集卷三第五页）而补录于此。真吾原籍直隶宝坻，家居西安，与予同学宏道。（时胡仲侯表兄在丙班，宓在丁班，真吾在戊班，均以年少隽才著称。）其夫人刘念劬女士，为蒲城张百云世丈（名先，见本集《余生随笔》第四条。）甥女，尝从吾父受学。民国十四年冬歿于北京，真吾以联挽之云：“弹指数年华，犹忆朝坂结稿，渭城滞迹，京门暂驻，鸡塞相从，长育荆榛之区，历经患难之境。入秋以后，遂尔宿疾缠绵，仅三旬南去，未忍生离，胡遽然脱屣尘寰，迢递望仙乡，太息莫留鸾鹤影；浮生悲幻梦

，回思长安负笈，沪渎从戎，鄂渚驰驱，榆关作战，攀跻岩壑之间，出入锋镝之下。解甲而还，方期余生共守，算千里归来，竟成死别。不堪是临危苦语，殷勤幼子，凄凉如听杜鹃声。”此联情真语挚。尚有真吾与刘女士新婚之夜（民国八年在陕西朝邑县）所作《有感》二绝：“廿年心事有谁知，百辆才迎一放眉。博得壮怀增懊恼，枕衾红泪夜深时。”“岂是蛾眉惯恼人，英雄心事太清真。红颜旧史思量遍，肯为闲情误好春。”诗与联予并爱诵。按民国十三、四年间，真吾从役奉直二次大战，有《军中杂诗》七律数十首，（类宓之《西征杂诗》。）为真吾最佳之作，今不获录。（他年望其刊印全集。）录其民国十五年悼亡后居北京数诗。《月下广散步慨然赋此》云：“明月有情还照我，好风无恙又吹人。青天碧海余孤影，水残山着此身。过眼昙花留恨事，撩人春梦悟前因。飘然径欲生双翼，飞入云霄无片尘。”此诗苍凉深曲，一往沈痛。《夏夜即事》四律云：“小隐城西百虑空，纷华涤去返鸿蒙。绕屋夏木多余荫，当户秋声尽好风。向晚红争汲水，盈场绿草乱鸣虫。城头月落人归后，又听清歌起院东。”“无补时艰只自嗟，又将鸿爪寄京华。已闻雀鼠悲同尽，重振旌旗愿竟赊。北海豪情须纵酒，南园小坐且浮瓜。（自注：北海南园皆遣暑茗坐之地。）归来尚有依人鸟，娓娓清谈散万花。”“历尽危机百患侵，惟知书剑返空林。盼消残暑愁淫雨，为羡闲云减壮心。灯火欲阑星落落，汽车初断夜沈沈。知音剩有红感，触绪苍茫泪满襟。”“踪迹劳生暗自怜，无端儿女又情牵。相逢夜月应同梦，小别城郊似隔天。空听鼓鼙思将帅，只余慷慨报婵娟。伴人惟有钟声响，欲拂吟笺已黯然。”按宓所作《落花诗》（本集卷九第十二页）第六首“不计缠绵损道心”句，实由此诗第三首“为羡闲云减壮心”化出。盖至亲密友之作，既详其事，复契其情，时时吟诵，其实际之影响，反较古人之诗为大，诚有是也。

〇六

予学诗于陈伯澜姑丈，久拟为丈诗作笺注，详当时情事，即陈寅恪所谓“今典”，以贻后人，终未能也。民国五年，予尝以姑丈诗《南帆集》稿本私寄碧柳，碧柳受而细读之，且钞存《日记》中。今见碧柳所钞二诗，为后来《审安斋诗集》刊本所遗弃者。其实此二首流利真切，不知何故删削，应补入卷二，先录存于此。《遣怀》云：“我家渭浚河之阳，华岳吴山在我傍。搔首江湖徒泛泛，侧身天地自凉凉。折腰恐被陶潜笑，白眼聊为阮籍狂。一任青云飞鸟去，鸥心只在水云乡。”《再入粤督幕》云：“入洛争看年少时，来选树到南枝。如何意气轻升斗，岂有文章比色丝。幕府重来凡鸟笑，珠江一卧蛰龙痴。安排酒盏消长日，莫管傍人打劫棋。”谨按：凡诗既作成之后，切不宜删改，更不宜以异时异地之观感，删改昔年旧作。盖人年长入世，天真日丧，矜炼雕琢

、作伪趋时之名心益重。又为诸多亲友所挟迫，行事不能自由。若遗集留待身后刊行，其遭损厄更甚。故子力主（一）生前自印行其著作。（二）一切存真，毫不删削。匪特《吴宓诗集》为当如此，即如陈伯澜姑丈之诗，予以私授碧柳，碧柳秉其至性卓才，读之而受益，蔚为大诗人，更以传之其友、其徒。即邱仓海《岭云海日楼诗》，知者初不多，予得之于姑丈，传之于碧柳，碧柳大事赞扬。十余年后，子更以授王越君。凡读碧柳与王越之诗者，盖莫不重邱公，此岂邱公生前所及料。譬如良种，随风播散，偶落肥田，遂发鲜花而结硕果，昔日耶稣基督论之详矣。呜呼！姑丈昔年诸多文学朋友、京国士夫，今谁复赞扬姑丈之诗者？姑丈之删削其诗，由于顾念若辈，岂知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”。世间道德、事功、文章、学术，有真渊源，有真传授，惟决不在亲戚、族党、家庭、学校、师生、朋友，甚至国家、种族之关系中耳。

芝润表妹钞示姑丈书扇诗一首，题曰《示硕儿》，（表兄陈之硕，时肄业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。）诗云：“三万六千日，百岁岂偶然。分其十之一，倏忽已十年。人生过去事，才如指一弹。少小懵无知，浑噩遂其天。俄焉成壮岁，万事茧萦缠。努力爱春华，乃在三十前。今日复明日，激箭不留弦。后日视前日，覆水难承盘。一分一寸阴，千斛万斛钱。丈夫立天地，何者不仔肩。屠龙亦有技，未可恃空拳。时势正危急，所赖者材贤。学术贵深究，名理要穷研。养汝心头机，汨汨若春泉。时世轻薄儿，侧媚效人妍。茫然中无主，狂瞽见何偏。晚近道德丧，坐致老成顽。遂令禹域内，杂然卢（此字疑有误）腥膻。汝欲崇明德，及时快着鞭。行己须知耻，立志金石坚。贞之以恒久，无懈食与眠。成立旋覆坠，千钧一发悬。富贵非汝期，期汝志曦（此字疑有误）颜。马援诫子书，渊明示儿篇。吾言虽娓娓，吾意更绵绵。”《跋》云：“乙巳（清光绪三十一年）七月望前二日，伯澜作于日本东京三崎馆客次。”（时姑丈任两广高等工业学堂监督，赴日本考察学务。）按此篇不见《审安斋集》中，与严几道（复）《儿入唐山工业专门校书此示之》一诗，（见《学卫杂志》第二期杂缀门第一第二页。）同一婉挚深严也。

〇七

咸阳刘古愚太夫子（光ㄅ）为关中近世大儒。其学在李二曲、颜习斋之间，雄深笃健，能以至诚感人。近数十年中，吾陕知名之士，无不出其门下。吾生父芷敬公（建寅，）嗣父仲旗公建常及陈伯澜姑丈、（讳涛，三原）王幼农姨丈、（名典章，三原）李孟符世丈、（讳岳端，咸阳）邢瑞生世丈、（讳廷英，醴泉）张扶万世丈（名鹏一，富平）等，皆相从受业。张季鸾君（炽章，榆林。）亦晚岁之门弟子。宓儿时曾获拜谒，今不复能省记。惟今兹刊印诗文

，追溯师承渊源，则于古愚太夫子不敢不首致其诚敬。太夫子遗著，有《烟霞草堂文集》（诗附）十卷、《烟霞草堂遗书》十七种六册、《烟霞草堂遗书续刻》五种四册，均由王幼农姨丈编辑刊行。陈伯严先生（三立）撰《刘古愚先生传》，载《学衡杂志》第十九期。张季鸾君（炽章）撰《烟霞草堂从学记》，载《遗书续刻》中，读者可并览观，今不阐述。古愚太夫子无意为诗，其诗所作甚少，然每首皆可表见太夫子之学术志业。窃以为甚肖明末顾亭林与近世粤东简竹居先生（参阅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三百零四期必撰悼简先生文）之诗，自有其光辉价值，今不录。

古愚太夫子及门弟子受知最深者，当推咸阳李孟符世丈（岳瑞。）《烟霞草堂文集》卷十载丈所撰《刘古愚先生墓志铭》及本书《后序》，叙说详明，可资览观。儿时诵丈所为骈文《史阁部论》，爱之至笃。近世陕西文人，以李丈与醴泉宋芝田世丈（讳伯鲁）齐名。二人皆有名于戊戌维新变法，且坐此羁谪终身。惟若以私见为之轩轻，又各以其亲交之友用为比拟，则宋芝田丈品性文学似徐东海（水竹村人，）而李孟符丈似朱强村。（原名祖谋，后改孝臧。）宋丈能诗能画能书，而李丈则于史外，（著有《国史读本》、《春冰室野乘》、及中国六大政治家之诸葛武侯李卫公，又预修清史。）专于词，词学梦窗，集名《郢云词》，一村先生为辑刻入《沧海遗音集》中。昔年梁令娴女士（后为周国贤夫人）《艺蘅馆词选》，录李丈《庆春宫》、《惜红衣》二词，今在《郢云集》中，亦为最佳之作也。《中华名人诗选》（江阴吴芹编，民国三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）中，有李丈《瑶池曲》一首，盖咏清慈禧太后及庚子事，延年指李莲英，英皇指珍妃。此诗他处未见，故录于此。诗云：“瑶池楼阁绮窗开，神光照耀金银台。鸾笙凤箫忽停响，云中隐隐闻轻雷。延年歌舞能倾国，星妃月娥黯无色。天上犹传牛女倩，人间那见英皇泣。此时飓风驾六鳌，天吴跋浪沧溟高。不见乐巴工巽火，只闻曼倩善偷桃。武皇岂有求仙意，多恐矫诬缘五利。阊阖冥冥紫雾收，何限云愁兼海思。”

〇八

一村所辑刻之《沧海遗音集》，内列九家词，以沈子培（曾植，嘉兴，又号乙盒）先生之《曼陀罗寐词》冠首。李孟符世丈《郢云词》外，钱塘张孟劬先生（尔田）之《T盒乐府》及海宁王静安先生（国维）之《观堂长短句》，亦各为九家之一。张孟劬先生宓于十余年前在沪拜识，（并识元和孙隘堪先生德谦）时从问学，蒙谆诲笃至。先生和易恳挚，不拘礼数，而疏通贯串，畅所欲言，匪特文学精博，其风度性情，在中国老辈中亦矫然特异也。张孟劬先生著述宏富，有《史微》、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，《清列朝后妃传稿》、（自印单行本，每部二册。）《清史》若干部分、（计《乐志》八卷、《刑志》二卷、《

地理志江苏》一卷、《图海李之芳列传》一卷。）《沈乙庵蒙古源流笺证校补》及《论作史之方法与艺术函》（见《学街杂志》第六十八及七十一等期）等。诸书以《史微》为最要。然先生生平精力所萃之二书，迄今尚未作成：一曰《新览》，（古有《吕览》一书，故名。）拟仿诸子之体例，阐述先生独立综合之思想，成一家言。《史微》评述前人，为中国古来学术之总结算；《新览》则宣示自己独到之见解，志在创造。《史微》为《新览》之基础，《新览》则《史微》之外篇也。二曰《三礼之新研究》，旨在阐明礼意，使人晓然于古来制度仪节内蕴之精义，知其所以然及不得不然之故，庶中国圣贤制礼之苦心及古礼教之全部思想系统，可以大明。二书之内容如是。至于张孟劬先生之诗，精醇雅正，情韵丰腴，予最爱诵先生《乙卯南归杂诗》十八首，盖匪特诗中绘故都景物，为予等多年所流连欣赏之地，且以先生从事史局将近十年，癸亥归后，始不复出，此诗正可见先生之志事与行谊也。诗云：“老去然藜照汗青，归来深鬼草堂灵。江南塞北俱千里，（必按此句出《明史扩廓帖木儿传》）谁识东方是岁星。”“词赋兰成未易才，江关萧瑟总堪哀。可怜又皱观河面，金水桥边照影来。”“东马严徐满帝京，翩翩二陆又承明。佯狂洒尽穷途泪，只有厨头阮步兵。”“敢夸橐笔到金銮，依旧花移日八砖。凝碧池头春草合，别开驰道属天安。（原注：清史馆在东华门内，即国史馆旧址。）”“《布尔湖》连《铁岭山》，新声曾按御帘前。什帮掇尔都零落，愁听空山响杜鹃。（原注，时修《乐志》，《布尔湖》、《铁岭山》，皆饶歌清乐名。）”“小苑芙蓉俯夹城，金舆无复幸平明。秋波满眼宫墙泪，犹自东倾作玉声。”“一代宸游殿开，宜春黄瓦长秋苔。承恩最是龙池柳，却与章台走马来。”“何处寻春不可怜，江家亭子俯寒烟。新蒲细柳依然大，野老吞声又一年。”“薄有才名袁彦伯，不拘小节魏元成。长安尘土高三丈，谁赏何郎七字清。（原注：薄有二句，何君翻高藻翔诗。）”“眼明忽讶见梅花，晴雪楼台玉万家。竟日钩廉尘不到，西山浓翠坐煎茶。”“款段行行出国门，罗胸掌故万言存。男儿铅槩成何事，却是屠沽解报恩。”“闭门苦爱陈无己，颂酒偏怜胡孝辕。明日故人江上忆，觚棱梦影各飞翻。（原注：留别陈松山田，胡宗武嗣芬。）”“露辇前头万翠微，迎人北去送人归。东风三尺桃花水，好脍江鱼煮蕨薇。”“飘轮一驶绝长流，夜火如星点点浮。齐鲁好山青未了，又吹笳鼓过黄楼。”“怕向鸡鸣问劫灰，钟声还绕少林隈。不妨白社逢宗炳，说与闲人旧姓雷。”“白衣宣至白衣还，我比廉夫不汗颜。莫羨骑牛周柱史，蓬莱原在海东山。”（必按：首句出《明史杨维桢传》，末句谓清史馆非清高之所。）“犹及江南二月春，田园下泝巽未全贫。满墙邻毕休惊看，梵志重来异昔人。”“亦是今生未了缘，黄齏淡饭屋三椽。他年若话春明梦，记取城南尺五天。”按张

孟劬先生于庚午、辛未之间又来故都，有《颐和园昆明湖》诗一首云：“一片空濛晓镜开，恩波犹绕旧瀛台。广寒夜夜无人过，汾水年年有雁来。玉座苔移唐殿柳，瑶阶叶落汉宫槐。伤心万古丹棱一片，流出人间竟不回”。时先生居西郊达园，（燕京大学租用）地即扇子湖。乃“九一八”浑变旋起，癸酉夏，日军进逼北平。先生与邓之诚君有《槐居唱和集》（见《学衡》第七十九期）之刊。其时先生忧国感时之作甚多，固不止此集也。

〇九

张孟劬先生挽黄晦闻师（讳节，广东顺德县人。）联云：“去矣竟输君，无泪可挥，惭负巨卿死友；伤哉岂独我，有情应恸，依然阮籍穷途。”又《水龙吟闻晦闻丧为位而哭赋此招魂》云：“竟拚与陆俱沈，苍茫不晓天何意。哀时双泪，蟠胸万卷，一棺长闭。如此奇才，忍甘终老，诗人而已。忆当年对策，墨含醇醪，亲坐阅，虞渊坠。黯淡神州云气，唤沈冥睡狮不起。艰难戎马，崎岖关塞，亭林身世。来日荆榛，庸知非福，先驱蝼蚁。只伤心絮酒，荒郊枫夜，黑魂来未。”盖当《空轩诗话》正在撰作之际，黄师忽于一月二十四日（民国二十四年）在北平寓宅病逝。幸遗诗《蒹葭楼集》已由今行政院长汪公（名兆铭，字精卫。）为师印行。宓闻耗，敬即撰文一篇，述师学行。（登载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之《大公报》。）按黄晦闻师（节）为近今中国诗学宗师，合诗教、诗学、诗法于一人，兼能创造。晚岁任北京大学教授十余年，著成以下各书：《汉魏乐府风笺》、《谢康乐诗注》、《鲍参军诗注》、《诗律》、《阮步兵咏怀诗注》、《曹子建诗注》。未完成者有《诗旨纂辞》（即《毛诗笺注》、）《顾亭林诗注》。（以上均北京大学出版部发行。各书之序自序曾登《学衡杂志》各期。）黄师诗教之旨，具见于《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》（原载《学衡杂志》五十七期）中。《自序》云：“世变既亟，人心益坏，道德礼法，尽为奸人所假窃，黠者乃藉词图毁灭之。惟诗之为教，入人最深。独于此时，学者求诗则若饥渴。余职在说诗，欲使学苦由诗以明志，而理其性情，于人之为人，庶有裨也。……国积人而成者，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，国焉得而不绝？非今之世耶。……余亦尝以辨别种族，发扬民义垂三十年。其于创建今国，岂曰无与？然坐视畴辈及后起者借手为国，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，天若命余重振救之，舍明诗莫繇。天下方毁经，又强告而难入，故余于《三百篇》既纂其辞旨，以文章之美曲道学者，蘄其进大义，不如是不足以存诗也。今注嗣宗诗，……于其事不敢妄附，于其志则务欲求明，不如是不足以感发人也。……余是以穷老益力，虽心藏积疾，不遑告劳者，为古人也，为今人也。”宓按：英国安诺德Mar rhew

Arnold（1822—1888）论诗教（The Study of

P o e t r y) 曰：“诗之前途极伟大，因宗教既衰，诗将起而承其乏。宗教隶于制度，囿于传说，当今世变俗易，宗教势难更存。若诗则主于情感，不系于事实。事实虽殊，人之性情不变。故诗可永存，且将替代宗教，为人类所托命”云云。（以上译意）呜呼，此非黄师之志耶！宓又按：美国白璧德

I r v i n g B a b b i t t (1865—1933) 师倡道所谓新人文主义，欲使人性不役于物，发挥其所固有而进于善，一国全世，共此休戚，而借端于文学。呜呼，此又非黄师之志耶！黄师曰：“天若命余重振救之，舍明诗莫繇。”其自任之重，有若孟子。然黄师说诗之法，亦本于孟子。“于其事不敢妄附，于其志则务欲求明。”此非孟子所云“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”者乎？顾黄师之说诗与其作诗，乃一事而非二事，所谓相合而成其美也。

张孟劬先生谓黄师之诗，“历宋之后山、宛陵诸家，尽规其度；又浸淫于汉魏、六朝古乐苑被声之诗。”（见所作《黄晦闻鲍参军诗注序》，载《学衡》第二十七期。）而以比之元遗山及屈翁山，顾亭林，（见所作《蒹葭楼集序》，原载《学衡》第六十四期。）论均确当。以宓愚浅所见，则有二端

：（1）黄师兼诗学、诗教、诗法而为诗，即其全部之生活及精力，悉用为作诗之预备，（中国古人为此者惟有杜甫。）绝异于世之以余事余力为诗者，（不问其专力于道学，或事功，或考据，或游乐狎玩。）作诗矜慎而以全力赴之。故黄师之诗精。（2）就黄师今昔之诗比观，则亦可见其由模仿而进于创造。民国十三年以后之所作，完全脱去陈言，删落芜词，句句字字，是作者表现自己之情志。而此情志亦日益高尚伟大，坚实笃至。同时，技术已熟谙精通，而运用灵活，表现如意，绝不为技术所窒累。故黄师近十年中所作尤佳。

《中华名人诗选》（江阴吴芹编，民国三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。）载黄师少作数首，为《蒹葭楼集》所未收。今录其二：《朱仙镇谒岳王庙》云：“百战中原今见公，庙门桧柏夕阳红。黄龙山色余残酒，白马河声望故宫。入洛年华输杖策，背嵬经略痛临戎。功名三十人休笑，尚有人间铁石忠。”《庚子重九登镇海楼》云：“东南佳气郁高楼，天到沧溟地陡收。万舶青烟瀛海晚，千山红树越台秋。曾闻栗里归陶令，谁作新亭泣楚囚？凭眺莫遗桓武恨，陆沈何日起神州。”

至黄师近十年中所作，已刊入《蒹葭楼集》者，亦录宓所最爱诵之数首如下：《甲子（民国十三年）中秋》云：“尝意深阴失月明，始知兵气（时奉直二次大战将起）满秋城。十年北客惟伤乱，双柝南街不断声。娇女别期方细数，故园安问更无程。可怜万里清辉夜，不见良时鼓乐生。”《哭癭公》（顺德罗{曰融}，著有《癭庵诗集》，黄师为之作序。）云：“论诗畴昔本寻常，今

日回头一伤。十载郡斋相过地，数竿檐竹已成行。老逢国乱君先免，溘至秋分露更苍。莫说平生康济原，区区文字恐流亡。”《丙寅（民国十五年）中秋》（题长从略）云：“不知北月同南月，可亦如人各一天。晚后生余客老，乱思来日岁连年。辞风别叶交相弃，绕树飞鸟却复前。似此悲怀向谁说，更堪重听《捣衣》篇。”《丁卯咏史二首》之一云：“论学疑植党，著书或谤诽。陆宣校医方，程子却讲艺。匪惟保厥身，正以善养气。痛赵尚笺《骚》，蒙伪乃注契。紫阳心更苦，矧复伤五季。人伦苟不绝，天意必有奇。方冬木尽脱，生机盖下被。乱世重吾儒，义长在天地。哀哉二刘子，冻馁死[043]畏。群盗已蜂起，谷食日踊贵。妻子相去远，教授废陈肆。刑不威小人，礼不正在位。虚有建学名，而无弘道计。方领矩步伦，展转沟壑毙。后进失师承，攘寇入不义。伤哉魏玄成，著论为流涕。”《戊辰春社园（北京中央公园）与林宰平话别》云：“远瀑峰高可闻，嶰嶰湖上有林君。诗怀欲静忘清浊，世眼无明及泯焚。束草低根留性在，寸弟寒柳带春分。人生难别花时节，惜此须臾尽夕€。”黄师歿后，挽诗甚多，而以荣成姜忠奎君（叔明）之作高古精纯，辞旨正大，为最可称。叔明为柯凤孙先生劭入室弟子，深研经学，朋辈中咸推第一。著述极多，有《诗古义》一书，曾登载《学衡杂志》，叔明固深明诗教者也。

（叔明尝为宓书联，见本集卷十末页。）其《哭黄晦闻先生》诗云：“温柔敦厚诗之教，经天大义谁能拗？子舆尝叹诗既亡，夫岂无作情礼。后世说诗竞物名，几人积虑伸忠孝？汉魏晋宋盛吟咏，清词袭古存形貌。齐梁以下逮陈隋，绮靡弱女娇含笑。唐宋诸贤震诗格，气体轩昂攀风操。元明怀疑唐清怀疑宋，理薄无奈空腔调。迩来万事咸用夷，金商萧飒原火燎。噪杂争似鸟雀喧，俚鄙直等儿童闹。情不由衷音失节，诵诗闻政嗟可悼。蒹葭先生起南粤，学派源自九江导。少师简岸百家，青灯伴读依佛庙。（按叔明毕业北京大学后，亦居僧寺读书十年。宓注。）三十著论发民义，功成裹足独高蹈。四十致志理人情，述作壹意阐诗奥。精学岂为饥寒疏，妙解时有神鬼告。上取《雅》、《颂》下亭林，网罗群论鱼离。易父历大学二十年，飘风冽冽吹万窍。朋俦倡和谁敢苟，规律峻绝层肖。尘嚣腾聒迷离中，舍此安足摄浮躁。吾闻君子神所劳，畀寿宜使臻耄耄。奈何不卒敦宿好，宏涛半渡摧兰翟。遥遥彼岸何时到，前瞻后顾心懊懊。琼阴话旧曾几时，遽冒风雪凭棺吊。（按叔明任青岛山东大学教授。闻耗，偕萧涤非君急来北平祭吊，且同送殡入寺。）呜乎，人生有命真难料！”

○十

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授《毛诗》未完，（按师于数年前以所著《诗旨纂辞》一册赐宓，并题其上云：“搜篋仅存此册。欲续成全编，恐年力不继矣。后有续

予此编者予所至望也。”竟成恶讖。）乃于甲戌秋起改讲顾亭林诗，并依例作笺注。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，（今观碧柳集中《赴成都》等诸诗，格调旨意均类亭林。）至是乃始研读。本年（民国二十四年）一月三日，宓谒黄师，续借讲义，归而钞录。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，谓其既绝望于恢复，乃矢志于学术。三百年后，中华民族由其所教，卒能颠覆异族。成革命自主之业。今外祸日亟，覆亡恐将不免，吾国土子之自待自策，当如亭林。是日师言时，极矜重热诚，宓深感动，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“天地可废，吾言不可废”（见《新约马太福音》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）之情景。宓心默诵黄师“束草低根留性在，寸弟寒柳待春分”及“人伦苟不绝，天意必有寄。方冬木尽脱，生机盖下被”之诗，（均见上录）颇以自警。然师是日精神奕奕，毫无病容，及一月十六日宓再往谒，则师已因病不能见矣。

黄师笺注顾亭林诗，于史事考证极确，于诗意亦发明甚详，未半而殁，至堪痛惜。宓于顾亭林诗，最爱诵其卷五《岁暮》二首。第一首云：“平生慕古人，立志固难满。自觉分寸长，用之终已短。良友日零落，妻独无伴。流离三十年，苟且图饱暖。壮岁尚无闻，及今益樗散。治蜀想武侯，匡周叹微管。愿一整风，俗人谓迂缓。孤灯照遗经，雪深坐空馆。”按武侯治蜀以抗魏；管仲相桓公，一匡天下，尊王攘夷。亭林先生之志事，固在明而不在清也。第二首“典谟化刀笔，衣冠等猿狙。”“典谟”句谓不以德治而以刑治；“衣冠”句即满族入主中国，用夷变夏之意，读原注自明，故注不可缺。（因注出典故而意自见，不但文学贵以古典代今事，且当时甚多忌讳，故非注不能明本意。）又亭林诗凡于夷狄等字，刊本均以同韵之字代之，如“东虞”即“东胡”之类。此诗《岁暮》第二首之末段，谓生于治世，可以优游自适；若我（亭林自谓）今生于乱世，志切恢复，则不得不谈经济，图事功，是乃义务责任，非为功名与嗜好也。

其次，宓则爱诵亭林诗集卷四《赴东》（此诗作于康熙七年戊申由燕京赴山东济南）六首。第一首“人生中古余，谁能免尤悔？”知世非纯善，过错不免，诬罔尤多，则在己固当自勉，对人更当矜恕也。“冥窳（即狐，指满洲东胡。亭林集中此类隐避之字极多。）起东隅，长鲸翻渤。斯人（斯人似谓此土之民，即汉族全体。）且鱼烂，十类同禽骇。”此四句谓清兴明亡。亡国灭种之祸，天下国家，沧桑浩劫，非仅个人之遭也。读第一首注，知亭林先生之赴东，乃为同志之得释，非为一己。第二首“下有清直水，上有苍浪天。”俗人所见如此，自无足怪。而上天下地，对此自然之伟大，不能忘弃人类之精神志节也。第三首初到“生死不可知”，末二句“枯鱼”云云，谓遇见被繁之同志。第四首，三月十九日思宗殉国，明亡。先生终不忘此日，所谓念兹在兹，以其

所系者大也。“所秉独周礼，颠沛犹在斯。……可怜访重华，未得从湘累。”言烈帝殉国，我未同死也。第五首似系开释后归途之所感。末四句（“大造”云云）固言君子小人之不同性，亦指满汉种族之异。彼族虽沐我文化，沛隆恩私，终是异族之人，如鹰虽化为鸠性，仍存其鹰眼也。第六首引元彦和言，惟识见真透者，始忘利害，轻生死。又引田昼责邹浩语，极正。惜常人不作此想，故不谈出处，但讲卫生。按经史之学，要就平日养成，积之既多，到时自然奔赴，于是经义史事，遂与我今时今地之事实感情融合为一，然后入之辞藻，见于诗章。是故典故之来，由于情志之自然，非待掇拾寻才奢。故典不累诗，而有裨补于诗。亭林先生诗恒喜自注，非注，则读者经史不熟，必不解诗意。须知注乃为诗而作，非诗为注而作也。

〇十一

王静安先生（讳国维，浙江海宁人）于丁卯（民国十六年）五月初三日（阴历，此日即阳历六月二日）自沈于颐和园之鱼藻轩，一时哀挽者极多。（黄晦闻师、张孟劬先生、陈寅恪等均有诗。载《学衡》六十期。）宓仅成短联，尝欲做杜甫《八哀诗》，为诗述诸师友之学行志谊，久而未成。所列八贤，乃已先后作古人矣。宓于民国十四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事，得与王静安先生及梁任公先生常相近接者约二载。然民国初元，王先生始作《颐和园词》及《蜀道难》成，饶麓樵师（时居古月堂，另见本集。）即以其钞本授宓读，云甚似吴梅村。其词句与后来《观堂集林》所刊者略异。闻《颐和园词》有自注本，寻觅未得。今按吴梅村之诗，价值甚高，而影响亦大。（赵瓯北《诗话》论之最允当。休宁程穆街迺亭笺注《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》，民国己巳年俞世德堂铅印本，八册，列入《太昆先哲遗书》。此本世多未知，故附记于此。）王先生之《颐和园词》高古纯挚，直法唐贤，胜过梅村《永和宫词》；王先生之《蜀道难》颇似梅村《松山哀》；而王先生之《隆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》，则极肖梅村《思陵长公主挽诗》。斯皆予最爱读者。王先生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，予独喜先生早年文学、（如论屈原融合南北，兼古典浪漫之长等。）哲学论著，以其受西洋思想影响，故能发人之所未发。又先生所作诗词，虽少而精，使先生移其才力于文学、哲学，所成或更宏伟，亦未可言。今之少年解读先生《人间词话》，若欲窥先生之全者，可读《学衡杂志》六十四期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文，凡三篇。（其目如下（一）《王静安先生与晚清思想界》，张荫麟撰。（二）《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》，浦江清撰。（三）《王静安先生之考证学》，越万里撰，）

王静安先生有《咏史二十首》，分咏中国全史，议论新奇而正大，为先生壮岁所作。未收入全集及遗书中，今录于此：“回首西陲势渺茫，东迁种族几星霜

。何当踏破双芒屐，却上昆仑望故乡。”“两条云岭摩天出，九曲黄河逶地回。自是当年游牧地，有人曾号伏牺来。”“よよ生存起竞争，流传神话使人惊。铜头铁额今安在？始信轩皇苦用兵。”“澶漫江淮万里春，九黎未格又苗民。即今魑结穷山里，此是江南旧主人。”“二帝精魂死不孤，稽山陵庙似苍梧。耄年未罢征苗旅，神武如斯旷代无。”“铜刀岁岁战东欧，石年年出挹娄。毕竟中原开化早，已闻A铁贡梁州。”“谁向钧天听乐过？秦中自古鬼神多。即今诅楚文犹在，才告巫咸又亚驼。”“春秋谜语苦难诠，历史开山数腐迂。前后故应无此作，一书上下二千年。”“汉凿昆池始见煤，当年赀力信雄哉！于今莫笑胡僧妄，本是洪荒劫后灰。”“戈大启汉山河，武帝雄材世詎多。轻骑今朝绝大漠，楼船明日下。”“慧光东照日炎炎，河陇降王正款边。不是金人先入汉，永平谁证梦中缘。”“西域纵横尽百城，张陈远略逊甘英。千秋壮观君知否，黑海东头望大秦。”（按此字出韵）“三方并帝古未有，两贤相厄我所闻。何来洒落樽前语？天下英雄惟使君。”“北临洛水拜陵园，奉表迁都大义存。纵使暮年终作贼，江东那更有桓温！”“江南天子皆词客，河北诸王尽将材。乍歌乐府《兰陵》曲，义见湘东玉轴灰。”“晋阳蜿蜒起飞龙，北面倾心事犬戎。亲出渭桥擒颉利，文皇端不愧英雄。”“南海南船来大食，西京袄寺建波斯。远人尽有如归乐，知是唐家全盛时。”“五国风霜惨不支，崖山波浪浩无涯。当年国势凌迟甚，争怪诸贤唱攘夷。”“黑水金山启伯图，长驱远世间无。至今碧眼黄须客，犹自惊魂说拔都。”“东海人奴盖世雄，卷舒八道势如风。碧蹄倘得擒渠反，大壑何由起蛰龙。”

○十二

王静安先生（国维）自沈后，哀挽之作，应以义宁（今改修水县）陈寅恪之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为第一。此篇即效王先生《颐和园词》之体，原有序。（序与词，并载《学衡杂志》六十四期。）发明中国文化中之纲纪仁道，皆抽象理想之通性，如柏拉图所谓E i d o s者，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。（予平日所言殉道殉情，亦即此羲。）陈义甚精，词曰：“汉家之厄今十世，不见中兴伤老至。一死从容殉大伦，千秋怅望悲遗志。曾赋连昌旧苑诗，（《颐和园词》）兴亡哀感动人思。岂知长庆才人语，竟作灵均息壤词。依稀廿载忆光宣，犹是开元全盛年。海宇承平娱旦暮，京华冠盖萃英贤。当日英贤谁北斗？南皮太保（张之洞）方迂叟。忠顺勤劳矢素衷，中西体用资循诱。总持学部揽名流，朴学高文一例收。图籍艺风（江阴缪荃荪字筱珊）充馆长，名词（侯官严复字几道）领编修。校譬译凭谁助？海宁大隐潜郎署。入洛才华正妙年，渡江流辈推清誉。闭门人海恣冥搜，董白关王供讨求。剖别派流施品藻，宋元戏曲有阳秋。沈酣朝野仍如故，巢燕何曾危幕惧。君宪徒闻俟九年，庙谟已是争孤注

。羽书一夕警江城，（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革命起）仓卒元戎（陆军大臣荫昌）自出征。初意潢池嬉小盗，遽惊烽燧照神京。养兵成贼嗟翻覆，孝定临朝空痛哭。再起妖腰乱领臣（袁世凯），遂倾寡妇孤儿族。大都城阙满悲笳，词客哀时未返家。自分琴书终寂寞，岂期舟楫伴生涯。回望觚棱涕泗涟，波涛重泛海东船。生逢尧舜成何世，去作夷齐各自天。江东博占矜先觉，（上虞罗振玉字叔言）避地相从勤讲学。岛国风光换岁时，乡关愁思增绵邈。大云书库富收藏，古器奇文日品量。考释殷书开盛业，钩探商史发幽光。当世通人数旧游，外穷瀛渤内神州。伯（法人伯希和P a u l P e l l i o t）沙（已故法人沙畹E d . C h a v a n n e s）博士同扬摧，海日尚书（嘉兴沈曾植子培号乙庵）互倡酬。东国儒英谁地主？藤田（丰八）狩野（直喜）内藤虎（次郎）。岂便辽东老幼安，还如舜水依江户。高名终得彻宸聪，徵奉南斋礼数崇。屡检祔必文升紫殿，曾聆法曲侍瑶宫。文学承恩值近枢，乡贤敬业（查初白亦海宁人，其诗名《敬业堂集》。）事同符。君期云汉中兴主，臣本烟波一钓徒。（查初白所作《赐鲜鱼》诗云：“短檐衰袂平生梦，臣本烟波一钓徒。”必按此处用查初白诗句，而对极工妙。）是岁中元周甲子，（民国十三年甲子岁）神皋丧乱终无已。尧城虽局小朝廷，汉室犹存旧文轨。忽闻擢甲请房陵，奔问皇舆泣未能。优待殊原有誓，宿陈刍狗遽无凭。神武门前御河水，思把深恩酬国土。南斋侍从（罗振玉）欲自沈，北门学士（柯劭）邀同死。鲁连黄鹄绩溪胡（胡适），独为神州惜大儒。学院（清华国学研究院）遂闻传绝业，园林差喜适幽居。清华学院多英杰，（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四人：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，讲师一人：李济。必注。）其间新会（梁启超）称耆哲。旧是龙髯六品臣，后跻马厂元勋列。鰕生瓠落百无成，敢并时贤较重轻。北宋党家斩陆子，西京群盗抢王生。许我忘年为气类，北海今知有刘备。曾访梅真拜地仙，更期韩符天意。回思寒夜话明昌，相对南冠泣数行。犹有宣南温梦寐，不堪灞上共兴亡。齐州祸乱何时歇？今日吾侪皆苟活。但就贤愚判死生，未应修短论优劣。风谊平生师友间，招魂哀愤满人寰。他年清史求忠迹，一吊前朝万寿山。”必按此诗包举史事，规模宏阔，而记详确，造语又极工妙，诚可与王先生《颐和园词》并传矣。始必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，当时即惊其博学，而服其卓识。驰书国内诸友，谓“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，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”。今时阅十五、六载，行历三洲，广交当世之士，吾仍坚持此言，且喜众之同于吾言。寅恪虽系吾友，而实吾师。即于诗一道，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，不能悉记。其《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》（载登《学衡杂志》七十九期）及近作《四声三问》一文，（刊登《清华学报》九卷二期）似为治中国文学者所不可不读者也。

〇十三

王静安先生（国维）自沈前数日，为门人（谢国桢字刚主）书扇诗七律四首，一时竞相研诵。四首中，二首为唐韩（致尧）之诗，余二首则闽侯陈歿菴太傅宝琛之《前落花诗》也。兹以落花明示王先生殉身之志，为必落花诗《本集卷九第十一至十二页》之所托兴。谨录陈太傅诗如下：（王先生所书者为第三及第四首。）又陈太傅《感春》及《后落花诗》同韵同体，旨意亦类似，故并录之，且各以意为之笺注。《感春四首》，乙未（光绪二十一年）作云：“一春谁道是芳时，未及飞红已暗悲。雨甚犹思吹笛验，风来始悔树幡迟。蜂衙撩乱声无准，鸟使逡巡事可知。输却玉尘三万斛，天公不语对枯棋。”（此首绝言中国之泄沓无备，败后议和，割地赔款，事亦难免。）“阿母欢娱众女狂，十年养就满庭芳。那知绿怨红啼景，便在莺歌燕舞场。处处凤楼劳翦彩，声声羯鼓促传觞。可怜买尽西围醉，赢得嘉辰一断肠。”（此首言甲午之败，适值慈禧太后万寿。）“倚天照海倏成空，脆薄元知不耐风。忍见化萍随柳絮，倘因集蓼毖桃虫。到头蝶梦谁真觉，刺耳鹃声恐未终。苦学挈皋事浇灌，绿阴涕尺种花翁。”（此首言海军败于日本，廷臣弹劾。未联指李鸿章。）“北胜南强较去留，泪波直注海东头。槐柯梦短殊多事，花槛春移不自由。从此路迷渔父棹，可无人坠石家楼。故林好在烦珍护，莫再飘摇断送休。”（此首指台湾之割让。未联谓中国本部亦岌岌危亡。）《前落花诗》四首，（必按王静安先生书扇者，即此诗之第三、第四两首。但所书与原稿微有不同，写时当由记忆，故未能尽确欤？）原题为《己未（民国八年作）次韵逊敏斋主人（别注泽公）落花》四首：“楼台风日忆年时，茵溷相怜等此悲。著地可应愁踏损，寻春只自怨来迟。繁华早忏三生业，衰谢难酬一顾知。岂独汉宫传烛感，满城何限事如棋。”“冶蜂痴蝶太猖狂，不替灵修惜众芳。本意阴晴容养艳，那知风雨促收场。昨宵秉烛犹张乐，别院飞英已命觞。油幕彩幡竟何用，空枝斜日百回肠。”“生灭元知色即空，眼看倾国付东风。唤醒绮梦憎啼鸟，买入情丝奈网虫。雨里罗衾寒不耐，春阑金缕曲初终。返生香岂人间有，除奏通明问碧翁。”“流水前溪去不留，余香骀荡碧池头。燕啣鱼咬能相厚，泥污苔遮各有由。委蜕大难求净土，伤心最是近高楼。庇根枝叶从来重，长夏阴成且小休。”（必按此四诗，似咏辛亥鼎革及以后事。）《后落花诗四首》：（民国十三至十四年间作。）“恨紫愁红又一时，开犹溅泪落滋悲。世尘起灭优昙幻，风信蹉跎苦栋迟。水面成文随处可，泥中多日自家知。绿阴回首池塘换，忍覆长安乱后棋。”（此首总叙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之情形。）“蓦地风来似虎狂，荃兰曾不改芬芳。留坐香三日，草草辞枝梦一场。含笑蜜脾从汝割，将离婪尾有谁觞？无端更茹冬青痛，天上人间总断肠。”（此首指民国十三年冯玉祥

以兵逼清帝出宫，劫取故宫珍宝。）“柳绵榆荚各漫空，轮转阎浮共一风。啼晓相闻奈何鸟，抱香不死可怜虫。东扶西倒浑如醉，北胜南强未有终。为谢研光赓舞曲，鬓丝秃荆a名翁”。（此似言中国各派军阀之混战兴灭。）“底急韶华不我留，余春惜取曲江头，纵横满地谁能扫？高下随风那自由。几树棠梨差可馆，旧时花萼岂无楼！夜阑犹剔残灯照，心恋空林敢即休。”（此首似言清帝居津及作者忠爱之意。）按本篇方在校印，而菴先生竟于三月五日（民国二十四年）在故都逝世矣。（享年八十八岁。）

○十四

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（见上第十二条）中“北门学士邀同死”，指胶州柯凤孙先生劬劬。往者，王静安先生尝语宓云：“今世之诗，当推柯风老为第一，以其为正宗，且所造甚高也。”宓曾由姜叔明（忠奎）君道引，进谒柯先生二次。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，柯先生溘逝，宓撰文一篇，（题曰《悼柯风孙先生》，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二百九十七期，读者可参阅。）述先生学行，谓若论中国学术系统、（经史子集）人格规范，柯先生乃纯乎其纯者。生平精力所注，厥在经学，于《谷梁》所得尤深。又撰成《新元史》二百五十七卷，精勤宏博，至堪钦服。其诗集名《蓼园诗钞》，民国十三年南湖居士廉泉先生（已故）编，（中华书局聚珍铅印本，全一册，售价二圆。后又有木刻本。）以体分为五卷。柯先生诗法盛唐，专学杜工部，光明俊伟，纯正中和，如其为人。柯先生遵照中国学术系统，视诗为末艺小道，然诗实能表现先生之精神、思想、学术、行事，此亦中国文学之正宗观念也。集中重要之作，有关史事者，为卷二（七古）之《哀城南》、《后哀城南》（庚子义和拳杀戮士大夫，）卷三《五律》之《三哀诗》（甲午殉难死职之三将，）《历历》（宣统朝摄政王，）《忆昨》（张文襄公之洞，）《叹息》（辛亥四川铁路案引起革命，）《昔者》（辛亥武昌及沿江革命，）《汉家》（辛亥三十六镇陆军之倒戈，）《资江》（哀端方，）《垂帘》（隆裕太后下诏逊国宣布共和，）《瀛台》、《团城》、《北海》、《岁暮怀人诗》（王静安等，）卷四（七律）之《丙午过胶州故居》（德人取仁占澳地，）《咏史三首》（庚子之乱，）《读三国志董卓传》等，卷五（七绝）之《挽奉新张忠武公》（勋）等，今录数篇。《咏史三首》（庚子）云：“莫向胡僧问劫灰，旃檀一炬化烟埃。城边地裂双鹅出，海上风多六回。左道黄巾成底事，清流白马亦堪哀。当年只有苌宏血，溅作东华井底苔。”“昨夜枪彗紫宫，九门投钥剧。铜驼陌上闻传角，玉女窗前见倚弓。野散周庐屯贯市，天回辇路出居庸。伤心一掬昆明水，落叶哀蝉恨不穷。”（末句指珍妃）“潼关北去走京华，撮笠都人尽忆家。秋色初辞温室树，春又落上林花。珠玉敦终修好，旅矢彤弓已拜嘉。老病儒生挥涕

泪，不随战士化虫沙。”下均辛亥年作，注已见前。《历历》云：“历历三年事，何人裂纪纲。韬铃登将略，簋失官。灶下余鸡犬，山中纵虎狼。可怜箫管咽，犹自吊梁王。”《忆昨》云：“忆昨龙飞日，名儒大廷。人才劳汲引，学术费调停。变法无千古，徵文有六经。空余佻达习，城阙子衿青。”《叹息》云：“叹息成都乱。星星燎九州。徒劳言恻怛，不俟计绸缪。夺业笼商贾，兴戎长寇。恨无王御史，请剑似朱劬。”《昔者》云：“昔者曾丞相，戈船募习流。从来天作堑，不似壑藏舟。鹅鹳能为阵，熊罴或作裘。逡巡俱倒戟，遗恨满江州。”《汉家》云：“汉家开幕府，十六将军。借问千金笑，何如一战勋？北城钟已动，西郊夕初醺。吏士诚劳苦，中枢日奏闻。”《资州》云：“资江流不尽，洒泪到资州。已返三军旆，犹行万里头。觚棱归梦断，赴车收。尚忆留宾日，锺山访旧游。”《垂帘》云：垂帘听政日，抗疏切忧危。出入先朝命，升沈国士知。尧封音遏，周庙鼎遥移。咫尺青蒲近，云天洒涕洟。”诸诗立意、遣词，命题，皆杜工部正格，（历历开元事，能昼毛延寿。）近人能为此者鲜矣。

○十五

自王静安先生之歿，清华国学研究院即甚零落。阅年余，而梁仕公先生（讳启超，字卓如，广东新会人。）亦于民国十八年一月十九日正北平病逝。（参阅《学衡杂志》第六十七期张荫麟撰《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》及缪凤林撰《悼梁卓如先生》二文。）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，其逝也，反若寂然无闻，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之受人哀悼。吁，可怪哉！予所见挽诗中，以任邱籍忠寅（字亮侪）君四律为最佳，情感真挚而议论公允。兹录如下：“天道无常莫更论，康强奄没病夫存。铭章本拟烦宗匠，泪眼翻成哭寝门。一死一生疑是梦，九天九地欲招魂。只知此别私心痛，俎豆千秋未是尊。”“万派横流置此身，平生怀抱在新民。十年去国常望楚，一语兴邦不帝秦。最有昨非今是想，几为出死入生人。羊昙忍过西州路，零落出邱不复春。”“四海风声诚远矣，一时讥谤亦随之。早年手定熙宁法，晚岁名题元碑。朋党异同何足论，春秋知罪两难辞。区区未觉阿私好，从小文章入肾脾。”“论学差如井灌园，一时黄槁变青繁。彼天本以人为铎，举世相忘水有原。积粪偶然金可没，斯文未信火能燔。沧江千古清无改，（任公别号沧江）不必巫咸下问冤。”宓按后此一年，籍君亦即逝世，遗诗（木刻本）曰《病呻集》。

儿时读《新民丛报》，即于梁任公先生倾佩甚至。梁先生之行事及文章，于我大影响我之思想精神，本集中诗可为例证。及宓留学美国，新文化运动起后，宓始对梁先生失望。伤其步趋他人，未能为真正之领袖，然终尊佩梁先生为

博大宏通富于热情之先辈。梁先生之诗，必多能成诵。今回思前后，仍最爱其清宣统时居日本所作《双涛园读书诗》六首，清莹深厚，格调在陶潜、韩愈之间。爰录如下：“秋风忽已佳，我书亦可读。欣然展青缃，古色媚幽独。山空蝉自语，雨过松如沐。一往怀古情，卜党荡不可掬。执卷就萤照，相将入深竹。”“时俗幸相弃，得与古人亲。委怀千载上，缅焉发清新。冥思杂微吟，所向如有神。道丧亦已久，吾衰难重陈。忽若有所会，遥遥望白云。”“中夜兀然坐，游想入深窈。条跼万千臻，理之不得兆。开篇睹片言，神明若来诏。我心实所获，莫逆唯一笑。悠悠千百年，此乐无人晓。”“我生大不幸，弱冠窃时名。诸学涉其樊，至竟无一成。说食安得饱，酌蠡必穷溟。乃知求己学，千圣夙所程。惊顾忽中岁，永夜起屏营。”“有友汤夫子，（番禺汤，字觉顿，号红溪生。后于民国五年死于海珠之变。必注。）好学乃过我。华声渐刊落，抱一志已果。析理穷渐茫，陈义辙樱扠。昨夜携酒来，松梢一月堕。不知霜露深，藉草三更坐。”“回风吹海水，轩然起层澜。吾生良有涯，忧患亦以繁。生才为世用，岂得长自闲。何时睹澄清，一洒民生艰。强学可终身，羁泊非所叹。”

○十六

贵筑姚茫父（讳华字重光）师，辛亥在清华授必等国文，以书画、金石、诗词名于世。乙丑年必重来北京，旋值（阴历四月二十六日，即民国十四年五月十八日。）师五十寿辰。至烂缦胡同莲花寺寓宅，随众拜祝。是日，梁任公先生（启超）有《寿姚茫父五十诗》云：“茫父堕地来，未始作老计。斗大王城中，带发领一寺（莲花寺。）廿年掩关忙，经略小天地。疏疏竹几茎，密密花几队。蓬蓬书几堆，黝黝墨几块。挥汗水竹石，呵冻篆分隶。弄舌昆弋簧，鼓腹椒葱豉。食擎唐画博，睡抱《马和志》。校碑约髯周，攘臂真伪。晡饮来跛蹇，诙谑遂鼎沸。烂缦（莲花寺所在地名烂缦胡同）孺子色，傥荡狂奴态。晓来揽镜咤，五十忽已至。发如此种种，老矣今伏未。镜中人輶然，那得管许事。老屋塌穿空，总有天遮蔽。去年穷不死，定活一百岁。芍药正盛开，胡蝶成团戏。豆苗已可摘，玄鲫亦宜脍。昨日卖画钱，况穀供一醉。相携香满园，（茫父师开设黔菜馆于六部口街，名曰香满园，肴饌陈设字画皆精美。）大嚼不为泰。”茫父师依韵答诗云：“夙昔志干载，乱来无久计。眼看割据成，余亦踞破寺。一日草间活，买书时拓地。故纸已绕屋，身入古人队。积为骨董癖，搜罗到瓦块。几家《金石录》，姓氏教改隶。毡榻自系题，如下莼羹豉。搦管无不为，从来难状志。鉴真得反唇，我手傥亦伪。掩关百不竞，万流任腾沸。少年掉头去，只此仍故态。因复拟述作，何为吟老至。不信五十年，日艾艾犹未。皇皇《仓籀》业，董理非细事。请于十年役，为除群言蔽。发愤今以始，石

田有良岁。嘉言增感激，攄作《答宾戏》。颇言具酒食，牛羊与鱼脍。觥筹贤圣杂，径向佛前醉。不死莫论穷，在陋何否泰。”两诗谐谑天真，谁谓典雅之文言文、有音节之旧体诗，不能描写实际之生活哉！自后茫父师所为《弗堂词》（按弗堂即莲花寺之佛堂）逐年编登于《学衡杂志》中，以及诗赋零稿。民国十九年六月四日师以风疾逝世。（一臂先已痹。）《学衡杂志》七十三期载有茫父师五十双寿序二篇，（一宗威撰，一俞士镇撰。）叙记师之经历及学术文艺甚详备云。

○十七

近今吾国学者人师，可与梁任公先生联镳并驾，而其治学方法亦相类似者，厥惟丹徒（今改镇江）柳翼谋先生诒徵。两先生皆宏通博雅，皆兼包考据、义理、词章，以综合通贯之法治国学，皆萃其精力于中国文化史，（柳先生所著《中国文化史》，每部二册，定价五圆。南京锺山书局发行。宓曾参校。）皆并识西学、西理、西俗、西政，能为融合古今，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，皆归宿于儒学，而以论道经邦、内圣外王为立身之最后鹄的，皆缘行道爱国之心而不能忘情于政治事功，皆富于热诚及刚果之勇气，皆能以浅显犀利之笔，为家喻户晓之文，皆视诗词等为余事，而偶作必具精彩；此皆两先生根本大端之相同处。若其出处行事之迹以及声名之大小显晦有异，则时世与境遇为之。然柳先生亦有友有敌，受崇拜亦受谤诽，老去郁郁，宏愿素志不得展，于是退藏于学舍书馆，（柳先生近年专为南京龙蟠里国学图书馆馆长，偶预修志。）以校刊古籍自遣自晦。此与任公先生晚岁之肆力于辛稼轩词疏证，又偶作短篇书画题跋及金石考据文者何异，皆王静安先生所谓“坐觉亡何消白日，更缘随例弄丹铅”者是也。呜呼，岂得已哉！比而论之，梁先生名较大，柳先生则有为梁先生所不能及之处，梁先生生前亦甚推重柳先生。（宓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时，拟增聘柳先生为教授，梁先生首极赞成。）若言私谊，则柳先生对宓较亲切。本诗集之序文及题签，惟请柳先生为之，宓盖深思而后行焉。宓与柳先生始相识，即同为国立东南大学教授，故宓云“平生风义兼师友”。（本集卷六第四页）然柳先生乃实宓之师也，诗文之酬赠，情谊之表现，已具见奉集各卷。故兹惟选录柳先生所为诗二篇，古近体各一。古体《登泰山作》云：“岱宗如孔孟，骤观止寻常。遵道入深处，高奇固难量。混元涵两仪，严正藐百王。梯天何坦荡，云日相蔽藏。廓然一闾豁，大字青堂堂。他山盛峰石，谲诡腾辉光。到此感自失，一拳陋寸长。我来值盛夏，冒寒陟上方。真相窥乾坤，岂独小吾疆。伸眉逼帝座，此足摇星芒。嗤彼杜陵叟，绝顶徒相望。”近体《张文襄祠》云：“南皮草屋自荒凉，丞相祠堂壮武昌。岂独雄风被江汉，直将儒术殿炎黄。六洲蒿目天方醉，十载伤心海有桑。独上层楼询奥略，晴川鼙鼓接三湘

。”谨按柳先生诗雄浑圆健，充实光辉，皆此类也。

宓于民国十年由美归国，以梅迪生（光迪）君之招，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，兼为同人举充《学衡杂志》总编辑。昕夕勤劳，至于梦中呓语，犹为职务述说辩论。盖此后三年中，实为予一生最精勤之时期。不幸私怨党争，牵及学校，损害大局。民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副校长兼文科主任刘伯明（经庶）君病逝，众皆知学校必即衰崩。不数日，大学教室所谓口字房者，忽夜焚。子偕亡友凌其垠君（梦痕）走观，火光熊熊中憬然悲叹，若有鬼妖来示此盛筵之已终者。于是柳翼谋先生有诗云《校东楼（即口字房）灾诗》以吊之：“及见兹楼启百楹，诸儒计晷挟书行。重来已积沈沙感，八载徐深暖席情。霁雨云山环讲坐，宵听图史摘寰瀛。柏梁一炬财俄顷，忍过梅菴话晚清。”（梅菴系校中花园名，清江宓布政使李瑞清号梅菴所命名。中有六朝松。）居顷之，尝陪侍柳先生出饮花牌楼某酒肆，柳先生即席成诗。《雪夜偕杨（杨铨杏佛）吴（吴宓雨僧）二君饮酒肆》云：“急雪迎年壮酒肠，呼灯小肆急传觞。锻人岁月将诗老，忤俗须眉择地狂。羹翻霜骄白菜，笙歌忘夜艳红妆。湖滨水竹能招隐，绝倒杨云间舍忙。”杨铨（杏佛已故）君和作《市楼夜饮奉和翼谋先生》云：“茫茫风雪欲何之，秉烛危楼酒一卮。病肺岂能容我醉，放言聊复伴君痴。撩人歌舞尊商女，扫地冠裳足盛时。晚岁莫嗟明镜老，人间久已薄须眉。”此皆当时故事，而其诗皆应录入本诗集（卷五第七页）者也。

○十八

右记各事（刘伯明歿，口字房焚，东南大学风潮，《学衡杂志》同人离散。）发生之时，胡先肃君（字步曾，江西新建人。）方在美洲。（居哈佛大学森林园，研究植物分类学。）次年春，作《奉答翼谋先生》一诗奇归，颇能道出柳先生志事。诗云：“客居类放逐，归梦萦江乡。依稀接谈宴，茗坐君子堂。晨兴方自失，忽诵琼瑶章。感此精魂通，弥切离群伤。弹指秋冬间，云狗幻千场。士林夺英彦，闻之走旁皇。趋死同一途，亦如梦黄粱。独深气类感，此失终难偿。生事循故蹊，眠食差扶将。孜孜校虫鱼，挟策同亡羊。小楼对冰雪，松栝森青苍。颇饶寂寞娱，所欠烹茶枪。区域鸡虫争，得失讵可详。砭时立高论，公笔含风霜。易俗正人心，吾道终大昌。多士固得师，斯文增辉光。季世学术乖，异说纷披猖。故儒复拘墟，莫御横流狂。斟古而酌今，巨任公能当。胸中五千年，利病如探囊。剥复自有几，何当生一阳。觐国待公言，慰我冰炭肠。春风动群物，胜集应流觞。修楔有高吟，期能启聋盲。”

胡先肃君（步曾）为《学衡》社友，与予同道同志，而论诗恒不合。步曾主宋诗，身隶江西派，而予则尚唐诗，去取另有标准，异乎步曾。步曾尝强劝予学为宋诗，予虽未如其言以致力，然于宋诗之精到处，及诗中工力技术之重要

，固极端承认。且步曾中国诗学之知识及其作诗之造诣，皆远过于我，我深佩服，并感其指教之剴切爽直，益我良多。予虽为《学衡杂志》之总编辑，然“诗录”一门，则由步曾主持编选。（予毋能改动丝毫。）步曾出洋，则以授邵祖平君。（字潭秋，南昌人。有《培风楼诗存》行世。）其后邵君与予忤，予乃改请李思纯君。北来后，继以李汉声君（沧萍），六十期以后始归必编选，外人或未能尽知也。步曾于中国诗学所造既深，且才思骏发，文笔犀利，故在《学衡》中，除撰长篇精宏之论文（关于文学原理）外，曾为文历评胡适《尝试集》、赵熙《香宋词》、阮大铁《咏怀堂诗集》（亦论列今诗人）、郑珍《巢经巢诗集》、金和《秋螭吟馆诗》、朱祖谋（后改孝臧）《强村乐府》、俞明震《觚菴诗存》、张之洞《广雅堂诗》、陈曾寿《苍虬阁诗存》、文廷式《云起轩词钞》、王鹏运《半塘定稿胜稿》、刘光第《介白堂诗集》、王浩《思斋遗诗》。又评胡适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。（《申报》五十年纪念册。）尔后又于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第三百零八期）中，评钱基博《现代中国文学史》。步曾于以上各篇，常列举其所认为中国近世之大诗人、大词人之名氏，并加评断。而其《论诗绝句四十首》，则更综合言之，故今特选录，以显示吾友关于中国近代诗学、诗史、诗人之批评的知识焉。胡先肃《读陈石遗先生所辑近代诗钞，率成论诗绝句四十首，诸家颇有未经见录者》：（必按原诗全载《学衡》第三十三期。今仅选十五首，余则存题而已，并移原注为题。）（一）曾文正公：“手戡巨难振儒风，勋业文章孰与同。神韵性灵空喋喋，杜韩诗笔世朝宗。”（二）郑子尹：“沥血能为忠孝辞，休从训故认经师。即论句法世无敌，白放韩豪并一奇。”（三）莫子偲。（四）张文襄公：“党祸绵延送靖康，宗臣遗恨百堪伤。武侯谊答刘先主，殖产惟余八百桑。”（五）陈菴。（六）高百足。（七）王壬秋。（八）沈乙庵师。（九）沈乙菴师与袁爽秋。（十）康更牛：“五洲行脚添诗料，两月维新办出亡。梦觉大同营一壑，心情应似宋平章。”（十一）陈伯严：“诗情敦厚义春秋，一代名贤孰与俦。肯共群儿论门户，杜陵初祖是前修。”（十二）范伯子。（十三）梁节菴。（十四）郑苏堪。（十五）张季直。（十六）陈石遗：“元和元世难企，儼保一疏俗所夸。继起随园辑诗话，同光终见胜干嘉。”（十七）俞恪士。（十八）严几道：“洞悉宗邦利病原，老怀悲悯世无伦。未须《天演》开宗派，要向群经起国魂。”（十九）林畏庐师：“邂逅成名小说家，暮年画笔更槎牙。轩眉课室谈游侠，知有襟怀似押衙。”（二十）赵尧生。（二十一）华澜石。（二十二）黄百我。（二十三）夏映菴。（二十四）刘裴村：“裴村句裹范宽山，江上风烟拥翠鬟。伏虎谈禅可终老，虚名贾祸泪禁潜。”（二十五）林墩谷。（二十六）梁任公：“经济文章动四瀛，羞同陆买论声名。六

经自有余师在，杨墨纷纷总沸羹。”（二十七）易实甫：“老去风怀胜少年，冬郎绮语万夫传。钱龚自是文章伯，士气销沈剧可怜。”（二十八）樊云门：“上客诗篇重晚晴，春灯按拍足闲情。文章端赖扶伦纪，莫道无君出处轻。”（二十九）陈仁先。（三十）胡梓方。（三十一）陈师曾：“篆刻丹青世所宗，槐堂大隐识孤从。盖棺一卷《斜川集》，异代眉山不再逢。”（三十二）梁众异。（三十三）黄哲维。（三十四）晓涵外祖。（三十五）王伯沆：“口若悬河泻百川，笔如健鹞出霜天。说诗夜午茶铛冷，如此生涯莫计年。”（三十六）柳翼谋：“擘窠书法抗梅痴，好事还作颐和词。胸罗千衲！文化史，肯从齐辈矜能诗？”（三十七）汪辟疆。（三十八）林众难。（三十九）王简菴。（四十）王然父。按宓《空轩诗话》注重私人情谊，选录近贤诗，苦未能遍。然持与步曾所选列者比较，亦可见吾二人见解之不同焉。

○十九

昔梁任公（见《饮冰室诗话》）尝推（一）黄公度（讳遵宪，广东嘉应州（今梅县）人。）（二）夏穗卿（名曾佑，浙江钱塘县人。）（三）蒋观云（名智由，浙江诸暨县人。）为诗界三杰。细按之，蒋君殊平庸，夏君为史学家，惟黄先生可当此名。实则黄公度先生乃近世中国第一诗人，宓多年恒持此论，今试析言黄公度先生伟大崇高之故约有五端：（1）黄先生性情笃挚，（例如集中《拜曾祖母李太夫人墓》诗）忠厚惻怛，具诗人之本质。（2）黄先生精力弥满，学识广博，通古今中外之故。大而政治、宗教，（例如《锡岛卧佛诗》）小则民俗、琐事，（例如山歌）莫不熟知深解，取用入诗，故其诗材料精宏，新颖而充实。（3）黄先生洞明世界大势，先机察变，爱国保种，（例如《番客篇》及《撤回美国留学生》诸诗）乃识时之俊杰，英年之导师。其诗不特言志，且以立教，读之足资启发。（4）黄先生之诗多咏国事，少叙私情，不愧为诗史，可称民族诗人。（5）黄先生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主张，（参阅《人境庐诗草自序》。此序关系重要，务祈细读。）不特为前此千百诗人所未能言，所未敢言，且亦合于文学创造之正轨，可作吾侪继起者之南针。（昔人过泥于旧，为格律所束缚，今之新派作者，则空鹜于新，既无形式且乏材料。惟黄先生之说为中道，为正法，可不容疑。）

右举五端，亦即杜工部所以伟大崇高之故。杜工部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，而黄公度先生为近世中国第一大诗人，此一贯之理也。又以其伟大崇高，故均可云正宗（即领导模范之意。）然若细究黄公度先生所受古昔诗人之影响，则可得四源：（此乃宓细读黄诗，凭一己之直接感觉所得，不关事实考据及师承源流。）一曰汉魏乐府，（长短句、歌曲谣谚等是。黄集中诗，如《番客篇》、《哭威海》等是其例。）二曰杜工部，（集中《流水歌》、《香港感怀》等是

其例。)三日吴梅村，(集中《乌之珠歌》、《度辽将军歌》等是其例。)四日龚定菴。(集中《不忍池晚游诗》、《海行杂感》、《己亥杂诗》等是其例。)凡此皆就诗论诗，(读者苟细读黄诗，当许必言不误。)指明黄诗之实质及成分，初无门户宗派或高下短长之意。然黄诗之精妙处，亦即由其源于以上四家(汉魏乐府作者非一人，兹借用此字，读者幸谅之。)之故，以其所取者正也。兹作诗话，篇幅所限，未能详阐，举数例可以为证。上列诸家，必均精嗜，惟于汉魏乐府未尝多读、深读，此则偶然之事机为之耳。必又好读李义山诗，原因别具。(一由于陈伯澜姑丈，二由于英国十七世纪之形而上派诗人。)然必论诗作诗之宗旨，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实本于黄公度先生，甚愿郑重声明者也。

黄公度先生之诗，今选录其《聂将军歌》为例。此歌所叙之聂士成将军，其志节(守职尽忠，殉国死难。)及境遇，(内外矛盾，友敌均仇。)实合于西洋文学中所谓悲剧中之主角，即志行均合于理想道德而竟致失败牺牲之英雄是。

(参阅J o h n A. S c o t t之T h e U n i t y o f H o m e r一书第七章，论Hector为道德之英雄，故为悲剧之主角云云。又钱锺书君及郭斌君、尝谓必为悲剧之主角，必甚感且喜。并见本集卷十三第二十九至三十页。)即以文论，此歌亦《人境庐集》全集中最佳之诗，有声有色，以句法及韵律之变换，衬出战士军前之事实转动，(兼有修辞学中所谓O n m a t o p o e i n (以字音模拟实在之声音)。可与英国诗人D r y d e n之A l e x a n d e r' s F e a s t一诗比较。)诚杰作也。《聂将军歌》云：“聂将军，名高天下闻。虬髯虎眉面色赭，河朔将帅无人不爱君。燕南忽报妖民起，白昼横刀走都市。欲杀一龙二虎三百羊，是何鼠子乃敢尔？将军令解大小团，公然张拳出相抵。空拳冒刃口喃喃，声一到骈头死。忽来总督文，戒汝贪功勋。复传亲王令，责汝何暴横。明晨太后诏，不许无理闹。夕得相公书，问讯事何如。皆言此团忠义民，志灭番鬼扶清人。复言神拳斫不死，自天下降天之神。国人争道天魔舞，将军墨墨泪如雨。呼天欲诉天不闻，此身未知死谁手，又复死何所。大沽昨报炮台失，诏令前军作前敌。不闻他军来，但见聂字军旗入复出。雷声々起，起处无处觅。一炮空中来，敌人对案不能食。一炮足底轰，敌人绕不得息。朝飞弹雨红，暮卷枪云黑。百马横冲刀雪色，周旋进退来夹击。黄龙旗下有此军，西人东人惊动色。敌军方诧督战谁，中使翻疑战不力。此时众团民，方与将军警。阿师黄马褂，车前鸣八驺。大兄翠雀翎，衣冠如沐猴。亦有红灯照，巾幗羸兜鍪。昨日拜赐金，满车高瓿罍。京中大官来，神前同叩头。懿旨五六行，许我为同仇。奖我兴甲兵，勉我修戈矛。将军顾轻我，将军知此不？军中流言各哗讠，作官不如作贼好。诸

将窃语心胆寒，从贼容易从军难。人人趋叩将军辕，不愿操兵愿打拳。将军气涌偏（疑有误当作遍）传檄，从此杀敌先杀贼。将军日午罢战归，红尘一骑乘风驰。跪称将军出战时，闯门众多倭罗儿。排墙击案拖旌旗，嘈嘈杂杂纷指挥。将军之母将军妻，芒龙绳缚兼鞭笞。驱迫泥行如犬鸡，此时生死未可知。恐遭毒手不可迟，将军将军宜急追。将军追贼正驰电，道旁一军横路贯。齐声大呼聂军反，火光已射将军面。将军左足方中箭，将军右臂几化弹。是贼是兵纷莫辨，黄尘滚滚酣野战。将军麾军方寸乱，将军步曲已云散。将军仰天泣数行，众狂仇我谓我狂。十年训练求自强，连珠之炮后门枪。秃襟小袖毡装，蕃身汉心庸何伤？执此诬我谗口张，通天之罪死难偿。我何面目见我皇？外有虎豹内豺狼。犬吠牙强梁，一身众敌何可当。今日除死无可望，非战之罪乃天亡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八里台，作战场。赤日行空飞沙黄，今日被发归大荒。左右搀扶出裹疮，一弹掠肩血滂滂。一弹洞胸胸流肠，将军危坐死不僵。白衣素冠黑补裆，几人泣送将军丧，从此津城无人防。将军母，年八十，白发萧骚何处泣？将军妻，是封君，其存其歿家莫闻。麻衣草屨色憔悴，路人道是将军子。欲将马革裹父尸，万骨如山堆战垒！”（宓按：八里台即今天津南开大学所在地。聂将军子名聂宪藩，入民国后，曾任北京宪兵司令等职，民国二十一二年间逝世云。）呜呼！近年国土崩沦，外寇益深，吾侪追念此悲剧英雄牙山及津沽之战迹，更不知涕之何从矣！

《人境庐诗集》昔由梁任公先生在日本印行，每部二册，缺自序。或云即诗尚有遗漏。近年南北重印此书，或为诗作笺注，及评论黄公度先生之诗者，不一见，兹不备列。初学以购读先生邑人古直（字层冰，现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。）君所作之《黄公度先生诗笺》（民国十六年民智书局发行，定价壹圆。）为最善。宓与黄先生之文孙延凯（现任槟榔屿正领事）交识，而知友李沧萍（名汉声，广东丰顺人。黄晦闻师最杰出之弟子，现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授。）与先生之孙女真如为耦，宓曾赞襄其婚事云。

○二十

三原于右任世丈（以字行，号骚心。）之诗，苍凉悲壮，劲直雄浑，而回肠荡气，感人甚深。在今自成一格，可比昔之辛稼轩、陆放翁。尤以民国八九年间在陕西统兵从事革命战役，崎岖艰难之际，所作为最佳。《民治校园杂事诗》前后二十首，以花草植物之色性，喻英雄志士之怀抱，融合自然

N a t u e r 与人事，而又能表现自我，且以新名新意熔入旧格律，乃吾侪所认为创造之正途也。丈诗集《右任诗存》有二次铅印本，（世界书局印行，定价一圆。）又有王陆一君详注之《右任诗存笺》精印本，（未列发售地址及价目，其中所收诗止于民国二十一年。）然皆不全。今之所录，即有为该集所未

收者也。《鬻髅》一章（民国二年赣宁之役，袁世凯驱除革命寅用兵）云：“千龄万代尽何言，丘垄微闻鬻髅喧。黯黯长河韬列宿，茫茫白日下中原。征南又入封侯梦，降北莫呼上将冤。天丧应刘吾丧我，人生到此道窖论。”《与王子元谒桥陵（黄帝陵，在陕西中部县）遇雨》云：“路下雕阴湾复湾，鸾翔凤翥见桥山。弥天风雨伤今日，垂老崎岖过此间。独创文明开草昧，高悬日月识天颜。干霄古柏摩挲遍，才卦甲何人亦等闲。”（必按此诗作于民国七年，碧柳《游昭山诗》即仿此诗格调。）《民治学校园杂事诗》前十首（民国十年作）云：“只余民治园中路，老病扶筇日几临。客去偷闲眠树下，愁来不语立花阴。移栽龙爪无灵气，败退鸡冠有奋心。为念归耕归不得，忘身桴鼓哀吟。”“老作园丁喜不支，小畦荒秽复尤谁。三草蚀（一作锈）除虫菊，二丑花缠向日葵。别有伤心看落照，自锄余地种相思。山川如故人情改，手捋苍髯唱《黍离》。”“矮屋真如小洞天，避人何事住花前。年荒野雀侵家雀，风急红莲压白莲。满目山河余战垒，万家歌哭又桑田。城隅坐对斜阳晚，北雁南飞亦自怜。”“是处钟声杂角声，（原注：学校计时，多借用庙钟。）戎衣渍泪念偷生。好花无计防人折，寸地翻劳带月耕。破瓦君休惊玉碎，登楼我自望河清。石榴园里添新土，又作花田累老兵。”“学童工作倍天真，我亦徘徊欲置身。曾与共耕还共获，居然相爱更相亲。休平壁垒留儿戏，时弄乒乓任客嗔。为报晚菰虫已蛀，平民菜莫济平民。”“莽莽关山限四园，黎侯失国怅无依。秋高塞雁联群渡，巢覆霜乌结队飞。黎杖临危惟我相，彩毫和泪为谁挥？荞花如血棉如雪，早不躬耕计已非。”“水平杠接木工厂，手插波斯菊几行。万幕晴沙排蚁阵，连宵急雨绝蜂粮。胡麻腋下蓬蒿长，毛豆篱边紫苑香。差幸美棉好成绩，可能衣被到穷乡。”“天际浮云自在飞，人间不合有重园。龙蛇互用藤才长，燕雀交欢黍已肥。插柳成林情尚系，穿池引水计先非。乡人为道茴香好，手种灵苗带雨归。”“岁岁名花次第开，天香国色竞新栽。如何连办成离办，讵奈蜂媒又蝶媒。迁地为良无隙地，劫灰将尽更飞灰。白衣堂后王罢冢，犁罢恭酬酒一杯。”“人生求足何时足，天道无常似有常。老屋将倾基尚固，好花虽谢种犹香。早知阶下蕉难实，且看篱前菊见霜。为问他年谁灌溉，自由嘉卉遍西方。”续录《民治学校园杂事诗》后十首（民国十年作）云：“不死岬冬心宛转，将离芍药泪丸澜。疗饥误种无花果，当路谁栽落叶兰？萝蔓藤条相比附，梅魂竹影两盘桓。松苗也作龙鳞势，与尔他年共岁寒。”“搜人寰草木笺，更求佳种欲流传。枝条直上公孙树，日月交催子午莲。芳芷不生萧艾下，款冬偏放雪霜前。如何易致均难致，况复青苍老少年。”“茫茫何地欲为家，计到劳耕日又斜。一笠闲云僧帽菊，三年零雨马蹄花。魂招南国歌《哀郢》，雨湿东陵学种瓜。一卧西园惊岁晚，刺槐高处噪寒鸦。”“一夕相惊已白头

，天荒地变见残秋。心如落叶飘难定，身似妻鸦绕几周。岂料奇花为败酱，（必按：败酱音谐败将，篇中此类隐喻甚多。）应怜异草亦含羞。嗟予蓬转无宁日，蕙圃芝田何处求。”“曾借耕牛引水车，儿童活泼似农家。天留余地作劳者，人到伤心感岁华。秋雨闻鹃啼旷野，朔风吹雁落平沙。园中美卉田中莠，多事辛勤种花。”“亭台鸾凤竞盆栽，束缚相怜尽解开。但愿平均还本性，应知拳曲是凡才。多层刺柏参天立，不实樱花渡海来。悟道群生资互助，君看植物有虫媒。”“十月之交雨一犁，曹腾盘马灞陵西。东征大队驱河洛，北伐偏师起晋齐。尽殪渠魁消阀阅，广传文化到群黎。荒鸡四唱天难晓，又梦鸾凰枳棘栖。”“铁箭花凋叶复长，世间真有返魂香。难移大戟当关险，故采仙茅荐国殇。人亦胜天无利钝，老而不死阅兴亡。长杨夜半风声恶，犹是前年在战场。”“除草独留狼尾草，无神私祭自由神。东门上蔡思牵犬，西狩尼山叹获麟。此日婆娑因即果，当时剪彩假难真。秋风忽洒兴亡泪，满目新人是旧人。”“慷慨当年此誓师，回头剩有断肠词。三秦子弟多冤鬼，百战河山倒义旗。动地纔玄歌真画荻，烧天兵火亦燃萁。难忘民治园中路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”必按：民治小学校在三原县西关，乃右任丈所创设，当时驻军于此。必《西征杂诗》（本集六卷）多效丈《民治园诗》格调，读者当能察知之也。

○二十一

汪袞父星使荣宝（苏州旧元和县人）于民国二十二年七月歿于北平，予撰文略述其文学事业，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第二百九十一期。）先是民国十四年，君撰《论阿字长短音答太炎》一文，刊登《学衡杂志》（四十三期，）以此因缘，晤谈二次。君少年声华籍甚，考据、词章兼擅其长。诗学李义山，绵丽深稳，今录数首。（全集或已印成，予尚未得见。）《魏武一首（吊袁项城也）和旭初》云：“邺台遗恨付衣裘，铜雀风高妓吹休。贤子极宜知舜禹，君王微惜过伊周。至今龙战当涂骇，终古乌啼绕树愁。异日多情吴客至，空将清泪注漳流。”按此首立言得体。《留滞》（自注：欧战时驻比京作）云：“艰危留滞欲何成，镜里朱颜惜渐更。对月略能推汉历，看花苦为译秦名。（参阅本集卷十二《欧游杂诗叙》）刘桢未遂漳滨卧，郑朴难忘谷口耕。自信雄心湔袞尽，夜阑匣剑为谁鸣。”《故国》（自注同上）云：“故国烟尘首重回，风廊愁对夜帘开。天临大野星辰远，秋入空山草木哀。一夕商歌催鬓改，万方羽檄阻书来。龙拏蚁斩知何限，同付残僧话劫灰。”汪君尚有《梅畹华（兰芳）生日集义山句》四律，亦甚工妙。

○二十二

近世中国旧诗人多为宋诗，宗唐者寡。其学李义山者，汪荣宝君而外，有湘乡李亦元（希圣歿于光绪乙巳，享年四十一岁。）之《雁影斋诗》，刊入《松邻

丛书》中。冠以汾阳王式通（书衡）之骈体序，文极美。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百十八期中，有许君武撰《雁影诗人廿五周年忌日祭》，论述甚详。往者予欲编《近世中国诗选》，自其集中选钞若干首，皆言庚子乱后京朝事，今存一二于此。《湘君》（吊珍妃也）云：“青枫江上古今情，锦瑟微闻呜咽声。辽海鹤归应有恨，鼎湖龙去总无名。珠帘隔雨香犹在，铜辇经秋梦已成。天实旧人零落尽，陇鹦辛苦说华清。”《天遣》云：“天遣多情有别离，绿杨枝外抵天涯。粉蛾点滴牵丝出，金雁零丁怨柱移。锦字无多裁恨远，重帘不卷放愁迟。高唐梦雨相逢道，赋就春寒已后期。”《新旧》二首云：“尧桀从来两不知，纷纷鹰隼莫相疑。轻阴日暮皆闲事，卧到山红涧碧时。”“清谈法律自纷纶，门户区区有屈伸。鱼鳖蛟龙同一哄，岂知东海已扬尘”。

○二十三

湘乡曾重伯先生（名广钧，号<角及>庵。）为曾文正公之孙，与雁影斋主生同里，同官京师。为诗同法李义山，恒相唱和，而诗名较大。（参阅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百零三期必撰《环天诗人逝世》及百零六期瞿兑之撰《曾重伯先生诗述》二篇。）其《环天室诗集》（木刻本六卷二册）刊于清宣统元年，后此有《环天室诗外集》及《支集》，登载《学衡杂志》第三十二及三十五期中，（无单行本）亦非全本也。环天室诗学六朝及晚唐，以典丽华赡、温柔旖旎胜。用典甚丰，典多出《魏晋书》、《南北史》，或出耶教《圣经》。所作最重要者为《庚子落叶词》，（自注：同李亦元、王聘三作。）吊珍妃也。词云：“甄官一夕沦秦玺，疏勒千年出汉泉。凤尾檀槽陪玉碗，龙香璎珞殉金钿。文鸾去日红为泪，轻燕仙时紫作烟。十月帝城飞木叶，更于何处听哀蝉。”“赤阑回合翠沦漪，帝子精诚化鸟归。重璧招魂伤穆满，渐台持节召贞妃。清明寒食年年忆，城郭人民事事非。湘瑟流哀弹《别鹤》，寒鱼衰雁尽惊飞。”“银床玉露冷金铺，碧化长虹转鹿卢。姑恶声声啼苦竹，子规夜夜叫苍梧。破家叵耐云昭训，殉国争怜李实符。料得佩环归月下，满身星斗泣红蕖。”“朱雀乌衣巷战场，白龙鱼服出边墙。鸥波亭外风光惨，鱼藻宫中岁月长。水殿可怜珠宛转，冰绡赢得玉凄凉。君王莫问三生事，满驿梨花绕佛堂。”“王母传筹拥桂旗，合门宣谢肯教迟。汉家法度天难问，敌国文明佛不知。十宅少人簪白柰，六宫同日策青骊。玉娘湖上粘天草，只微波杀卷施。”“天文正策王良马，地络先摧蜀后蛇。太液自来涵圣泽，水仙从古是名家。蕙兰悼影伤琼树，河汉回心湿绛纱。狄女也怜人薄命，绕栏争挂像生花。”“小海停歌山罢舞，芙蓉猎猎鲤鱼风。璇台战鼓惊朱鹭，瑶席新香割绿熊。魂魄暗依秦凤辇，圣明终属晋蛟宫。景阳楼下胭脂水，神岳秋毫事不同。”“帘外晓风吹碧桃，未央前殿咽秦箫。石华广袖谁曾揽，沈水奇香定未烧。荷露有情抛粉泪

，菱波无赖学纤腰。云袍枉绣留仙褶，白石清泉任寂寥。”“姊弟双飞侍望仙，凤闱原自赐恩偏。赏花处处陪铜辇，斩草朝朝费玉钱。秦苑绿芜催夕照，梁园春雪忆华年。身名只合埋青史，何水何山认墓田。”“弱弱灵风起绿萍，幽明灭掩春星。白杨径断闻山鸟，红藕行疏度冷萤。山驿梦回悲羽檄，水亭愁思接丹青。鸾舆纵返填桥鹊，咫尺黄姑隔画屏。”“鹤市山花蔓镜台，鱼灯汞海落妆梅。三泉纵涸悲宓塞，五胜空埋恨未灰。福海生平愁似墨，泰陵回望绣成堆。如何齐女门前冢，惟有寒鸦啄冷苔。”“横汾天子家何在，姑射山人雪未消。恨海万重应化石，柔乡三尺不通潮。青羊颌底怜珠砾，白马涛头吊翠翘。八节四时佳丽夕，倩魂休上绣漪桥”。

曾重伯先生有《纡干山歌》七古，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事，庄谐杂陈，浑脱流利，过长不录，（见《学衡杂志》第三十期）录二短篇。《和秋璇卿》（按即秋瑾，原名闺瑾，字莲裳，山阴人。夫王氏，家湘潭，为诗人之女弟子。原诗从略。）《遗墨》云：“蕊珠仙客白鸾衫，云笈流传碧玉簪。残锦仙机《唐韵府》，练裙家法卫《和南》。沧波并叹人琴逝，光岳长留鬼斧铄。一样并华埋铁史，千年碧血在瑶函。”《宝荪赴欧西留学，将求景教甚深微妙义法。万里异域，仅与其师英国女士巴路义同往，期以三年始归。由浙返湘省觐，侍奉兼旬，挂帆遂往，题篷与之》二首：“寥廓无邻建德乡，盘旋脚底忽羲皇。景风束扇尔初地，丹漆西行余望洋。邺下滥屠高鼻羯，（宓注：（以下同）晋穆宗永和五年，冉闵在邺欠诛胡羯，高鼻多须，滥死者半。按此句似指辛女革命，各地大杀满人，否则当指外国教士被杀，但以前者为近。）郇城请赎首生羊。（此句出《圣经新约默示录》第四章第一至四节）今之隐几吾非我，卧看星河绕海王。”“环佩天风俯翠流，采真非复弄珠游。蜜蜂荆棘（蜜蜂荆棘，见《旧约诗篇》第百十八篇第二节，并见他处。）天交食，野鹿（未详）B枝（B枝见《旧约箴言》第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又见《耶利米书》第二十三章五节。）俗变讴。舰外莲花开世界，杯边芥叶接妆楼。三年艾纳堪医国，瑶瑟归风红桂秋。”

○二十四

曾宾荪女士字浩如，曾文正公之曾孙女，而重伯先生之女也。坚苦卓绝，任长沙艺芳女校校长多年，校风美善，独立不倚，远近著称。予久敬佩女士为理想事业辛勤奋斩，顾素未通问。其弟约农君，同任女校事，则尝偕宏度（刘永济君）访予于清华。予作《空轩诗》（本集卷十三第一六页）时，适陈寅恪持示《艺芳杂志》一册，中述校务之艰难摧沮，及女士劳愁困顿情形，予方自伤《学衡杂志文学副刊》等之咸遭破毁，遂作诗一首（《空轩诗》第八首）以寄其同情。诗中“炉火烛光依皎日”句，盖喻言每个人之感情（炉火）及理智（烛

光)极渺小微弱,但其源皆出于上帝,上帝有如皎日,其光热为无穷大,无穷久。是故人之辛苦致力于理想事业,所谓殉道殉情者,皆不过表扬上帝之精神,执行上帝之意志而已。然沧海不择细流,泰山积自土壤,苟能持此信念,则既不至:(1)贪天之功以为己力,因自私虚荣而忮刻争竞,亦可免(2)由于一己之孤危失败,而遂感觉诸种努力为无益无补,前途全成黑暗也。易言之,必深信宗教与上帝。所谓宗教,乃融合(一)深彻之理智,(二)真挚之感情,信所可信,行所当行,而使实际之人生成为极乐。上帝者,即兼具无上之感情与理智之理想的人格,其光热力命皆为无穷大,如皎日为一切炉火、烛光之来源及归宿也。曾女士为坚诚之基督教徒,故有此毅力,有此信心。即必生平辛勤致力之事,(如《学衡》、如《文学副刊》,为《碧柳》,为海伦等。)亦由必内心(虽不具形式)宗教之观念,上帝之信仰有以致之。世之誉必毁必者,恒指必为儒教孔子之徒,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,不知必所资感发及奋斩之力量,实来自西方。质言之,必爱读柏拉图《语录》及《新约圣经》。必看明(一)希腊哲学,(二)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,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。而必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,亦可云必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,而吸收其中心精神。必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,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。必秉此以行,更参以西人之注重效率之办事方法,以及浪漫文学、唯美艺术,遂有为《学衡》,为《文学副刊》;对碧柳,对海伦之诸多事迹。惟然,故友朋中真能了解我者极少。了解者又未必肯赞助我,故必于道于情,皆痛感失败与孤危。窃以曾女士理想事业之困顿挫沮,赖有宗教之精神、上帝之信仰,有以慰之扶之,予实亦同是,故作此诗。“炉火烛光依皎日”所言,乃公理,非关私谊。今夫炉火恒散其热,烛光难掩其明,故凡事功道德,皆缘于人之本性。又千百房室之内,各有其炉火烛光,则可喻理想事业之合作在于无形,理想感情之表现在于无迹。此予作诗之本意也。呜呼!使无西洋文化之陶,宗教精神之鼓舞,则曾女士生平或仅如李易安,必亦但为黄仲则而已。顾即有之,而理想事业所成亦仅此区区,甯不大可伤哉!曾宝荪女士之诗,今由《艺芳杂志》中录一首。《贺谭繁女士颂洗》云:“琼宫宝炷耀华光,妙谛讽歌万国王。拯溺有怀能力世,潜修无尽喜升堂。传心遭递欣良友,着手先援忆故乡。此日天人融合处,浩园磋切未相忘。”此诗与上录重伯先生二首,皆可为景教(即耶教,又曰基督教。)影响及于中国文学之好例也。

○二十五

湘潭胡子靖先生元仁炎创立明德学校,(中学设长沙,大学设北京汉口,以款绌停办。)身任校长三十年,屏弃一切,惟为校事奔走经营,劳心焦思,其精

诚毅力，至堪敬佩。吾国旧俗，学者文人，率皆重品德而轻事功，尚愉乐而畏牺牲，师友之间，每以私情俗礼相慰相助，而不能于公共理想事业切实合作。故宓于子靖翁（自号乐诚老人）弥觉其贤。先生有子三人：牧、毅、徵，徵（彦久）与子尤善。能为小说。先生美须髯，予寝室案上恒立先生像，人谓似尔斯泰云。然先生自许，则中国之福泽谕吉也。先生有诗集曰《耐庵言志集》，（夫人山阴王缣，字韵细，有遗诗曰《晚晴集》，先生手写影印。）诗皆自道志事，（即明德学校）质直纯粹。民国十九年七月末，长沙陷于共党，报传先生遇害，宓深痛心。（《日记》中又载：“并岛曾宝荪女士及曾约农君忧。”）即作联挽先生云：“终身为教育奔走牺牲，古道熟肠，何意高年罹惨祸；浩劫如洪流弥漫冲决，山颓木坏，永悲大地丧斯文。”并作联序及略传，投登《大公报》。久后始悉先生割须出亡，幸哉。次年秋，先生避客游杭州，有《自题六十小像》一律云：“劫后余生又一年，白发早盈颠。已从忧患寻真乐，肯为艰辛息仔肩。舆论在人弥策励，湖山识我暂流连。卅年事业重回首，且喜吾神尚自全。”此诗足概括先生生平也。

〇二十六

曾重伯先生逝世（民国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）后，瞿宣颖君（字兑之，湖南善化今改长沙县人，为清故相翟文慎公鸿禔几之令子，兼为曾文正公之外孙婿。曾任国务院秘书长，及南开、燕京各大学教授讲师。）作《挽诗四十韵》。

（又撰《曾重伯先生诗述》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百零六期。）诗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师友廿年情。迢逋成长诀，艰危定此生。秣陵书岂达，蒿里钱空营。太傅元精邈，公孙秀骨清。典型思吉甫，文彩接玄成。丹地簪毫入，琼枝照席荣。汝南三世贵，楚国八千兵。钩党膺蕃陷，公卿绋灌争。当时珠履客，谁见宝刀横？长负屠鲸手，虚夸击越纓。岁星方朔误，谪宦少陵行。刘向譬书罢，陶潜解绶迎。阳狂瞿鹤舞，寥落鹭鸥盟。酒袂清愁尽，文收盖代名。六朝沿绮丽，一柱起峥嵘。北地韩陵石，南州谢城。余风归正始，佳句似阴铿。儿女《神弦曲》，关山变征声。秀峨分石黛，香雁帖钿箏。湘绮尊坛坫，环天比弟兄。不才叨厚奖，弱冠厕群英。名理覃研乐，追随许与诚。黄农图括地，稷下演谈瀛。《灵宪》思元邃，唐都测历精。婉通仙篆势，姿媚俗书评。《苍雅》旁搜极，去卢取用宏。玄珠归智握，金龟监必形呈。函丈常移晷，花前数举觥。马王宫外月，贾傅宅边莺。薪毁家何在，桑枯世又更。再寻春梦过，惟见雪颠盈。皂帽微行远，黄巾逆焰婴。累人闵仲叔，入市赵台卿。载酒何时得，离肠尽日萦。浮沈杂鸡鹜，寥廓谢焦明。闻道吹簫逝，俄然撤瑟并。弥天身一戢，注海泪同倾。寂寞论青简，飘飘隔素旌。垂天迟大鸟，跋浪尚长鲸。极目招魂地，芳风想杜蘅。”此诗即仿环天诗人之体，五言排律，今人为之者殊

寡，以读书少而学不足也。然宓甚喜此体。（前举王国维先生《降裕皇太后挽歌辞九十韵》，实是佳诗。）兑之为王湘绮（名闾运，字壬秋，湖南湘潭人。）先生晚年之弟子，（曾撰《王湘绮先生诞生百年纪念小言》，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二百六十六期。宜参阅。）其与环天诗人之交谊，则在师友之间。兑之博学能文，著述宏富，又工书法，善画山水及梅花，合乎吾侪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文人之标准。兼治西籍，并娴政事。其于学则邃于史，掌故精熟。所编辑之《时代文录》（一部二册，民国十七年北京广业书社印行。）一书，予推为善本。兑之与予同庚，前年冬，曾相约偕刊《四十诗集》，今子集竟先出版。然兑之之诗，博雅渊醇，固远非予所可及也。予最爱兑之所作《辛壬咏史诗》前后二十四首，曾倩其以锦笺写贻，供我玩读，今录于下。此诗盖始于民国二十年（辛未）“九一八”沈变乍起，至民国二十一年（壬申）春三月淞沪战终结为止，其事（所谓今典）当为读吾集者所能识也。《序》云：“辛壬之际，读史自遣。意有所触，辄系以诗。旷览销忧，翻滋孤愤。略不诠次，联袂忽忘。若云讽谕，非所拟也。”诗云：“驰道初成白骨邱，况看夹道起来楼。汴京士女空翘首，又见君王向蔡州。”“丈人河北尽求官，十郡荆州女婿难。不待吹箫先受录，一时鸡犬累刘安。”“百万修宫进一阶，西园金帛溢成堆。只应台省诸郎贱，迫向荒郊采稻来。”“将军殉国骨成灰，总督犹求旧节来。九十年中仍一梦，吴淞潮水至今哀。（原注：陈化成、牛奎监。）”“江陵敌骑逼城闾，天意如何五厄频。系马凤皇楼柱下，伤心玉轴已烟尘。”“正气凋元司兆士崩，唯将敦朴望中兴。永嘉风俗衰陵甚，说论吾推干令升。”“功成北伐毁元都，唯有萧洵泪眼枯。谁信秦淮呜咽水，而今一例塞菰蒲。”“春深镜殿影迷离，连臂《回波》舞有词。何必周仁求不泄，尽教行乐外人知。”“社鼠城狐窟穴深，日闻崇恺斩奢淫。繁华已甚邱墟渐，记取韦庄《秦妇吟》。”“五郡三州有别离，越禽代马惜参差。王褒不绝周宏让，异国论交事可师。”“三窟安然蔽一身，作鲜卑语可通神。世人若羡王彭祖，嫁女先求务勿尘。”“没腕秦川血不收，当时倚柱羡凉州。凉州列将东来日，但见藏金学董侯。”“裂裳缚起纷纷，恶少椎埋自一军。狭巷短兵殊死斩，义声高唱入青云。”“铁马盘陀重两銜，不如绛衲两当衫。男儿死敌寻常事，战后沟渠白骨才。”“借符骂境计全输，诅楚为文气太鹿。他日敌军来压境，盈廷仗马一言无。”“关中诸将日乖离，此事何堪敌国知。屈毛纵无王买德，也应驱走义真儿。”“消息多时疑信间，孤军绝塞事艰难。崇祯新下褒忠诏，赐祭才终第几坛？”“枋头讳败学桓温，时尚难容直道存。谁是《阳秋》真晋史？欲全门户只无言。”“国危诸将尚猜携，事后方知悔噬脐。千古奇男王保保，操戈无奈李思齐。”“王敦死去付安期，断乳才能几日儿。大事尽须关竖子，近来时事便

堪知。”“割据犹思保一州，行台新建俊贤收。范隆未必降元海，石勒甯能用右侯？”“应昌庐帐仍归北，大石林牙又向西。他日史家证遣佚，不知何处觅余黎。”“一言殷铁碎刘班，府吏台宫互往还。卧疾犹思除异己，只争名利后先间。”“谢公只办游山屐，刘尉曾无却敌笏。试上铜驼街上望，依然冠盖满京华。”

○二十七

知友皀公以小说名于时，（予尝推为今日中国作小说者第一人。）始予未识皀公，于天津《大公报》中读其所撰小说《人海微澜》而善之。（参阅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四十八期，民国十七年十二月。）由是寻访订交，后又为该书作序。（录登《学街杂志》第七十三期）皀公名潘式，字伯鹰，安徽怀甯人。少从桐城吴闾生君（吴汝纶摯甫之子，门人称曰北江先生。）学，经史湛深，文辞渊雅，故其小说亦恒高人一等。续作有《隐刑》、《强魂》、《稚莹》、《残羽》、《蹇安五记》等书，中颇不乏宓个人经历及言谈所供给之零星材料。初皀公撰《人海微澜》，偶拈北京女高师同学录，得海伦之名，取以名其书中之人。（书中人（男）名邨彦文。）其后予又介海伦与皀公相识，故予诗《故都集》（本集卷十一及卷十三）中所述之行事及心情，皀公知之最悉，时时深致慰藉。予与海伦固皆甚感皀公者也。皀公诗予最爱其近作《赢得》一首，深至悲凉，包融无限，可云独造。诗云：“情海为田又几荒，心魂惊定但茫茫。身如涛底沙中粒，卷到人间陌上桑。寸寸凄凉惟自验，迟迟晷刻耐渠长。可怜滴尽疲鹃血，赢得诗篇渐老苍。”古语云：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夫诗与史实皆极耗费之事业，盖牺牲许多时间、金钱、精神、物质，结果仅积得一丝情感，一点经验。写以妙文丽词，纵能惬意合律，亦不过寥寥三五句，区区数十字而已。亚里士多德谓诗著普遍，而史记特殊，故诗高于史。由是以言，诗比史更重归纳，更严选择，则诗比史尤为耗费多多。然惟其耗费至极，乃诗之所以最可珍贵欤？吾今之意，盖谓诗之所以耗费，不在其作成一篇之时力，更不在排印诗集之工本，乃在造成诗人情感经验所需所耗者至于如彼之鉅。李思纯君《柏林杂诗》（见《学衡》第十四期）论贝多芬 Beethoven 乐曲云：“能将酿蜜供天下，辛苦黄蜂莫自哀。”蚕吐丝，蜂酿蜜，尚属本能之动作，诗人之辛苦应更遇此。皀公其知之矣。皀公于民国二十年春（时予方游欧洲）以无辜被逮，由北平解送渾阳，羈禁于该地宪兵司令部。经友人代白冤诬，乃以人事错杂，恩怨纠纷，挟持报复，公私莫辨，在狱历百余日，始得还复自由。其间困苦备尝，幸未伤及体肤。牢愁所积，发而为诗，凡一卷，曰《南冠集》。（载登《学衡杂志》七十六期。）中多佳篇。外此皀公所作，予最喜其《拾煤核诗》。此诗作于民国二十年冬，（时在北平）《序》云：“故都举

火，多碾煤令碎，调以黄泥，团之如荔枝，名曰煤球。贫者岁暮往往就富人墙侧，搜其烬余，积而燃之，俗呼曰拾煤核。慨焉兴悲，为诗云尔。”诗云：“雪漫天，风撼壁，朱邸沈沈临道侧。绣围暖护玉楼人，蝶台花娇正无力。弃煤委地出香厨，屋后贫娃来拾核。褐衣不掩胫，俯行雪满脊。承筐是将，爰罗爰剔，旋拨残灰挾碎石。远视茫茫但一白，蠕蠕渐近分形迹。自言大雪无人争，喜气轩腾动颜色。我行前致辞：适可而止君其归。贪多忘却北风烈，肌肤冻破爷娘悲。呜呼！辽东雄县称抚顺，本溪湖水明珠润。铁索凌天星斗高，钢机凿地雷霆震。谁令拱手事虾夷？十万为奴食残烬。（原注：本溪湖煤矿，乃露天才采取，可知蕴藏之富。劳工皆上著也。）往事伤心汉冶萍，开滦更仰英人。天之锡我何太丰，我自不臧天所忿。东倭举国肆狂氛，痛见炎黄血霜刃。墙根拾核未云悲，忍说他时无一寸。覆巢安望卵能完，一例朱门会同殉。江草江花句尚新，杜陵忠骨久成尘。时危空负乾坤大，我亦长馋抗饿人。”此诗语意沈痛至极。顾皑公则自喜其民国十九年冬在浑阳描写滑冰之作，题云《晨起独往万泉河冰嬉观沿岸木稼》。诗云：“寒日不成晖，苍茫笼晓雾。携我双冰刀，驾言划冰去。浅尝殊未可，险境窘高步。凭陵睡龙惊，蹴踏老蛟怒。沈沈十丈底，牙角森欲露。颠跻身若浮，摇兀口愈去。危行一失足，馋吻吁可怖。艰难减旧非，盘错启新悟。豁然天地开，六轡若在御。想像京洛间，明妆集珠履。郁郁云霞起，轩轩鸾凤翥。斜飞燕入梁，微笑犀出瓠。虬髯倒立戟，嘉会非吾预。王乔蹑飞舄，变幻多仙趣。光武指滹沱，气振千军渡。紧余续皑胫，跋蹶何所慕。奉身遇九折，岂望要津据。腾腾螭虎意，久成坐误。思欲踏层冰，直上河源路。玄圃亦非遥，耸身得飞度。推排星汉胸，磅礴快一吐。尘侵仙骨重，高视转凄楚。徘徊忽已倦，照眼惊玉树。枝柯眩生缣，楼阁迷指顾。六丁辟鸿，弥望积寒素。兀兀还独归，琼屑纷无数。岂有好事人，追余践履处。”自注解题云：“木稼之名，见《汉书五行志》。冬日严寒，雾气着树枝，凝为雪珠，累积成针刺状，弥望皆白，如玉树琼花。北方尤多见之，诚奇景也，俗呼曰‘树挂’。昔崔东壁尝有赋纪之。”

○二十八

皑公自喜此诗，盖以其描写滑冰，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也。惟就此点着眼，则凌宴池君之《冬夜北京饭店偕夫人启兰看跳舞》诗，实胜遇皑公之滑冰诗。《宴池诗录甲集》及凌君为诗之宗旨、方法，予已另为评论。（见本集附录，原文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二百七十九期。）兹录凌君观跳舞诗如下：“烁电成监照针粒，截橡作地胜<毛>。帘幕密贮万斛春，不知冻月妻城阙。衣桁自挂薜荔裳，鞋纳刀鞬领穿结。镜中孔雀竞开翎，自顾犹惭形见绌。暖知热火香疑麝，乡玄动啼禽鼓挝羯。饥啖甜食贵比珠，渴吸苦饮甘同蜜。琉璃盏外肉屏围

，争舞自开何倏忽。趁声赴拍步学狐，进退低昂眩一瞥。足音渐促急管催，人海回旋苦牵掣。筛风弱柳腰自摆，笼烟暖玉手相捏。背影私语坠香帕，横波微睇踏罗袜。是谁辟此不夜场，目成无禁狎无罚。西方气味美人戇，雪肌袒露非媒褻。处子搂抱色相授，安事牖墙与窥穴？年来懒逐邯郸步，兀坐任嘲却克戔。纵观步武瞻风姿，笑其细君品优劣。熨发点唇争相媚，悟在情场非理窟。蜂颠燕弹即文章，春无花草成冰铁。追欢合让狂童狂，适意当学哲人哲。睡魔驱客送先归，鹊起鸡喔霜疑雪。”通篇字字句句皆着力，以锻链典雅之旧辞藻，写新奇之事景而极贴切，到底不懈，实为难能。予又喜其《冬日偕启兰赴燕京大学》云：“门墙矗矗上过肩，地化乡玄歌俗已迁。雪掩修蛾沈远岭，泉藏妙舌涸低田。风前双载车迷辙，灯畔高谈斗插椽。炉火殷红帘幕重，不知园外是荒烟。”久居北平西郊，或由城中来赴茶会或晚宴者，试思其所写是否真切？第五句写汽车，六句则状西式之柱擎灯，故曰“斗插椽”。此句实出黄山谷。予先读宴池之诗而后为友，彼此深喜其作诗主张、方法之相合。然宴池诗“以新材料入旧格律”，不特情境真切，且词藻典雅，每字每句皆有出处，其工力远非予所及。某次宴池来函有云：“诗无他秘诀，只有将真情、真境深入显出的做去。说事、说理直来直往，只有言情是用曲线，因情本莫糊恍惚。譬诸儿女言爱，口中说破，其味反短。不过教人循曲线求之，亦觉其字字不落空。诗重情感，而不重理智。理智太透彻，便没有诗。故诗家莫不是痴人，至少要带几分痴的成分，因痴即真之表现。油头滑脑之人，只能作浅语；利欲薰心之人，只能作假语，可以欺世，而不能为识者道。不过用字、用句，全仗工夫。有组织之浅语假语，尚不失为诗，无组织之真话，则去诗甚远。”此函可与《宴池诗录甲集自序》并读，以其互相发明也。宴池未刊之诗，予最爱其《甲戌重九独登北海白塔，并坐揽翠轩》二首：“侧帽步层磴，兴为良辰鹭。塔自秀孤耸，人更爽环顾。俯览九重小，莫辨千街互。郁郁万绿丛，斜阳射丹堊。伊谁嚶淡墨，进向遥岑吐。败荷敛无迹，澄波犹飞鹭。打桨艇子来，命俦依所慕。揽兹象外幽，弥愜闲中趣。廿年三度登，足健欣犹故。频逢六合昏，未昧寸心素。啸咏答重阳，及今无风雨。”“小轩茗冷，坐对西山久。长疏竹叶杯，未为黄花寿。秋风来无端，吹我成老丑。碧海磨青铜，白云幻苍狗。空象斩澄鲜，身心究谁有？今日争鹭新，明日纷成旧。旧者人易忘，新亦谁不朽？独此渺予情，淡月透高柳。”故都风景之美，为东西万国之人所共称。予多年目中所见、心中所感者，宴池此诗能代写出。宴池以诗人而兼画家，两艺并高，故其诗善于描绘景物。技术精工，所成者真切美富，可比英国前拉飞叶派之罗色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。（参阅《学衡杂志》六十五期窘撰《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文》，本集卷末八八至九〇页仅录其一

小段。)

○二十九

以诗人而偶诗人者，朋辈中惟徐英（《澄宇》，湖北汉川）陈家庆（秀元，湖南宁乡）夫妇。其新婚祝贺之篇章，已录入本集（凡称本集，均指《吴宓诗集》。）卷九，珠联璧合，可为欣羨。癸酉春，澄宇之《天风阁诗》与秀元之《碧湘阁集》（诗词文）同时刊行，（二集皆上海四马路华通书局印售，实价各一圆。）且互为题辞。澄宇诗尚唐音，大雅正宗，本师瑞安林损（公铎）评曰：“雄浑典雅”，乡前辈樊增祥评曰：“沈雄高逸”，皆可以概全集。岁丙寅，予始识澄宇，以姑丈《审安斋诗集》赠示，谈诗即合。唐宋优劣，予另有论；澄宇治学精勤，著书矜链，（有《国学大纲》等书，均上海华通书局出版。）持此以为唐诗，空疏之讥必可免矣。澄宇《天风阁诗》今录数首。《诗礼》云：“发冢延诗礼，儒生信可哀。况闻干汉禄，犹待拨秦灰。碎义伤今古，逃名几往回。党同兼妒道，大义亦微哉！”按澄宇尝有《近三十年国学概评》一文，语颇惊众，其实真有心人，好学爱国，而志于道者。多年厕身学术教育界，目击种种，未有不深切悲感伤怀者也。《奉怀林先生（本师林损）北平》云：“东越林夫子，穷居道益尊。犹龙曾一叹，歌凤更无言。德行千秋事，生徒四海存。自怜狂简士，风雪忆师门。”此诗可见渊源。《芜词》八首，作于民国十八年己巳，盖当北伐成功，西山谒墓之后，遽有讨桂之役与中原大战。细绎尔时国事，知义山《无题》、冬郎《香奁》之作，必皆有所指矣。《芜词》云：“蛾眉亦自有穷通，回首芳华梦已空。初卷珠帘人似月，忽临宝镜鬓如蓬。鹊桥待渡知何日，鹏海难期惜下风。掌上云英犹未嫁，肯怜罗隐老江东。”“谣咏纷纷辩有无，苦妨南海误明珠。为怜绿水新声老，却怨黄昏旧约孤。长使好花空入镜，忍教雏凤不栖梧。微闻蜡炬焦心后，夜夜临风泪与俱。”“粉黛飘零剧懊依，关河风雨忆离踪。残红袖底经年泪，攒碧眉端去日容。欲借纓玄成别调，难凭燕语话幽。可堪孤馆虚衾夜，募断巫山十二峰。”“十年横海照惊鸿，钗钿裙裾异国风。别微波非洛水，枉寻幽梦入吴宫。春容蹙损双蛾绿，玉腕抛残一豆红。莫忆云敖仟袂舞，蓬山何处凤楼通？”“宏农姊妹总温柔，号淡秦浓各自山。从古门楣重生女，于今夫胜封侯。依风杨柳花争，入水轻萍化未休。不信流光难暂驻，霓裳歌舞动高楼。”“天台艳侣又重遭，前度刘郎自豪。已逗行云成暮雨，俄闻农李代夭桃。湖中秋藕丝难断，水上文鸳梦枉劳。会罢瑶台成寂寞，红楼低处彩云高。”“迷离仙迹未容探，弱水蓬莱一镜涵。石壁倚云封夏绿，楼台经雨秋蓝。蹉跎凤女天边驻，飘泊鸾皇月下骖。一事人间劳怅望，欲将微命效春蚕。”“一夕西风透碧窗，红牙拍遍未成腔。回文织锦情非一，绮梦回温影不双。题鹄能鸣悲蕙草，芙蓉待采隔秋江

。芳心暗惜朱颜好，愁引菱花对玉。”外此，澄宇之诗，予最爱诵其《海上谣》。《海上谣》云：“海上红尘一百里，琼楼珠阁连云起。华夷士女十万家，日斩繁华夜旖旎。电炬莲心百色光，云裳锦钿十二行。娱乐争趋跳舞所，蜂媒蝶使恣猖狂。搂腰连臂翩翩舞，舞态琴声各悠扬。舞后别寻大餐馆，‘沙利文’（Sullivan，又名Chocolate shop。）与‘一品香’。（原注（下同）：皆番菜馆名。）东方既白始入寝，红罗锦帐效鸳鸯。鸳鸯同宿不同命，卫女何郎夕夕更。日暮相逢大马路，（即南京路，海上繁华中心。）摩登红粉不知数。飙轮倏忽急如电，咫尺相逢不相见。‘先施’‘永安’十万镫，（先施、永安，两大百货公司。）遍照莺莺与燕燕。龙马水车纵复横，‘卡尔登’又‘大光明’。（卡尔登Carlton、大光明皆著名影戏院。）《笑声驾影》（影片）惊心目，《誓海盟山》（影片）总赖卿。银幕（影片所映之幕谓之银幕）千回与万换，个中滋味明星玩。（影戏演员番名明星。）同来海滨摄靓影，未妨偷涉银河畔。银河不渡星不明，谋生那复计令名。从此银河一勺水，无数明星比晶莹。别有明星（黎明晖）擅歌舞，春风一曲《毛毛雨》。乃翁（黎锦晖）高奏‘环我’，Violin（一译梵阿铃，番人乐器名。）万人争看好眉妩。遂令海上父母心，只重歌舞爱黄金。黄金能令妍媸变，黄金能买如花面。坐使无盐成绝色，郭家丑女（按指Elsie Kuo。女士，父为永安公司主人。）亦名媛。名媛竞赛动一时，万人空巷瞩蛾眉。可怜倾城与倾国，倾人如梦复如迷。马路别开新世界，毕罗千奇与万怪。无数明星与名媛，遍筑人间脂粉债。脂粉成阵复成云，花气百合昼夜薰。朝入秦楼夕楚馆，回鸾去凤何纷纷。驰骤同向菊部来，‘丹桂’‘天蟾’‘大舞台’。（三戏院名。）此际摩托动地走，此时歌管沸天开。歌管沸天听不足，别寻章台顾艳曲。章台柳色等闲看，风貌华年暗中换。百里洋常豪奢，天长地久夜漫漫。明年王母会龙华，花光钿影斩璀璨。却愁王母易朱颜，握手红尘聊一叹。携取江南锦绣春，化作碧海红云散。红云散后海水咽，中有贫民泪与血。怒涛尽作不平鸣，寂寞繁华那可说。咫尺天上隔人间，阑里桃花阑外雪。将雪化水灌桃花，桃花未落水先竭。”此诗顽艳悲凉，末段尤胜，盖将全中国人民之苦，□□之祸，与上海租界洋场之繁华荒淫，两两对照，指明彼此间之因果。大劫当前，语重心急。而词笔振起，高唱入云，与韦庄《秦妇吟》可谓异曲同工者矣。澄宇《海上谣》可比王越君之《主与驴》篇，下节另录。又“九一八”国难起后，澄宇哀时之作，如《洛阳杂诗》（自注：壬申二月）等，亦可称也。

《碧湘阁集》词胜于诗文，录词一首，以见渊源。盖刘子庚先生（名毓盘，浙江江山人。曾宦秦中，任国立北京大学及女高师等校词学教授。民国十七年七

月二十五日逝世，年六十二。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四十三期，有赵万里撰《悼江山列毓盘先生》可参阅。）乃碧湘之本师也。《水龙吟题刘子庚师噙椒室填词图》云：“月明笙鹤瑶天，素琴弹出幽兰谱。玉台魂断，银屏梦冷，哀蝉重赋。秋雨闻声，春波弄影，碧城何许。怎灞陵亭畔，西风残照，多半是，愁来处。莫说龙飞凤翥，好江山、可怜笳鼓。凭栏试望，莼鲈故国，杜鹃心苦。白社联吟，黄炉载酒，鬓丝无数。愿苍苍留得，巍然一老，作词坛主。”

○三十

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第二百六十九及二百七十九期）中，评卢葆华女士小说（《抗争》）及新旧诗集之文，实皆出皀公手，当时固未知诸集作者为何许人也。予以皀公评《血泪集》太简短，故为增补一段。（见本集卷末第一二四页）皀公评《飘零集》文节录如下：“作者锤链之功虽未稳洽，音节之美虽未尽谐，然于其直抒胸臆不伪不僻之处，则极认为学诗应取之态度也。其第十一页《飘零》云：‘数载同林竟各飞，飘零身世叹多违。乡情羁思愁无那，忍听枝头苦劝归。’此离之音，哀怨满纸。第十六页《咏蔡廷楷》之作云：‘倭奴独抗足于秋，血战申江苦未休。岂是霸王真盖世，同观壁上尽诸侯。’夫惟诸侯皆畏怯作壁上观，霸王乃独沈舟而战，正其所以为盖世。此诗正言若反，殊觉措语甚工。尤使人爱诵者，则《燕京奇墨盒与诸子并镌小诗》一首云：‘孤征江海五年余，壮业仍惭此日虚。为问黔南小儿女，涂鸦能作几行书？’竟是波澜老成之作矣。吾人深知云、贵、川、湘各省，以山川之奥衍，其人多负奇倔之气。合观三书，及作者照像，可知其人为热情奔放，气魄甚豪，而才干又足以举其意向，是以含痛虽深而终能决然引去。此诚昔日深闺弱质之所不敢为，而表现新时代之精神者矣。夫文人之造诣，半赖天才之修养，半亦赖生活之波澜有以助成之。若以感情之痛苦而言，作者两度伉离，诚不幸矣，然此独非所谓生活之波澜乎？古人功业成就多在四十以后，作者方值盛年，苟能经验痛苦，深思曲喻，究其症结，达之文辞，则他年所作，自必有更进于此者，可断言也。”

卢葆华女士之词，兹录《采桑子》二阕：“孤征万里缘何事，为爱莲花，为爱莲花，咫尺天涯望眼赊。颦眉莫问愁深浅，瘦了芦花，瘦了芦花，怨尽西风怨落霞。”“这番相见华容瘦，喜上眉头，苦在心头，半是娇嗔半是羞。香闺寂寞深秋后，风也清幽，月也清幽，别有相思一段愁。”二词均未刊入《相思词》集中，盖癸酉深秋在故都所作也。

○三十一

《声越诗词录》一卷（合刊），浙江嘉善徐震堦（声越）著。民国十九年仿宋排印本，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第百五十八及百五十九期）有胡士莹君（宛春

）评文，论之甚详。声越毕业南京高等师范，（曾从宓受课）又静居用功多年，深通英、法、意各国文，广读西洋批评论集，且偶译白璧德师及圣伯甫（法国文学批评大家 S a i n t e B e u v e）之文，及拉丰丹、拉马丁（均法国著名诗人）之诗，以登《学衡杂志》（第十八及三十四期等）。故声越之诗词，亦婉挚而富新意。宓于声越诗，最爱其《秋怀》短篇云：“艰如危栈陟羸纲，疾似浮云蓦雁觜。当时遥望三神山，到手不值一杯水。十年残梦泊团焦，柳巷西风耐寂寥。败绿疏黄俱当意，桐阴研墨写《离骚》。”此诗写浪漫心理最工。幻生 I l l u s i o n 幻灭 D i s i l l u s i o n，前者难而迟，后者易而速，如是如是。又《丁卯除夕汉书》三首，其二云：“人生一岁一除夕，但觉年来事逾难。梨栗旧情犹在眼，葫芦新样不能翻。境从悟后偏增恋，梦欲醒时且暂欢。一例流光随逝水，任渠烛泪滴铜盘。”此诗五、六两句，予甚爱诵，曾用入吾诗（卷十三第九页。）至声越之绝句，亦录《杂题》一首云：“未买人间媚俗丹，置身惟觉梦中宽。倩人昼作衔芦雁，到处盘旋欲下难。”

声越词亦录二篇。《浣溪沙》云：“闭户春寒漾鬓丝，伤春岂待落花时，为谁消损为谁痴。常道者番真已矣，未成抛掷又相思，不辞憔悴没人知。”《鹊踏枝》（一）：“往事千端无说处，今日相逢，抵死留君住。车马恩来又去，垂杨直是无情树。学啮春莺无好语，强诉欢惊，先自伤心许。依作飞花卿作絮，天涯况值连江雨。”（二）：“门外春阴天尺五，握手相看，共慰飘零苦。语罢绿窗容易暮，当年各被闲情误。不作飞绵终委土，茧栗梢头，已被流莺。明日阳开西去路，斜阳草树无今古。”按声越亦学词于江山刘子庚先生（毓盘），故集中有《踏莎行》（哭列子庚夫子），所以志渊源也。

○三十二

顾随君（字羨季，河北省沧县（旧沧州）人。）所为词，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戛戛独造，有《无病词》、《味辛词》、《荒原词》、《留春词》（与《苦水诗存》合刊）诸集，先后印行，予昔年曾于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七十三期）中为文（见本集卷末一〇八至一一二页撮录）评赞之，其后始与颇君晤识。今录选其三词为例，皆《味辛词》中之作也。《木兰花慢序》云：“宵深归来，独过桥头。戍兵呵夜，冷风挟沙扑面，飒飒然，疑非人世也。”词云：“又沈沈醉也，却独下，酒家楼。忽一阵风来，惊沙扑面，冷彻棉裘。街头路镫焰小，正青磷数点乍成球。渐见幢幢暗影，似闻鬼语啁啾。心忧欲去又迟留，春夜冷于秋。恨如许悲凉，全非人世，直是荒丘。悠悠上天下地，有不知我者问何求。我问红桥春水，谁教无语东流。”《意难忘纪梦》云：“回首生哀。恁分襟意绪，卧病形骸。依依花落尽，点点缀苍苔。多少事，没安排。便地角天

涯。记那时，残阳冉冉，正下楼台。清眠梦见君来。似春阳乍暖，照进空斋。嫣然才一笑，蓦地万花开。春甚处，费疑猜。敢尽在双<思页>。梦又醒、窗前漠漠，只见尘埃。”《八声甘州哀济南》（民国十七五月作。二首录一。）云：“记明湖最好是黄昏，斜阳射湖东。正春三二月，芦芽出水，燕子迎风。城外南山似幃，倒影入湖中。醉里曾高唱，声颤星空。此际伤心南望，有连天烽火，特地愁依。便梦魂飞去，难觅旧游踪。绕湖边、血痕点点，更血花比着暮霞红。凭谁问、者无穷恨，到几时穷。”

〇三十三

广东嘉应州为黄公度先生故里，入民国改梅县。今王越君（见下四十三条）与李素英女士，皆此邑人。李素英女士肄业燕京大学，尝从予受课（翻译术。）其诗与词均卓然独到，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。所作苍凉悲壮，劲健幽深，而词较诗尤胜。诗有《西蜀有大鹏》长篇，盖因读《碧柳（吴芳吉君）集》，即仿其体，以吊碧柳者，已刊入《白屋遗书》中。李女士从顾随君学词，故颇肖其师体，然价值光辉自在，实可称今之作者。兹录数首。《西江月红叶》云：“憔悴无非忧世，千山眉黛低长。待邀落日共飞觞。醉抹弥天锦浪。万事从今撒手，乘风欲返仙乡。留将红泪染秋光。水底人间天上。”此词声情激越，末句尤高唱入云。《八声甘州骆驼有序》云：“骆驼行闹市中，目光茫然。若苦人间冷酷，反不如沙漠之温热者。”词云：“爱平沙万里独闲行，对空际凝眸。看长虹高卧，天涯清景，海市蜃楼。夕照双峰屹立，安步似王侯。胜五陵年少，驷马轻裘。举目河山迥异，笑蝇飞蚁逐，滚滚如流。甚凄凄漠漠，人海等荒邱。愿担当千钧垢秽，喷清泉洗尽一天愁。重回首、远山烟霭，归思悠悠。”按此词作于民国二十二年春，东北丧失、伪国成立之后。李女士诗词中，恒多忧时爱国之意，英雄壮怀，追步辛（稼轩）、刘（改之），今不及录。

《贺新郎上海之夏及夜之一隅》，凡二首。其一云：“大地谁冶？望皑皑长空肃穆，天高云下。莫想粉墙纱窗外，会有江山如画。只一片声喧车马。苦忆年时烟雨梦，是湖光柳浪间平野。诗意思，已难写。

无端心绪浩如泻。问群蝉争相怨詈，几时休也？若得槐阴三五树，愿作南柯梦者。待醒后微风深夜。千古凄凉情味厚，对旁徨幻灭皆难舍。星数点，自闲暇。”其二云：“蹀躞南京路，‘大光明’铿锵琴韵，清歌穿户。亿万银星与观众，同把人生裸露。问离合悲欢谁主？转眼大千成素幕。但痴痴哭笑自今古。空有恨，奈何许。哥儿另有销魂处。想纤腰柔柔被拥，凝伫几度。绿裙红唇灯影乱，似有骷髅伴舞。怪满眼腥风血雨。电炬如蛇天半赤，倚高楼静夜临黄浦。摩托卡，来又去。”此二词极回肠荡气之致，可与徐英《海上谣》（见上二十九条）比较，在作者则另为一体矣。《瑞鹤仙逆流集自序》云：“正江天

深碧。望汹涌新涛，嵯峨几尺。千帆一片白。趁群鸥飞舞，去何太急。长风如翼。剩孤舟、中流湍激。但双桨寸寸伊邪，却爱水洄波逆。更得，前程幽渺，独往寻源，古今交织。本无陈迹。挥汗笑，努全力。有青山伴送，斜阳煦照，荻港垂杨堪摘。看月明路转峰迴，豁然无极。”此词隐括现今时代之事象精神，显示作者之人生观，深曲盘健，具见才力。《逆流集》乃作者诗词集之编成待刊者，盼其早日出版也。（李女士兼工为英文诗，又撰长篇小说曰《容的一生》，载登《文学季刊》。）

〇三十四

吕碧城女士（字圣因，安徽旌德人。）《信芳集》（诗词游记）一卷，民国十八年出版。（其后又有增改，印成中国书式，分钉二册。中华书局印售。）晁公（署名孤云）作长文评赞之，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第九十一至九十二期。）大意谓作者才情横溢，蕴蓄深富，独得风气之先，漫游大地。遂以其根柢于世家之旧学，溶于欧美之新知，优于天才，饱于世变，复得山川之助。故其所作，可以上比李易安，而又别辟蹊径。其词较诗尤胜。所具特点为“能新入旧，妙造自然”云云。予平日论诗（词同）恒主以新材料入旧格律。予又曾游欧洲，有《欧游杂诗》之作，故于《信芳集》中之诗词，独有深契于心，自谓于其技术及内容，颇多精到之评解。惟以晁公已畅言之，故不赘辞。《信芳集》作者自戊辰以来，莫居瑞士日内瓦湖（即丽满湖）畔，时复出游各国。予在欧，以人事促，未及访晤，仅曾通函而已。《信芳集》中之诗，今录二首。《琼楼》云：“琼楼秋思入高寒，看尽苍云意已阑。棋罢忘言凭胜负，梦余无迹任悲欢。金轮转劫知难尽，碧海量愁未觉宽。欲拟骚词赋《天问》，万灵凄惻绕吟坛。”《天风》云：“天风鸾鹤怨高寒，玉宇幽居亦大难。红粉成灰犹有迹，琼浆回味只余酸。早知弱水为天堑，终见灵衣拂月坛。悔过蟠桃花下路，无端瑶瑟动哀顽。”以上二诗，总括作者平生，隐概全集。词亦录数首。《六丑》云：“警银屏好梦，蓦别院繁弦凄咽。试回倦眸，瀛波涵枕角。水远春阔。问几多金粉？大千抛遍，赚众生哀乐。华苦短凭谁说。沟外桃英，篱边絮雪。旧时燕莺能识。叹流光草草，催换今昨。黄梁乍觉。有灵犀清澈。待把闲愁怨，都忏却。仙蛾破茧舒翼。莫温磨更染，艳丝重织。望缥缈、步虚非隔。指碧落、别有星寰可许，倩魂长。高寒处、良夜休怯。折芙蓉在手，天风外，铢衣控鹤。”《望湘人》云：“送征帆远去，孤馆悄归，只怜排闷无计。绣椅空时，锦茵凹处，坐久余温犹腻。银褪糖衣，灰残烟尾，分明眼底。恰如梦相逢，那信伊人千里。红萼新词漫拟。怅伶俜倦旅，岁阑心事。听笑语谁家，暖入翠樽芳袂。倘逢驿使，梅枝折奇，冰雪邮程西北。（西比利亚铁路）不辞化一缕离魂，黏入绡苞寒蕊。”此首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真切典雅，实可为

全集诸词之冠。《望江南》（按此词八首，皆瑞士日内瓦湖畔作。）云。“瀛洲好，知是甚星寰。冠盖都非如隔世，晨昏相背不同天。尘梦委春烟。”“瀛洲好，应悔问迷津。蟾影盈亏知汉历，桃源清浅误蠹人。（参阅《欧游杂诗叙》。）去住两含颦。”“瀛洲好，春意闹湖边。小白长红花作市，肥环瘦燕水为奁。三月丽人天。”“瀛洲好，重贺太平时。（原注：十一月十一日，欧战停战纪念。）远近饶歌传彩帜，万千嫠纬泣缁衣。哀乐太参差。”“瀛州好，衣履样新翻。橡屐无声行避雨，蛟衫飞影步生烟。春冷忆吴棉。”“瀛洲好，辟谷饵仙方。净白凝香调犊酪，嫩黄和露剥焦穰。薄膳称柔肠。”“瀛洲好，笔墨久抛荒。不见霜毫鸛眼灿，惟调翠湔蟹行长。绕指有柔钢。”“瀛洲好，小谪住楼台。身似落花常近水，月临繁电不生辉。顽艳有余哀。”宓按：黄公度《今别离》四章，实为此类诗词之滥觞。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不但描绘景物，又必须表现自我，情意丰融，方合。此《信芳词》之所以为可称也。

〇三十五

描绘欧洲旅途风景，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而其诗作成又甚工美，风情婉约，辞采明丽，使人爱诵不忍释者，友朋中盖莫李思纯君（字哲生，成都人）若也。哲生为荣县赵尧生先生（熙）之诗弟子。留法，肄业巴黎大学，治文学、史学。其史学专著（一）译色诺波及郎格罗氏之《史学原论》，商务印书馆发行。（二）著有《元史学》，中华书局发行。兹不叙列。哲生尝译法国古今著名之诗凡七十篇（三百七十六首）为一集，曰《仙河集》。（全集刊载《学衡杂志》第四十七期。“仙河”指巴黎城中之色纳S c i n e河。）译笔精确而能传神，即论其篇幅数量之多，又代表法国文学史上各时代，前后完整成一统系，亦吾国翻译介绍西洋文学者所未见也。全集不易取择。今录哲生纪游之短篇如下。《欧行旅程杂诗》十七首（载登《学衡杂志》第十四期，）由成都海行至巴黎，今录四首：（四）“楚客吟《山鬼》，巴人唱《竹枝》。月明神女庙，花发屈原祠。断壁青瑶孕，奔江白练奇。苍苍下秋峡。幽险百年思。”（三峡）（九）“故国青山外，伊人水一方。惊潮撼天地，独客梦苍凉。海气孤烟黑，长空落照黄。遥遥十万里，珍重待还乡。”（黄海舟中寄家）（十二）“布金芜坏殿，说法废遗经。大教犹尘劫，浮温况众生。寥天沙屿小，圆塔海潮明。白马西来客，凄凄向晚情。”（《印度锡兰佛寺》）（十六）“教宗专一世，霸业动千秋。大岛雄澜丽，青山断岸浮。孤峰含石火，远市出晴洲。风利催征舶，何因得少留。”（《地中海舟中望意大利海岸》。）《巴黎杂诗》十三首（并载《学衡》第十四期，）今录五首：（一）“白石红栏影，纤云淡月晖。横空珠树出，跳沫玉龙飞。低亚花三面，婵娟水四围。也堪娱独客，无复念东归。”（《卢森堡园晚坐观喷泉》）（二）“秋林缀星电，落日掩

璇宫。铜马清池冽，金人辇道空。名都丛故乘，骄帝有丰功。归路奔车里，川原碧未穷。”（《凡尔赛宫暮归》）（四）“积翠瑶阶净，明漪夕照斜。凭高百年想，回首万人家。春思看云水，乡心恋物华。江山信清美，故国满尘沙。”（《圣克鲁市小山回望巴黎》）（八）“秋晖满镜湖，殿阁古城隅。旧史铜仙默，游情玉女姝。再来能若此，追忆定何如。逐处温尘梦，留供泪眼枯。”（《重至枫登白露城》）（十一）“乍易箫增客感，彩履逗童嬉。松炬千家烛，花幡万户披。疏钟尘梦觉，灵曲帝心知。归向空房祷，浮生纪岁时。”（《耶诞节》、《圣母寺N o t r e — D a m e 听歌乐》）《柏林杂诗》二十四首（载登《学衡杂志》第九及十九期，）今录十首：（三）“极天华表望中新，照水虹梁两岸春。曾是百年龙战地，明漪如画送行人。”（《晓度莱茵河桥》）（五）“佛祠下万鸦横，铁马铜标压百城。今日来看霸图尽，夕阳金碧一峥嵘。”（《柏林维廉故宫》）（六）“雅典沦亡雅乐衰，风诗盲史茁天才。二千年后丛残稿，中有人文万古哀。”（《博物院中见荷马诗古钞本断叶》）“寸缕排空万窍开，云敖象管走风雷。能将酿蜜供天下，辛苦黄蜂莫自哀。”（《歌剧院听翠妥芬B e e t h o y e n 九大曲。毕有语云：余如蜂然，酿甘蜜以贻世人》）（十）“铁笛横吹大帝悲，珠宫贝阙万年思。无愁不道愁无极，头白王孙逊国时。”（《腓力得烈大帝无愁宫S a n s — S o u c i，帝嗜吹笛》）（十二）“惨绿昏黄宇宙奇，天龙如血女如尸。木鸡脱兔吾难拟，裂管摧弦未可知。”（《观新派舞蹈》）（十五）“渔村水驿画芳菲，湖气蒸天绿四围。直上离宫三十里，南薰五月拂云衣。”（《自凡瑟大湖G r o s s e W a n n S e e 以小汽轮抵波次丹P o t s d a m 行宫》）（十七）“不须玉手和糖霜，自饮云英一碗浆。十载浮生有真味。蓼辛荼苦已亲尝。”（《饮苦咖啡、不和糖戏为绝句》）（二十一）“鸠摩不作奘窥死，知也无涯生有涯。嚼饭哺人还自哺，经时埋首一长嗟。”（《晨起译书感成》）（二十二）“黄钟大吕久销亡，却向西天听乐章。四座雷应齐拍手，白鹅金甲事荒唐。”（《观白鹅武士歌剧》）又另附录一首：“奇服深衣百世豪，但丁《神曲》拟《离骚》。切云冠帻藏星剑，内美修能或未遥。”（以欧人中古冠服摄影，戏题四诗。录一。）《东归杂诗》三十八首（载登《学衡杂志》第二十一期，）今录八首：（五）“云岚海气结烦冤，中有喑鸣大帝魂。愿得色仑一怀土，可怜生死撼乾坤。”（《科西嘉岛，拿破仑帝生处。帝有语云：“死后愿葬巴黎色仑s e i n e 河畔杂处吾民之中。”法人卒如其言》）（八）“碧瑶大浪泪千斛，紫翠朝霞天一边。眼底蓬瀛心上影，此愁应尽有生年。”（《舟近希腊海，忆余巴黎旧识希腊少女，阅三日而女归其国》）（十三）“童山四望惨无因，赤日惊沙映黑人。花树垂红楼舍

白，颇怜斯地有微春。”（《苏彝士河南口微有草木》）（十九）“欧风吹荆
勿禅灯，椰树蕉花媚暑蒸。黑面僧伽参舍利，红裙姹女忆摩登。”（《锡兰岛
、哥伦坡市》）（二十六）“青红如绘海山图，瓯粤千家聚一隅。数变阴晴忘
历日，杂居种姓乱车书。”（《新加坡》）（二十九）“林樾周遮碧玉屏，方
池荷芰间红青。葛衣童已知欧语，棕笠翁犹熟孔经。”（《西贡植物园》
）（三十二）“翠蝎琼澜绿四时，仙山楼阁望参差。凭高万里神州路，割尽珠
崖总未知。”（《香港太平山》）（三十五）“沙线崇明十里黄，吴淞烟树列
苍苍。国门一入生凄咽，掩泪神州看夕阳。”（《吴淞口》）哲生归国，即主
子家（《南京》）。旋任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（梅光迪君为系主任）教授
，仅一载，遂即离散。及哲生北游京师，返川定居之后，追忆昔游，更以古体
写纪之，成《昔游诗》三十三首为一卷，有序。（全诗及序载登《学衡杂志》
第六十五期。）今录《巴黎》、《柏林》、《西湖》三首。（二十一）“巴黎
名都会，繁丽压百城。虹腰二百桥，镜水僵河（即色仑河 S a i n e）明。楼
舍极雕绘，夜沸笙管声。铜街粉麝满，玉颊貂清。铁塔起回环，离宫绚峥嵘。
岂惟歌舞娱，真见制作精。雍熙嘉礼俗，宴乐昭性情。登涉园囿美，图史邱山
平。三年跻大庠，负笈愧所成。梦中拉丁区，迹迹疑前生。”（《巴黎拉丁区
，大学所在，余曾久居。》）（二十四）“柏林霸者都，雄郡冠中欧。腓烈迄
维廉，鹰扬谁足俦？广衢扫明镜，文石开岑楼。园囿萃珍禽，湖沼出轻舟。西
郊多精庐，水木轩窗幽。故宫列铜标，戈剑横千秋。乐章歌云檄，法曲神与游
。学海拥百城，文府备九流。超众固曰佳，尚力窃所羞。不见逊国人，英雄空
白头。”（《壬戌游柏林，音乐之美冠绝世界。》）（二十六）“西子如故人
，东归识娇面。游踪秋与春，两度增欢恋。山眉蹙浓黛，水眼动柔盼。稍稍小
桃枝，点颊容华淡。三潭盛荷柳，镜影对芳甸。两峰翠可掬，孤塔远仍见。摘
花上大堤，荡桨赴遥岸。风枝青玉萸，明漪碧瑶练。初观已锤爱，再晤弥深眷
。遂令觥生情，不饮醞醐眩。秉烛及未衰，老至窃所叹。不见西泠桥，钗光照
春半。”（《癸亥甲子两游西湖》）始必足迹未履欧洲，及久后游经旦黎、柏
林等地，一一印证，方觉哲生诗宛如代我而作者。惟予赴欧洲，往返皆由西比
利亚铁路；哲生则皆乘海舟，绕印度洋、非洲以达地中海，斯其不同耳。

○三十六

予《欧游杂诗》之作，兴于哲生之《昔游诗》及杨葆昌君（贵州人。清华学生
，予尝教其英文。后留美，习化学。予苦劝其改习文学，不从。按杨君之尊人
昔年游宦各省，曾作长篇纪游诗，石印二册，固知杨君有所秉受也。）所译摆
伦（一作拜伦）之《王孙哈鲁纪游诗》第三曲 C h i l d e

H a r o l d' s P i l g r i m a g e , C a n t o I I I （全篇及序，载

登《学衡杂志》第六十八期。)按杨君初译此作，用七律体，仅成三首。其稿犹存，录此以资比较。“是否儿容似母容，吾家惟尔爱应浓。安知笑眼朝前别，竟化伤情梦里逢。枕畔长风呼猛浪，天涯无地孤踪。时随故土垂垂远，触目悲欢各几重。”“浮海重来又一回，汹涛识主似龙媒。未期迎我都长啸，是处随君但快催。力竭樯摇危近苇，风驱帆破志不灰。只因无寄飘蓬样，恶浪狂飙着意推。”“丁年放浪有高歌，飘泊都因傲骨多。旧论重随游兴起，奔风宛带阵云过。深思漫理痕犹在，痛泪虽干迹未磨。试溯流光羁旅路，此身遭际只蹉跎。”其后杨君自知其未尽善，乃改用五言古体译成全曲。今观改译者实较美善多多，可知文学必出匠心，有待于试验也。及予作《欧游杂诗》（本集卷十二，）遂决定从杨君译诗之体。（即五言古，每首十六句，八十字。）杨君译全曲百十八首，通体一贯，可称翻译西洋文学之伟举。盖其译笔曲折能达原意，而又流畅，富生动之气韵。今录予最爱诵且与予诗最有关系之数首，以见一斑。（一）“娟娟吾小女，（指其小女阿达Ada）果似襄容否？吾家独尔生，吾爱独尔厚。前遭别尔时，含笑双瞳黝。此别异昔别，期望不复有。归梦倏惊觉，波涛撼前后。天风扬啸声，去去兹出走。出走知何适，时光不我守。入目错悲欢，故土一回首。”（三十三）“明镜碎裂时，分成千万片。片片各相同，一形千影现。愈碎影愈多，厥形终不变。心境恰如斯，事过常留恋。生意已摧残，寒寂无所眷。血性亦无余，愁深翻忘倦。憔悴尚支持，须俟死当面。此痛本难言，外观不可见。”（六十）“向尔重言别，别语徒虚道。谁能真才舍去，如斯风景好。一朝入心目，佳色即永保。长河原可人，讵肯离别早。掉头不恋时，含感深颂祷。奇境或再逢，光辉尤浩浩。若论具众美，极峰难再造。壮丽兼优柔，况复荣名老。”（九十四）“劈路江流急（江谓龙江Rhône，）直出两山间。两山如情侣，析离为反颜。鸿沟分尔我，再合已良艰。宁使肝肠断，亲情总互慳。盛怒推原委，不塞爱潺潺。爱深恨乃极，爱尽难复还。只留凄苦日，生意痛全删。心苦不可说，自讼少安闲。”（百零三）“伊谁不识爱，来此必相知。会使心灵间，蓬勃生气滋。伊谁识秘奥，领会更无涯。都因不灭爱，蕴藏即在兹。世故伪人情，相逼令远离。爱原有天性，不长即将衰。难成无量福，消去少迟疑。绵绵互千古，三光可追随。”总之，读必《欧游杂诗》者，不可不先读握君之译诗也。

○三十七

宓挽陶燠民诗，见本集卷十三。昔陆机年四十，作《叹逝赋》，理深文美。宓甫满四十，而一、二年中，名师知友，丧亡殆尽。（女友则少长，各皆嫁去。）悲悵之余，乃知昔贤为文，固丝毫不苟也。陶燠民（闽侯人，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。）君天资聪慧，学业精博，冠绝一时。其人遭遇闵艰，而感觉灵敏

，性行高亢，故落落寡合，早岁遽以疾终。燠民于民国十九年春，偶作小词数首，予为刊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，今录于此。其时与予屡作深谈，又同习法语，治行装，预备游欧。是年九月，相偕抵巴黎，予迳赴英国。次年（一九三一年）春予再至巴黎，卜互偕游共谈，论究哲理，辨析人情，无不精微中肯。匪特学问切磋，更多生活伴侣之情趣，使予感念不忘者也。其时尚有凌其垠君（字梦痕，上海人，）与刘真如君及予同寓埃及旅馆，亦同此情形。梦痕与宓十年旧交，亲如兄弟。燠民较颖慧，深理解力，而梦痕较敦厚，富责任心。是年六月，梦痕在巴黎大学得哲学博士位，（论文题为《实验方法之起原及发达史论》，甚获学者教授称誉。）先归。燠民（予推荐之于主任教授庄士敦君）往就伦敦大学汉文教员职，予亦经由德国，与海伦及其他友人同返国。梦痕次春北来，尚获一见，逾年遂以劳瘁歿。（时鸟南京中央大学哲学教授，兼注册部主任。）而燠民久后仍返巴黎大学，重治旧业。（语音学）民国二十三年秋，邵循正君函告，已于七月三日以肺病歿于瑞士病院中矣。梦痕所作有（伦理小说）《青年镜》，其前半登《湘君》季刊，宓为作序。（亦录于此）燠民则仅此数词。（未出国前，又作《闽方言考》，载登中央研究院《历史文字学刊》中。）二君以外，尚有清华昔年同级最幼而慧之来世昀君，（湖南湘乡人，朱彬元君之弟。）留美习矿业。“九一八”浑变后，任浙江长兴煤矿局长，尽职御匪，坚勇格斩，以身殉焉。宓于以上三君，皆深敬爱，思作诗吊而赞之。以事忙心纷，久而未就，仅得一诗以挽陶燠民。兹录燠民昔所作词如下。

《浪淘沙》：“独醉不知时，春鵙凄啼。瞳瞳红影透罗帏。残睡朦胧愁似醒，篆缕微微。 卜宁望乱山低，倦鸟归飞。空惊午梦已回迟。落照苍茫天欲暮，往事依稀。”《湘灵瑟游西山归》云：“烟村萋迷，山悠鸦阵低。秃尾驴迟，客同归。 / 垂杨路，轻风吹。丕々渐近柴扉。听寺钟远随。”《定西番》：“春夜香灯如醉，花梦去，风沈吟。漾娥琴。

断续邻嫠宵泣，诉如嗔如怨心。掩抑飘摇犹绝，是余音。”《彳灭字木兰花北海纪游》云。“晚湖轻艇，水佩荷裳摇不定。隔岸山移，画里檐牙渐渐低。

舟儿笑语，疑是邻船风送误。隐约黄昏，悠漾钟声动客闻。”《彳灭字木兰花》：“西窗岑寂，月照孤镫寒欲灭。蟋蟀三更，惊破梧庭月影横。 莫深回首，应已伤情多削瘦。把卷消愁，过目三行又作休。”《河传奇老友杜剑秋》云：“剑秋别久。又朔飙卷地，荒寒难受。尘榻冷檠，壮怀消残孤牖。独吟诗、代美酒。豪谭落月风盈袖。放浪当年，更那堪回首。离恨几时，再濠梁携手擘鸾笺、清泪透。”《一片子意译魏兰P a u l v e r l a i n e》）法国著名诗人秋歌C b b a n s o n d' a u t o m m e》云：“寂寞娥琴远，秋深暮色残。韵哀人意倦，犹自倚阑干。（一解）隐约钟声漾，萧疏觉晚寒。触怀

空怅惘，回首泪潸潸。（二解）漠漠愁魂断，飘浮入急风。恰如黄叶坠，飞舞任西东。（三解）”宓按：魏兰之《秋歌》，李思纯君亦曾译之，（见《仙河集》，前已详述。）今录以资比较。李译云：“秋日梵阿铃，呜咽哀声长。单调疲弱，心摇摇而悲伤。（一解）吾偶闻此哀音，面惨无神，喉哽无声。忽旧梦之上心，颊泪已零零。（二解）微躯恍惚狂风吹。飘摇复凄悲。似彼死叶，随风何所之。（三解）”

伦理小说《青年镜序》

文非至性至情不能作，而小说为尤甚。诗虽主性情，尚可以辞藻艳丽见长，移人于不知不觉之中。小说则写人生俗事，平庸凡近，而又须鞭辟近里，深切入微。苟不以至性至情贯注其间，则如仅存糟粕而丧其精华。又如杂置磁片，盛陈机括，而无力以团结之使厚，驱遣之使前也。故凡小说，皆可名曰写情（或言情）。然小说家之情，必得其正，亦如诗者持也，“持”即端其性情而表示之之义。夫真正之道德行为，皆生于至情。小说之佳者，必寓有平正深厚之人生观。此种人生观为何？盖即至性至情之人，涉历社会之真切经验与审慎结论耳。小说最忌直说道德，最忌训诲主义，固也。然若趋彼极端，专尚污秽卑劣、刻薄刁诈之写实主义，则尤不可。世之陷溺于此，奉黑幕大观为小说正宗者；又或迷惑于此，自视谦然，以年少未尝饱历恶浊社会备见人生惨毒，遂不敢执笔试作小说者，盖均由不知至性至情为小说之根本故耳。惟至性至情之人始能作小说。又惟至性至情之人，始能作写实小说而臻佳美。予尝细考古今中西之小说，比较推寻，深信此说为颠扑不破。故窃谓小说家之资格，可以八字赅之曰：“思深，感锐，情挚，意切”。以此为衡，监之资可也，以此为修养之方亦可也。予屡执笔作小说，而未能有成，予之所短，其在兹乎？予友凌君其垠（别号梦痕，）至性至情人也。予夙与其兄其峻（幼华）同学相知。民国十一年秋，君以兄命，从予于金陵。自是同居共学，息游作伴，昕夕相亲，前后凡二载。君以兄事予，予虽年长于君且十岁，亦引君为惟一契友。凡学问文章之道理，国家社会之问题，天伦骨肉之际，悲欢离合之遭，下及米盐服饰之琐屑，无不谈，而谈之无不尽其意，畅其情。严冬岁暮，予寓宅楼上小室。君之所居，寒梅瓶冻，炉火不温。君秉笔苦思，几忘寝食，成《青年镜》小说。予读而善之，民国十二年为投登于《湘君》季刊。仅见其半，而《湘君》遂停刊。兹值君婚期在迩，予劝其以全书发刊，以作纪念，并附其续作之小说若干篇于其后。嗟夫！《青年镜》之所述，乃凌君涉历社会之真切经验与审慎结论也。君作此书时。年才十九，经验固不能甚丰，技术他日亦更当有进。然君之为至性至情之人，君之思深，君之感锐，君之情挚，君之意切，则为读此书者之所灼然共见。君之于小说，吾卜其必有成也，君其勉乎哉！民国十四年乙丑中

秋前一日吴宓序于清华园荷池西轩。

○三十八

与法国文学结甚深之因缘者，尚有吾友叶君。（字石荪，四川古宋县人。法国里昂大学心理学博士，教授清华。唱和诗词见本集卷十三。）石荪早年即译法国本嘉曼公时党Benjamin Constant之名作《阿朵耳夫》

Adolphe小说，（其书始以心理分析、论述爱情。石荪之译本系北京晨报社出版，佩文斋代售，定价六角。）善以心理观点评论文学。（论文见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各期。）又善言情，体会精微，究析深细，尝译法国缪塞

A. de Musset等人之诗，（登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各期。）自作《轻梦词》六十余首，（选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三百零六期。）皆言情上品，亦皆受法国文学之影响焉。缪钺君（彦威）评《轻梦词》，（全文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三百零八期。）谓其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清新俊逸，得未曾有，且具特色三：（1）每首均有特殊之意境；（2）韵脚之音能与篇中之情感相合；（3）能用西方事物入词，而不失中国诗词之风味云云。宓按诗词佳者必有本事，盖事中寓情，情始生文也。宓最爱石荪未刊之《水龙吟》二阕。盖石荪初娶法国女士，相偕回国，（由沪扈来北平，海舟中与皀公同舟，始订交。）居数年而夫人思乡念切，必欲遄返，遂致分离。此二阕即作于是时。

（夫人于一九三三年暑假回法国去，好事者遂于北平《世界画报》中撰登《记两个悲哀的诗人》，以讽石荪及宓云。）用问答体，第一阕为夫人之言：“几多密意柔情，谁能尽付东流水？神飞故国，魂萦闾巷，闲中滋味。旧日京华，林园胜处，正堪栖止。奈！言殊服，奇风别俗，生将我，心迁徙。惟有从今弃置，置前情、遗忘墟里。依怀郁抑，君襟凄黯，何须追悔。人世飘浮，早经惯习，命轻于纸。只深深暗祝，嫔都淑女，作阿依替。”第二阕则石荪之答辞也：“数年侣伴光阴，如何便尔相抛弃？里昂Lyon旅寄，莎乌Haute Savoie游迹，尚来心底。更有华年，一生春日，我卿同系。况悲欢几历，心期曾共，回思处，能忘未？休说身留异地，待些时、爱同乡里。深沈悔恨，任卿孤独，使卿憔悴。当惜余年，晴明风雨，交相依倚。愿轻躯化作，车前弱草，阻行人驷。”此二词情深语妙，宓读之极为感动。呜呼！自宓欧游归来，国难遽起，华夏形势，日益危蹙。兼有吾友陈逵君（字弼猷，原籍湖南攸县。其前夫人为美国女士，一九三一年分离回国。）与石荪之所遭遇，使宓憬然深自警戒。于是对宓平生所最崇拜之异国仙姝，（参阅本集卷十三第十七页《空轩诗》第十二首及该卷插画。）不得不如但丁之处裴雅德

（Beatrice）者，置之理想天国，而不敢为实际之图谋与想望矣。

○三十九

国于天地，惟恃民德，无之则虽富亦贫，虽强亦弱。而道德者无分公私，无间中外，首在重义轻利。近见某君引顾亭林之言，谓治黄河必先使人严义利之辨，否则徒糜巨款而河不治。呜呼！岂特治河之事，吾中国人素乏宗教、美术，而重利禄，好货财。所谓处世，实即自私。偶或好名，实亦图利。海通以后，未能窥知西洋文化生活之精深本源，但慕其物质经济之强盛，采其重功逐利之学说，于是增长恶风，变本加厉。试观报纸中所载社会新闻，或则假借礼教道德之美名，以为争财夺利之缘饰，（如因家务或婚姻名分，涉讼法庭，皆为争遗产。）或则巧用救国益群之标语，以为投机营业之手段（如商店竞销之广告，）甚至如最近破灭汉字，斫丧国魂之种种所谓文字改革运动，亦以“国难”为根据，为理由，岂不可愤可伤哉！昔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（字华甫，直隶河间人。）开府西京，与民争利，一时南京之旅馆妓寮，皆其直接间接所营。（或云军营厩中之马粪亦出售而取其值。）及民国七年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，入居北京新华门内之公府，乃以三海之鱼出售获利。美国公使购得，特为送还，报纸喧传，中外腾笑。于是丹徒叶玉森君（字荭渔，曾任皖中县知事及银行职务，民国二十二年逝世。）作《打鱼词》（自注：戊午。）咏叹其事，做吴梅村体。词曰：“老渔破笠须眉白，江上年年寄鸥迹。本来射鲋逐潮儿，忽地钓鳌称海客。（此言冯氏开府南京，旋以术乘势，得为大总统。其品德与其职位极不相称。）海子分明太液波，当时惟见六龙过。鹰台日暮君王猎，犹忆梅村海户歌。七十二桥围廿四，上林有福官仙尉。近侍鸾衣摘草花，遥看凤帽褰菱芰。天上何愁碧海干，锦鳞戢戢伏安澜。绿图曾负占灵录，芳饵无忧绝钓竿。双珠偶入深宫梦，依蒲在藻承恩重。便是文鳐不愿飞，若为仙鲤真能控。一自殷墟泣黍油，鲂琐尾感飘流。昆明谁复哀残甲，公子先愁下大钩。果然府海遵齐轨，太息甘泉仍祸水。范蠡争陈万利书，汉昭全付长安市。但见众师日日来，千夫放眼看瀛台。大人龙伯休惊问，男子羊裘莫浪猜。峨车辘辘联翩出，忉利天宫一朝失。正是群飞海水时，奈何殃及池鱼日。碧眼相逢忍割鲜，垂头翻乞外臣怜。零星缀尾金牌字，嘉靖遥遥四百年。生鱼幸返还珠浦，赢得远人腾笑语。灵沼方知众乐难，清冷不许渔歌聚。无复银花九跳，荷蓑归去有余骄。料知醉卧芦根月，犹梦金鳌玉蛛桥。”按此诗有关国史，以新材料入旧格律，堪称佳作。叶君又工为词，且研究甲骨文，著《殷契钩沈》等三篇，刊登《学衡杂志》。（二十四期、三十一期）当时宓为总编辑，视此类文章（谓甲骨文及考证金石、校勘版本、炫列书目等。）直如糟粕，且印工繁费，（须摄制铅版）极不欲登载，勉为收入。乃历年竟有诸多愚妄之人（法国伯希和氏亦其一）远道来函，专索购该二期《学衡》。近且有人取此三篇，放大另印，每册售价数圆（其实仅出五角之微资，购此二册学衡，即可全得，）而《学衡》

中精上之作（即如三十一期中，刘、胡、吴、景诸君长篇论文，）众乃不读，或拆付字篓。此固中国近世学术界、文艺界一般不幸情形，而亦必编撰《学衡杂志》多年，结果最痛心之一事也。

○四十

“九一八”国难起后，一时名作极多，此诚不幸中之幸。以诗而论，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，而文化尚未亡也。统观辛未、壬申、癸酉间南北各地佳篇，应以常乃德（燕生，山西榆次）之《翁将军歌》为首选。此歌气格高古，旨意正大，深厚而沈雄，通体精炼，无懈可击。其序系傲杜甫《同元使君舂陵行》，其诗亦直追少陵及唐贤。惟予细读之，觉其甚肖李义山《韩碑》诗，疑作者必于此规抚。至若香山与梅村，皆欲突过之而不屑追步者矣。《翁将军歌并引》，《引》曰：“上海‘一二八’之役，国人识与不识，皆知有旅长翁照垣者。翁守闸北，率先应战，守吴淞，凭废垒与敌死拒，屹然不为下。及师解，又殿军整旅而退。十九路军之辉誉于世界，翁之力盖多焉。闻其人沈默寡言，尝旅学欧日，于军事无所不窥。近以勋名为僚辈所挤，解职游海外。余惜其去，又为国家伤将材也，因作为歌诗以追送之。余与翁非素识，所言盖天下之公言，非以为私。故但奇知者，不复示翁。”歌曰：“李公昔驻春帆楼，旌旗破碎鱼龙愁。小儿弄舟嬉东海，欲断鳌足覆神州。修罗伸臂自天外，始遏贪吻完金瓯。当时经营颇惨淡，岂谓时会非人谋。榱崩栋折三十载，坐见沧海生狂流。高牙大纛裂疆土，赤眉铜马皆通侯。玄黄龙战日盈野，气尽亚美凌非欧。岂知卧榻有乳虎，磨厉渐欲吞全牛。潜师一夜入下蔡，万里膏腴森戈矛。三军禀令令曰遁，暮渡辽水朝滦州。此时元戎尚镇静，罗列丝管评清讴。中朝大官亦解事，卧阅陵谷百不忧。弭兵惟恃向戌舌，捐地未觉迭羞。扶余渤海吾故土，汉唐余烈垂千秋。尔来流民岁百万，斩伐蒿艾植松楸。卢龙塞断肠翁翁绝，太息烈士无田畴。将军奋身起南纪，志挽日月回山邱。男儿报国自有道，毛锥弃去着兜牟。东穷扶桑西碧海，上研飞鸟深潜虬。归来风雨漫祖国，巫祁正待庚辰收。吴淞江头夜一弹，杳杳天际遮飞舟。戇人噤立色欲死，朝命仍拟和夷酋。将军长啸指须发，剑气喷薄如龙浮。乾坤一掷箭脱手，眼底势欲无仇讐。云蒸雾郁顷刻变，迅流转石雷鞭幽。袒怀白刃向前去，以血还血头还头。长江万里锁废垒，将军立马寒飕飕。兼旬环击不得下，伏尸百步惊沙鸥。沪人咋舌忤且舞，奔走僵汗吟啾啾。挈壶持襦供前线，后归中继无停留。兵残弹尽援不至，犹以殿退庇同仇。呜呼！不见廉颇李牧赵良将，生为逋客身羈囚。又不见长城自坏檀道济，时人悔唱《白符鸠》。骑驴湖上岂得已，乘风聊作扶摇游。豺狼在邑孤在室，虽有奇志安能酬。天凝地万物死，穷寒野哭多鸛鸥。义军十万解甲去，（原注：时苏炳文部甫自满洲里撤退，马占山、冯占海、唐聚五等部

已先后溃退，东北羲军垂垂尽矣。）白山黑水余荒陬。请君为我回辙迹，再整壮土成貔貅。为君勒石刻琉球。”按此诗必曾作注，为清华学生讲授。常乃惠君《论新诗》一篇，亦佳。录如下：“物穷则变新机起，天演枢轴乃系此。余流震荡及文辞，亦复波兴而云诡。四言昌周《风》变《雅》，楚骚汉赋开新纪。建安风骨五言强，六代汲流敝则靡。堂堂李杜并时出，启后恢先称二美。元轻白俗贺仝奇，唐之为唐岂一轨。宋人作诗如说话，微觉着迹缘障理。元明逮清等蝉噪，罗列巴堪娱里耳。近来诗派盛西江，咀嚼空螯钝牙齿。不然古艳张六朝，剽窃生文吓新鬼。国乱民输物力尽，安有精华泄文史！休言博大与雄深，即论偏师亦无几。绩溪博士（胡适）出新意，乞取欧苞续华蕾。著论恢奇动万言，一编《尝试》从兹始。诗人学士本殊道，论虽可取诗不似。大辘椎轮未可訾，君之所长不在是。《草儿》（康白情作）同出胜《冬夜》（俞平伯作），）颇近自然吾所喜。小诗独步有冰心，或谓《繁星》过《春水》。偶然印象非不佳，千篇一律则厌矣。以词为诗刘大白，（其诗有《责布谣》、《秋之泪》、《丁宁》、《再造》等。）解放但觉不澈底。金莲衬底作旗装，步步生姿反可鄙。沫若（郭沫若，诗集曰《女神》）挺出颇尚气，志欲雄肆力不企。譬如寸寸挽强弓，天之所限划然止。从来真力在骨髓，不在行间与字里。汪（汪静之，其诗曰《蕙的风》、《寂寞的国》。）徐（徐玉诺，其诗曰《将来的花园》。）抒情尚热烈，但伤稚弱欠链洗。《渡河》一集（陆志韦作）亦平平，偶有佳什糠间米。白屋诗人（吴芳吉）能立意，意胜未觉词为累。但惜新旧互杂糅，有似西装蒙西子。风会初成体未健，纷纷诗国茁兰芷。小草虽殊乔木材，蓬然生意非僵死。不知何人翻新调，掇拾螺蛤当甘旨。作诗一行定几字，为就敝屣割拇趾。长行字数逾廿余，其中一半惟的底。语法俗事不足道，意快不辞朱易紫。楼台七宝装片段，挝鼓三通乱宫征。居然风气倾市朝，此圣彼哲互比拟。别有文学号大众，口号宣言动满纸。没落篇篇‘布尔乔’，意识个个‘普罗里’。农工瞠目惊符咒，智士扞舌怕捣毁。倘能以此命为诗，歌诀《汤头》尽苏李。吾论新诗如新树，乔木千章起根柢。须令雨露灌柔苗，莫使蝗蝻伤嫩蕊。今之新诗甫十稔，已见萌芽啮蝼蚁。旧统已溃新未成，诗运国运亦同尔。何人起衰振绝代，巨刃摩天创壁垒。歌诗要歌民族魂，不作呢喃儿女体。雕饰去尽露天然，余味醇醇似醇醴。民谣蒙诵皆材料，读到老妪都可解。有诗如此始真诗，此意河清恐难俟。眼高手低古所讥，吾责诸人无诸己。我诗似论不成诗，但借古风抒鄙俚。诗成雪泪望将来，早见韩潮与苏海。”按此篇议论正大，而格调高古，有清新自然之致。以上二诗刊布后，久久，予始得与常君晤识。常君又有《故都赋》（《并序》）之作，予以刊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第二百八十一期。）其日（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）正值日军进逼

，北平危急，而我签“塘沽协定”，乞盟城下之时。是故常君此赋有关于历史国运者至重，盖今之《哀江南赋》，而又能真切详尽，包举无遗者也。兹以体裁所限，不录。

○四十一

“九一八”浑变起后，当局持不抵抗主义，节节退军，不数月而失三省之地。此诚吾国之奇耻大辱，有署名记室者，由滦州陆军第二十旅部寄来《军中杂诗》十余首，雄浑苍凉，予亟为刊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（第二百五十六期）。

）驰函探询，始知作者名李鹤，字太玄，辽宁省辽阳县人。年二十八岁，任旅部少校书记官。军人感愤悲歌，有此志气，固可心喜，然而如斯有心人乃均屈在末职下僚，又令人惋叹不置也。其诗今录数首。《九月十九夜（民国二十年）军退康平》云：“令潜刁斗夜移营，大野茫茫放辔行。万树萧森银汉耿，一天明月马蹄声。”《退彰武》云：“血雨腥风阵阵侵，天颓日死昼阴阴。尧封裔碎遗民绝，沧海非深此恨深。”《退义县》云：“旌回旆转指红螺，（红螺，岷山名。）力尽难挥落日戈。星月敛芒笳鼓咽，踏冰夜渡白狼河。（白狼河即今大凌河。）”《锦州大》云：“半壁山河劫火焦，冲冠怒发恨难消。远驱胡虏居延外，谁是当年霍嫖姚？”“渤海涛雄壁垒，医闾山险大凌深。奈何门户从开放，胡马翻教自在侵。”《入山海关》云：“冰满凌河雪满山，金牌十二檄军还。乌雕蹴踏如含恨，明月迟迴懒入关。”“一彗光芒出海东，孛然天半卷罡风。试凭姜女祠前望，莽莽川原火正红。”

○四十二

东北沦陷后，民国二十一年春初，乃有沪战。虽浏河失守，终遭覆败，然士气人心，为之一振。沪战方终，三月十二日北平《新晨报》刊载五石君所作之《后鸳湖曲》，盖咏陆小曼、徐志摩、王赓事也。吴梅村有《鸳湖曲》，故名《后鸳湖曲》。陆小曼与徐志摩皆浙江嘉兴人，故以鸳湖名曲。若论其作诗之本意，则毋宁与梅村之《圆圆曲》为近。《后鸳湖曲》云：“烟雨楼头好赋诗，儿家生小住湖西。湖上鸳鸯同性命，湖边杨柳斩腰肢。从来湖水比聪明，水面桃花更有情。莫把夭桃比人面，妆成一面便倾城。年年巧笑春风裹，谁家小妹娇罗绮。春去不知别离悲，春来但觉颜色美。不道扁舟一往还，海上风光绝可怜。莫遣莺儿通问讯，拚教月子婢娟。丁香结就英先落，安排雾鬓住香阁。欢娱苦短梦苦多，说是真仙厌离索。殷勤不必盼青鸟，花貌参差意缭绕。同里应曾识姓名，双飞便欲忘昏晓。莫恨相逢已嫁时，郎君家有最娇枝。娇枝遗后迎桃叶，海燕归来梦茶糜。漪澜堂畔又良辰，对对鸳鸯羨璧人。为问湖光如旧否，只怜往事已成尘。（按民国十五年十月三日，徐志摩君与陆小曼女士在北海公园董事会结婚。宓偕温德（W i n t e r）、楼光来君往贺。梁停公先生

致训辞，言离婚者应郑重将事，为世人之榜样云云。钱稻孙君译但丁《新生》一段以为祝词，惜其稿不存。宓注。）世事输他翻覆手，行云行雨尽佳偶。今年欢笑异明年，汝自负人人汝负。蹀躞沟水复西东，郎是罡风妾断红。风便自登王屋顶，（宓按：王屋山，一名天坛山，济水所出。此指山东济南附近之开山，非山西南部之王屋山也。）花飞还堕绮怀中。一旦御风作游戏，风翻倏见人落地。拚生又往缔新盟，垂死未闻挥别泪。旧人已是绾赤符，（宓按：王赓君曾为清华同学，曾为京漠护路副司令。此时任旅长。）娇面轻啼泪模糊。欲慰柔情须酝酿，忍将愁抱易欢娱。是时海上烽烟起，入寇倭奴比狼兕。壮士卫锋不愿生，男儿报国惟同死。纵横决荡闻杀声，畏死倭奴心晴惊。一月拒战（此字原作奴，疑有误，故代改。宓注。）方雪耻，忽然退走东南倾。退兵只为与图失，虚实安能教敌悉。却向香巢访玉人，未防鹰隼攫来疾。（宓按报载如是，未必可据。诗人非史家，事实真伪非关重要。）才知女宠原祸水，破国亡家皆由此。痛哭连城人尽俘，心伤千里室如毁。”宓按末韵乃作诗本意，诗人旨在爱国教忠，励群尚志，借事与题以抒写之耳。至若离婚未为失德，琐事无关大局，（沪战全局胜败决不系此。）即诗人所见或亦同于吾侪。予有先后挽徐志摩君二诗（本集卷十三，）深为徐君同情悲慨，亦所以自伤也。又按此诗作者五石即邓之诚君，（字文如，江宁人。）燕京大学教授，著有《骨董琐记》、《骨董续记》及《中华五千年史》，（商务印书馆印行，原名《中国通史讲义》。其书自序及宓所为论评，并载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三百零三期。）博雅之士也。

○四十三

始予读王越君（字士略，广东梅县人）之诗，为燕京大学学生所出之小杂志曰《虹桥》（第一期）中载王越君之《茵梦湖曲》，事详德人史姆

Theodor Storm（1817—1888）之小说

Immensee（原书于一八五二年出版，当时极风行。吾国有郭沫若，张友松等三种译本）一书。诗云：“秋光竟与人俱老，太息生涯何草草。脉脉残阳照古垣，归来日暮空房悄。空房小坐可怜生，江水难量旧恨盈。一片月明思往事，那堪画里唤真真。昔年两小无嫌忌，草径曾为牵衣戏。誓约双飞海外天，迢迢天竺驰神思。梦里韶光逝水流，柔情无限结绸缪。林中辟匿（即野游，坐地而餐）（Picnic）闲修禊，细觅杨梅作玉馐。杨梅杳杳知何处，丰草长林无限路。蛱蝶纷飞为底忙，杜鹃声里听归去。应怜弱质自纤纤，细步行来倦意添。风际草光飘鬓鬢，日斜林下语呢喃。绰约仙姿传妙句，几番离合成追慕。悠悠二载断音尘，耿耿幽怀向谁诉？忽得庭帏书数行，喟言人事苦难量，玉人已作他家妇。茵梦湖头淡淡妆，淡妆依约春风面。伤情最是重相见

，一种温存似昔年。偷弹清泪空余恨，茫茫恨海有谁填。阿母原教铸错缘，青山碧水惹愁地，春花秋月奈何天。奈何天，惹愁地，茵梦湖光生百媚。正是苍苍落日时，临风菡萏轻摇曳。轻摇曳，难探试，可怜终隔水盈盈，惆怅情怀萦寤寐。”此诗必甚爱诵，且喜其能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也。及予欧游归来，国难既起，王越君于民国二十一年夏刊行风沙集，（全集及评论之文，转录于《学街杂志》第七十七期，并增注。）乃将怨别伤离之作尽行删弃，惟存描写民生疾苦之叙事诗。予《评风沙集》（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二三六期）文已另录，（本集卷末一二三页。）兹选录《风沙集》中诗二篇。一曰《逃荒》，描叙陕西旱灾，（其实遍中国乡野皆类此。）诗云：“草根皆啮尽，顽石岂可茹。幼儿饿已殤，瘦肌裹干肚。弃置土舍旁，三日不臭腐。无泪哭殤儿，还看妻与女。眶陷目迷茫，蓬首惟伛偻。商略作逃荒，扶杖携筐簋。出门踉跄行，郊原俱赤土。饿莩亘岗丘，曾不挂麻屨。群鸟啄其肠，哑哑相庆语。野犬争残齧，汹汹斩豺虎。道逢乡里人，鸠形拐复颠。乍见不相识，细认各凄然。自云潼关返，前路少人烟。但见商与贾，手携买儿钱。买得灾儿女，长绳犬豕牵。崎岖潼关道，日夕有啼声。”二曰《主与驴》，用问答体，象征资产阶级压迫劳动阶级。诗云：“主谓蹇驴，勿懈勿怠。神圣劳工，箴言宜履。驴曰我主，驴亦劳止，干藁下咽，折我齟齿。蠢驴何知，竟反抗言：有鞭在，尚其慎旃。虽曰犬马，岂无畜道？夙夜靡休，旦夕就槁。咦何驴斯，顽梗若是。锡尔嘉鞭，庶其无悔。奋我蹇蹄，竖我巨耳，旷野苍茫，吾其遁矣。旷野苍茫，明星有烂，蹇驴长鸣，声闻霄汉。”宓于《风沙集》中最喜此诗，以其甚似法人拉丰丹 La Fontaine（1621—1695）之寓言。其格调则出于《左传》及《诗经》，而经济压迫，社会革命，民生实况，时代消息，悉于此寄，言近而旨远也。

予为文评《风沙集》后，乃始与王越君晤识。知其近年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，从黄晦闻师研究汉魏乐府诗，所造甚深。著成《汉代乐府校释》及《汉代乐府释音》二书。（曾分期载登国立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，未登完。）君既沈浸于汉魏乐府，又上迫杜工部，得力于吴梅村，故有志继承其乡先贤黄公度先生，（遵宪）为奇伟之创造。今能作成长篇事诗，而发扬吾中华民族精神者，遍观海内，必当首推王越君也。王君勉乎哉！自“九一八”国难起迄今，王君所作长诗不少，（曾选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各期。）去年（民国二十三年）自编印成一集，曰《抚时集》，盖取杜甫“感时抚事增悲伤”（《公孙大娘舞剑器行》）之意。今录其二，国人读之者，谅必慷慨悲哀，激昂奋发也。一曰《失地将军歌》，盖指张学良、汤玉麟，伤东北三省（民国二十年）及热河（民国二十二年）之失也。歌云：“古言善战者服上刑，将军毋乃惧

此经？今言和平者不抵抗，将军恃此优游而自放。将军之统兴草昧，髯客为伯或为季。将军之地亘三边，水称黑水山白山。白山峨峨，将军啸歌。黑水深深，将军酣沉。连云高阁双狮怒，路人道是将军宇。朝挥百万买新机，暮尚搜牢到墟墓。墟墓豪华原梦寐，人生行乐今谁是？皇姑屯上碧痕新，北戴河边歌吹沸。中原旦夕动风云，将军按剑作鹰瞵。伺隙誓师慷以慨，居然一矢定咸京。千载金城车毂击，上将登坛隆戟。雇盼曾无晋莫强，颐指已凌关第一。关山百二应迢递，见说胭脂宜北地。羊仁品后庭贴细腰，春花秋月宁虚美。偶然御气亦南游，六府郊迎最上头。吴宫花草春风细，曾为秋娘一夕留。归来惘惘情无那，玉郎装束能倾座。肩脉脉脸波横，几曾唱到家山破。晋阳烽火羽书驰，正是诸天花雨迷。卅年世业空流水，万里江山付柘枝。貔貅尽夕仓皇溃，名城迭破无加卫。都道将军一纸催，东隅虽失收榆内。三朝馆谷笑虾夷，侏儒喜使国人悲。悠悠悲笑何堪道，身是无愁厌鼓鼙。长城莽莽金汤固，滦河渺渺谁飞渡？半壁河山一以娱，明珠犹自征歌舞。袅袅胡姬海上来，轻绡脂夜入丛台。迳就将军舞连臂，人肠断不须猜。是时帐下偏将军，离宫虎镇扞腹眠。梦入宝山岂虚返，满车瓠簋行行。芙蓉夹道临风树，千里红云摇玉露。将军潇洒能爱花，采之摘之复盈。盈盈筐何处归？九天倏忽鸣巨雷。胡刀霍霍莽氛埃，将军惊起芙蓉堆。一驰十日无崔巍，芙蓉犹向将军开。吁嗟乎！昔见将军张羽檄，激楚淋淮思死敌。国人敌人皆动色，北门管钥将军责。今见将军分道奔，南船北马资长征。镶珍粉黛殊纷纷，异域多伦乐我员。将军善保千金躯，陪都佳气无时无。”二日《五百大刀队》歌，有序。《序》曰：“榆中已陷，热河复失。长城天险，遂为敌有。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中旬，我军宋哲元部大刀队五百，袭之于喜峰口，斩首千级，大刀队亦全殉。神勇悲壮，冠绝人寰，是不可以不咏。”歌曰：“黑云惨淡天欲死，胡骑啾啾乱辽水。白山空吊汉儿魂，塞垣又见烟尘起。元戎潇洒旧知名，粉黛檀槽最惹情。晋阳已陷长随覆，犹听梨园第几声。偏师一旅仓皇出，第一雄关散何卒。惟教白骨照临榆，野哭千家长荆棘。E洞风尘河洛昏，东来封豕作西奔。藏头膝间偷活计，莽莽中原岂有人。一朝健儿西北起，手扶肝肠把相示。闻道戍楼烽燧高，不辞重茧驰千里。喜峰口上阵云屯，胡骑骄嘶暮更闻。雪暗关山旭旗动，凄凉秦月印边城。云寒惨栗夜萧瑟，宇宙冰坚健儿热。袒臂还操超距能，霜棱自挂髯如戟。北走衔枚弦脱箭，五百霜锋闪如电。饮马窟边掠影过，千古英灵为呵殿。高雉揉升呼杀敌，入蔡天军飞霹雳。夺关劈垣敌麾折，左右挥戈岂虚击。千万强仇酣梦失，霍霍白杨入胸臆。亦知困兽犹斩争，绵绵延延多狼群。强梁翻噬牙狺狺，从目跳跟纷扑人。肉雨腾腾飞血腥，死骸撑拒首纵横。疏星暗月风泠泠，冻壑冰泉碧血凝。五百健儿同夕死，田横岛士宁逾此。以弱锄强手搏兕，以头还头齿还齿

。万仞坚城破复完，从此余凶却百里。吁嗟乎！大海鲸波耀天赤，黑水白山遽易色。岛夷犬羊纷杂沓，万里腥膻少人迹。乳臭胡雏傀儡王，几多管敢入胡乡。将军首鼠保盖藏，大壑蚁舟思久长。不和不战谁守疆？只见三边敌骑狂。黑气凭陵入堂奥，中朝大官捐之属。珠崖尽弃资虾族，舐糠及米嗟何及。大好神州欲沈陆，国人尽作新亭哭。昔者东方起波斯，执捶欲挞希腊儿。朦朧遍搅地中海，电掣雄驱百万师。蕞尔希腊竟何有？错落山川几分割。差同曹郃典封疆，时复修嫌邹鲁。弥天强寇飘风至，猎猎戎旌晴天际。雅（雅典）斯（斯巴达）举族卜安危，原急难求兄弟。李阿尼达Leonidas（斯巴达王）百王豪，能骑健马马萧萧。须眉顾盼手弓韬，登坛叱咤风云高。死士三百惟俊髦，平生养勇不肤挠。酒酣起舞歌同袍，浩然赴敌森戈矛。背倚危峰前大海，仄径盘旋井陉隘。（其地名曰热门Thermopylae登险作御三尺在，荡荡乾坤供一噫。猛敌之来惊春雷，漫漫九天笼云霾。狂飙驰骤洪涛开，万壑胚轰山木摧。壮士接战震九垓，十荡十决无层鬼。折馘戮丑千千堆，川谷流丹血潋洄。鼙鼓声死灵风回，山猿凄吟月徘徊。海天漠漠鱼龙哀。噫帜乎嗟哉！弹丸小邦育此英，宁掷头颅却强邻。龙盾载尸还其亲，雄风千载流八垠。西人东人山钟应，今见大刀耀长城。以一敌百刀飞腾，狂风吹雪刀将迎。镇枪威炮刀纵横，刺胸渍血刀殷殷。大刀之锋决巨鲸，大刀之精威鬼神。大刀一出猛敌奔，大刀再出日月明。昆仑山高风浩浩，大刀永与西方壮士并作千秋鸣！”

○四十四

上文所录王越君之《主与驴》诗，意在象征，体同寓言。若夫张璋君（字仁效彬，河南固始人。曾任赤塔总领事等职。夫人为俄籍。）之《悲罢驴》诗，（按“罢”同“疲”。）则实写驴之劳苦，而由驴之劳苦，以衬出（今曰反映）国家之创劫，社会之凋残，及民生之创痛。盖仁者悯恻之言，而所关者甚重大也。此诗作于民国二十二年冬，《悲罢驴》诗《序》曰：“纪所见也。”诗云：“三十年中六十战，前困杀伤后征缮。马驼尽发济军行，耕牛列队同驰传。冀北千里无遗弩，可怜长耳膺殊眷。积雨陇头拖重犁，中宵逃死奔郊县。大姑小妇共一鞍，鞍下犹茵三斛面。街衢驱策更多方，体肥奚止昌图擅。轮高过尻辕在头，辙深没膝泥涂面。得得声罐蹇不前，跬步频输跛鳖先。况今载重重如山，劲节鞭加鲜血溅。汗气雨蒸乱毛结，瘦骨柴枯腐肉颤。夜阑未许磨声停，晓驾不遑残乌燕。遭时老弱且无家，噢咻那逮罢驴贱。有涯者生福者财，惜福不能应惜绢。愚哉牧竖欲何为？日夕捐糜无少恋。天心抑岂靳革新，骑虎乘龙相递嬗。还将夷萝含生伦，群动胥赖煤与电。奇语踏雪寻梅人，灞桥莫待山公便。”按宓识张玮君，由萧公权君介绍。（张君曾任清华财政史讲师。）张君乃温雅之士，出世家，所藏法书名画极多。入其书斋，琳琅满目，然后

知吾中国人亦有其艺术之宫，足以乐生而适性也。

○四十五

民国二十一年春，沪战后，前驻比公使谢寿康君来游故都。偶获赛金花，爰招邀名流友好于袁君宅茶叙。宓亦参与，遂得见曾孟朴（东亚病夫）《孽海花》小说及樊樊山《前后彩云曲》（宓久拟编辑中国近世诗选一书，惟手头钞稿缺乏樊山《后彩云曲》之序文，如有此序者，幸其写示，甚感。）诗中之女主角，甚觉其庸碌。然各报竞相传载，喧腾一时。（按最近有《赛金花本事》等书出，一时甚嚣尘上，有过昔年，实无足取。）是年（民国二十一年）四月十二日之《大公报》中，忽有署名巴人者，新作《彩云曲》，下注“壬申”，义正辞严，使吾侪警醒不少，应与樊山前后两曲并读也。《彩云曲》（题下注壬申）有序云：“近日报载傅彩云（原注：即赛金花）事，有感赋此。以下里之音，发忧国之叹，辞虽不工，必有能恕我者。”诗云：“寒夜狂风乱吹屋，愁来放歌当哭。莫嫌狗尾续樊翁，请君听我《彩云曲》。彩云生长近湖山，眼映湖光鬓山绿。玲珑解语娇于莺，宛转撩人貌似玉。天花偶落尘世中，骨自神仙缘自俗。俗缘初结在春申，名列章台第一人。彩云出岫能为雨，飞絮随风别有春。春宵秋夜无闲暇，曼舞清歌几时罢。学舌能通海国音，缠头须论连城价。此时朝野号升平，和议犹堪退敌兵。洋十里繁华窟，醉中欢笑梦中生。洪郎才思世无匹，文采风流自飘逸。飞笺召取名花来，筵前一见两情密。先营金屋贮佳人，欲写催妆动彩笔。占尽吴淞万斛春，枕上芙蓉窗外日。星轺西去渡重洋，且筑香巢向异乡。内宠多才擅言语，有情何处不鸳鸯。红妆也是天朝使，芳名照耀邦交志。握手言欢瓦德西，分庭抗礼维多利。英伦夜舞蛟绡轻，柏林春宴葡萄醉。争说东方有美人，漫信外交无难事。德据胶州日台湾，韩王南面又称帝。订约无非丧主权，练兵何尝足自卫。如此朝廷如此官，更谁能救危亡势。倦鸟知还罢壮游，修文郎去恨悠悠。襟上有花都是泪，人间无草可忘忧。空余赵女鸳鸯被，难得张家燕子楼。俗缘次结在燕市，落花再入风尘里。艳帜高张称‘赛花’，声名亦复震北里。门前车马不曾稀，镜里胭脂依旧紫。玉笙檀板欢笑声，鸳帷凤枕伤心史。八国联军天外来，帝京不守九城开。红灯照冷无颜色，圆明宫殿成尘灰。兵号文明擅破坏，民为鱼肉供残摧。凝去上仪鸾殿，殿上传呼喜相见。把手从头话别来，是悲是喜梨花面。自来儿女慕英雄，何扰册单昔您。一身能保民安居，一语能教兵罢战。骏马雕鞍二爷，六街群众齐声唤。仪鸾殿里欢情多，情到深时缘又断。联军去后两宫归，从此人间渐非。有限韶华随水逝，无情风雨要花飞。飞花时候江南去，沪水淞波旧游处。往日风流处寻，春心已在沾泥絮。重系金铃护落花，争奈红颜叹迟暮。飘零落叶不归根，只身又向尘住。河山一度易兴亡，悲欢几次翻新故。四十年来如梦醒

，甘苦辛酸忍回顾。穷巷西风袖单，寒宵孤月照窗素。彩云从今静不飞，好忏尘缘证禅悟。我歌未终长叹息，悲从中来沾臆。人生已是伤飘蓬，那堪家国祸相逼。惊传塞北倭寇深，远望江南阵云黑。边疆无守都迁，战既不能和未得。屈指庚子今壬申，三十三年国不国。呜呼！请君听我歌，国将不国君如何？莫恨彩云容易散，更有人间恨事多！”

右《彩云曲》，子曾印授清华学生。时逾二载，乃知作者巴人，即萧公权君。（以字行，江西泰和，精于政治哲学，所著《政治多元论》一书（英文）极负盛名。又通音乐。现为清华教授。）予交公权最晚，近一年中，始偶相遇从。然论学、论道、论文、论事，皆极深契合。盖皆有取于西洋之积极的理想主义，持此返观中国文化、学艺，乃见其深厚之价值焉。公权与宓唱和之诗，具见本集（卷十三。）予评公权《反五苦诗》一文，亦已另存，（本集卷末一二五页。）今录原诗。萧公罐《反五苦诗序》曰：“《五苦》诗，周释佚名作，见《广弘明集》卷三十。”诗云：（一）《生不苦》：“我生既已生，此身必致用。天行健不息，自强我与共。老农值凶荒，终不辍耕种。人生不求乐，诅觉忧苦重？”（二）《老不苦》：“少壮自堪乐，临老亦奚悲？譬如远游客，行近歇足时。世险我自夷，昨非今喜知。夕阳无限好，秋菊多芳姿。”（三）《病不苦》：“阴阳有舛乖，疾病人不免。短榻卧经旬，静裹得消遣。染衣药石馨，贴身衾枕软。会当霍然瘳，健步重咀勉。”（四）《死不苦》：“身死神苟灭，死矣焉知忧。身死神不灭，逍遥千古游。天道兼生杀，时序互春秋。安用惜花落，挥泪空枝头。”（五）《爱离不苦》：“聚会诚可喜，离别亦何妨。神交爱弥永，梦想情愈长。死别魂有知，泉下岂相忘。死别魂无知，焉用徒悲伤。”

○四十六

民国二十二年一月，晁公既读常乃惠君之《翁将军歌》（见前，）乃驰书来告，谓有王荫南君（字亦棠，）籍隶辽宁，身历惨燹，间关西来，故所作悲壮沈雄，直得少陵之髓”。予先刊布王荫南君之《浑变纪事诗》，（汇录入《学衡杂诗》第七十九期。）是年五月乃得晤。王君所作，尚有《张垣纪事诗》（已登、）《匡庐诗草》（未刊）等。其《癸酉咏怀诗》五十首（载登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第三百十三期，）甚似阮籍《咏怀诗》及杨葆昌君所译摆伦之《王孙哈鲁纪游诗》（见前，）又能宣示此日国家社会之真事真情，今选录十首。东北虽亡，而能诗能文、志切恢复之士颇众，得此差可自慰。盖吾侪深信民族精神、国家观念，必根于固有之文字文学，非由此不克团结，不能感发。故予于常乃惠、王越、王荫南诸君，爱敬极深而期望至殷也。《癸酉咏怀诗五十首》

（十二）：“猎猎北风强，霏霏雨雪盛。阴虫倚壁蛰，归鸟入林暝。独坐斗室

间，饥寒倏交病。犹存葵藿心，不改倾阳性。侧闻山海战，师克犹未定。健儿蹈长戈，血肉为飞进。何来高楼人，纓玄歌乱遥听。百里非切肤，犹然恣欢庆。念此怒然伤，收泪对孤檠。”（十四）：“筑壕苦寒月，十指僵不伸。谁有畚鍤力，奈非金石身。登高望远海，胡骑忽成群。朔风卷漠来，策何酸辛。侧闻大官辈，辇重趋平津。健仆拥前驺，妖姬充下陈。征夫虽穷窶，亦有骨肉亲。流离沟壑中，不得少因循。已矣无复言，中军方怒嗔。”（十八）：“日日望高丘，宵宵严斥堠。但见寇交侵，不见我逐寇。我军尚仁义，画地自株守。流离无所归，死伤不得救。谁知战仇讎，反若利婚媾。自从十月来，三军更饥瘦。杀马供一炊，夜借马皮宿。冰霜迫岁残，零落半非旧。卒疲将益骄，持此向谁斩？”（二十三）：“阴阴虏气深，凭陵满畿甸。朝火甘泉宫，夕烽长乐观。城中百万户，素封半逃散。囊金东去津，飞輿南走汉。东南鱼米乡，山水足清玩。誓避胡虏尘，洁身逐片雁。”（二十八）：“老成益零落，后辈来无时。独以中岁情，一身当百危。蝉声乱静夏，草色复间之。谁能丛薄闲，独听孤簧吹。”（三十四）：“东国倏丧乱，流民填沟渠。幸得逃一身，那复念妻孥。鸿雁从北来，贻我乡里书。千村余败垒，残灭无全庐。人少豺虎多，日薄炊烟疏。谁其为此者，盗寇交方隅。哀哉生人艰，今时古更无。强者恣横暴，弱者甘僮奴。苟无霍嫫姚，谁能抗强胡？”（三十九）：“众生皆嗷嗷，艰为独饱客。停筋久不下，驱车向四国。道逢孤竹君，邀为采薇蕨。天寒松楸悲，日暮雪霜积。食久喜芳甘，欣然望回辙。”（四十一）：“南面如可为，鞭笞皆不耻。何况庙堂材，衣冠半傀儡。笼鸟安一枝，盆鱼嬉浅水。自乐园囿宽，宁知江海美。近时李院君，他日许百里。驰驱朝岛夷，远辱其祖矣。”（四十二）“明白天启来，朝政势如麻。清流竞恩仇，武士私其家。辽疆日侵削，累卵投饥蛇。君相不自忧，重敛征童娃。天亦不佑朱，灾枝年年加。张李起田间，荼毒遍天涯。遂使大国君，引颈悬枯牙。亭亭万寿山，怀古使人嗟。时殊势则同，较昔无一差。寄语持衡者，重视前覆车。”（四十八）：“盗寇满乾坤，行役何能安。流离濒

九死，奔走求一餐。旁人悯其穷，争以利禄干。掉首谢绝之，顽铁为心肝。西山有茅屋，高入浮云端。担囊从此逝，斧薪行天寒。饥食黄菊英，渴饮白云泉。故交华子鱼，驷马休相攀。”

○四十七

江宁卢前君，字冀野，少有江南才子之称，声华借甚。近年历任皖、蜀、汴、沪各大学教授，折节读书，其学乃益笃实纯正。而风流俊爽，健谈豪兴，不异昔日。行将以其刚健愉快之精神，使吾侪中正宏通之主张，得见知于莘莘学子及芸芸群众，君实有其力与责焉。冀野于文学创造，亦图以新材料入旧格律。

其在河南大学时所编撰之《会友杂志》，选材即本此旨，中多可诵之作。冀野平生致力于曲，制作甚工；其次则词，所造亦深。诗乃君之绪余，今录《壬申以来五绝句》，不足表见君之特诣也。此诗第一首第二句，殆即邓君《后鸳鸯湖曲》（见前第四十二条）之意与事欤？五绝句云：《一夜》：“我师一夜渡浏河，却忆东窗细雨多。杨柳无情还自绿，任他旗影逆流波。”《过虎牢》：“T迹西来感二毛，北朝车辙接南朝。思量三十年前事，涕泪滂沱过虎牢。”《白马寺》：“犬经此日傥能神，突曲劳劳尚徙薪。鸡犬依然飞不起，乞灵白马又何人。”《榆关》：“挥戈慷慨出榆关，不扫倭奴誓不还。塞上旌旗都变色，更无白日照江山。”《热河》：“密云城下飘红叶，河水于今咽不流。拾得相思诗句在，可怜谁复梦神州。”

○四十八

十年前此日，宓与李璜君（字幼椿，成都人）同乘海舟，由上海来北京。幼椿于舟中作七言绝句二首赠我，其稿今寻觅不得。凡与予以诗唱和或投赠者，本集悉皆编录，独佚此二首，甚以为憾。按丝椿昔留学法国，著有《法国文学史》等书，近年在蜀参加剿匪工作。癸酉迄甲戌，在川东北匪区抚绥民众，“所历无非人间地狱”，遂以诗纪所闻见，成《剿匪集》一卷。（未刊）予读之心伤，以为似元结《箠中集》也。今录一篇（五首存四）《视察绥宣匪区途中感赋》：（一）“为慰灾黎苦，艰难向匪区。欣闻贼遁走，惟望后来苏。梦冷家山破，雪寒手足句。寄声蜀父老，岁暮念穷途。”（二）“五字伤心语，毋为离乱人。得生胆已破，枉死血犹新。将士输肝脑，山原泣鬼神。吾党称贤俊，时危岂爱身。”（三）“兵多供自卫，寇至弃城遥。百姓成孤注，千家荡一宵。人归疑魍魉，贼去咏鸱鸮。毁室复取子，伤哉魂未招。”（四）“一自夕巴陷，于今岁又阑。嗟来食渐辍，流徙计难安。待死犹寻母，求生莫问官。平时竭供养，此辈寡心肝。”

○四十九

予久拟编《中国近世诗选》及《中国近世诗史》二书，然以职务繁忙。又以学力未充，见闻未广，未知何日可成。今撰《空轩诗话》，以中华书局严期催稿，而篇幅有限，故所述所录，殊未详备，即知友亦多遗漏，评论容有不公，务恳恕谅。须知此件为宓诗集之附录，意在说明宓学诗之渊源，唱和之朋友，宗派之所属，技术之所重，国家社会之大势，个人情志之养成。易言之，即诗话仅乃为本集中之诗之参考与背景而已，未可以诗选或诗史视之也。虽然，中国古贤及西洋作者之诗，版本既易寻获，注释又已详备，不但学校教师恒为讲授，即个人自行研究读赏，其事亦绝非难。惟独近今诗人之作，乃适反是。中国旧俗，诗词文集。多由私人代作者刊刻，不加注释，（例如本诗话所引陈庵太

傅之《感春诗》，苟不于题下注“乙未”二字，谁能知其伤甲午吾国海军之败于日本乎？故知注不可缺。）不附事实及传记，（偶有，亦甚简略。）刻成则仅以赠送亲友，不肯发售，亦不以地址告人。致有志寻求而研究其诗者，恒患不易得，得之更不易明。此岂诗以言我志，诗以宣民情之本旨哉！然近今诗人之新作，乃最关重要。盖由读诗者及学作诗者之观点论，近今之诗人，其所奉之规范，所受之影响与我同；其所具之经验，所见之事物，亦与我同。彼之作诗，正如我之作诗，我正要看彼如何作法而仿效之，而取则焉。我正要看彼辈近今之诗人（同行一路，身在我前）如何用新材料熔入旧格律，然后由我之直接模仿彼等之创造方法（与我大同而小异）而完成我之创造事业。此所以近今人之诗必需多多阅读，必需精细研究，（正如弟易随兄，而子难肖父，又如一年级学生易同于二年生。）非止为社会史料之资而已也。必平昔读近贤之旧体诗，（若今诗话所选录之诗。）立意盖实着重此点。按今西国新兴诗人，其作品多见于杂志报章，读者可于此中寻求。中国亦略同，如必幼所诵识近贤之诗，乃由《新民丛报》、《庸言》、《亚细亚日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等处得之。及必主编《学衡杂志》及《大公报》文学副刊，复以此二者为今贤公布其佳诗之园地及机关，不但有益于人（作者、读者，）抑且自己因此得交识诸多贤俊诗友。《空轩诗话》之作成，亦不能不归功溯源于是。然旷观我中华泱泱大国，其著录旧诗，刊布旧诗之园地及机关，今乃仅有曹铉衡君（名经沅，四川绵竹人）主编之《采风录》，附载于《国闻周报》中者。（外此虽有，则殊微细，且稍出即止辍。）是故言切实之，曹铉衡君实今日中国诗界之惟一功臣，（亦即他日诗史诗学之惟一功臣。）《采风录》亦即中国旧体诗之最后逋逃藪，曹君勉乎哉！（虽尚有评讥《采风录》甄选未广，及所登诗不免有应酬敷衍之作者。然为此评者，盖未知实际人事之困难及编选之不能尽合众意，且即使评者之言确，读者岂不可自为淘汰披拣乎？岂不胜于无此园地机关乎？责人苛者，其意必不诚矣。）呜呼！吾中国国家社会之危乱，文化精神之消亡，至今而极。（即观本诗话，亦可见其大概。）而必个人志业之摧折，情感之痛苦，亦比寻常大多数之男女为加甚。（见本集各卷诗之所表示。）所赖以民族复与之资，国众团结之本，文化奋进之源者，惟我中国固有之文字（即汉文，即吾人所诵所知所写所说之文，其特实为自成完美之系统，重形而不重音。其便利及优长处，中外名贤已多论列，兹不引述。）所赖以必个人之鼓舞、策励、支持、慰借者，惟有我一生爱读爱作之旧体文言诗。然今日者，其他不论，十余年来所谓爱国革新之文化运动，已使文言书少人读，旧体诗几于无人作。而最近之注音字母及简字，复以政权及公令助之推行。由如是因。结如是果，可云今日（或最近之将来）汉文正遭破毁，旧诗已经灭绝。此后

吾侪将如何而兴国？如何而救亡？如何以全生？如何以自慰乎？吾侪欲为杜工部，欲为顾亭林，欲为但丁，欲为雪莱等等，其可得乎？是故旧诗之不作，文言之堕废，尤其汉文文字系统之全部毁灭，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，亦必个人情志中最悲伤最痛苦之事。吾之诗集出版，吾之诗话作成，无人称赏，少人购读，其失望尚有限：若吾中华古国，竟不能比于希腊、罗马之以学术文艺影响全世后来，且不能比于意大利、爱尔兰之得其道以复兴。

（彼皆知利用本国之文字文学，为其政治独立革命之先驱及原动力。）此其摧心丧志，真无穷也！呜呼！今日国人之言爱国，言救亡，言民族之复兴，文化之保存者，何不于此（保存汉文汉字，发挥利用旧诗）加之意哉！

○五十

必撰编《空轩诗话》既毕，其日适为乙亥人日。（民国二十四年二月九日，）亦即海伦女士在沪结婚之日也。必深伤感，爰题二诗于诗话之后：

“渐能至理窥人天，离合悲欢各有缘。侍女吹笙引凤去，（改用李义山诗句，）花开花落自年年。”（参阅本集卷九《落花诗》）

“殉道殉情对帝天，深心微笑了尘缘。闭门我自编诗话，梅蕊空轩似去年。”（参阅本集卷十三《空轩诗》）

先是海伦有函询我能否即赴沪，予以中华书局严定期限催迫缴稿，拟先赶速撰完《空轩诗话》，故未即往。而海伦遽赋于归。某君尝谓必“重视其诗，过于生活及爱情”。呜呼！斯岂予之所欲择者哉！予平生所遇之女子（1）理想中，最完美最崇拜者，为异国仙妹（见前。）（2）实际上，予爱之最深且久者，则为海伦。本集之诗可为例证，凡题下不注姓名之情诗，皆为海伦而作者也。其（3）以旁观友情，而了解子最深者，为暹罗陈仰贤女士。（今为暹罗苏迪君 S o d K u r m a r o h i t a 之夫人。）若夫（4）吉水欧阳采薇女士，（宋欧阳修三十二世孙女，今为吴之椿君之夫人。）予仅为作三诗。（本集卷十三《四十初度怀人诗》第四首《五月六日感事作、甲戌中秋》。）顾近年北平各报章（《世界画报》、《清华周刊》、《老实话》等等）屡以此为嘲讽子之材料，亦可见野史荒唐，甚易失真。而昔希腊阿里斯多芬尼氏编演《云》C l o u d s 一剧，竟以其友苏格拉底为诡辩派之代表，人事之颠倒穿错，皆类此矣。至于（5）故妻杭县陈心一女士，忠厚诚朴，众所共誉。然予于婚前婚后，乃均不能爱之。予之离婚，只有道德之缺憾，而无情意之悲伤。此惟予自知之。彼在当时痛诋予离婚，（使予极端痛苦，几于殒身。）及事后屡劝予复合者，皆未知予者也。（尤非爱予者也。换言之，即不愿予快乐康健有益于世，而必欲杀予而自居于行仁义者也。）试翻读予之诗集，一切自见。予之情志固不难知，予敌予友，当可共谅。予恒言，道德乃真切之情志，恋爱亦

人格之表现。予于德业少所成就，于恋爱生活，尤痛感失败空虚。然予力主真诚，极恶伪善。自能负责，不恤人言。且敬事上帝，笃信天命，对人间万事，一切众生，皆存悲悯之心，况于亲交之友（如已歿之碧柳）及深爱之女子（如别嫁之海伦，）岂有不婉解曲谅，而为之诚心祝福者哉！予对人但有爱恕，对己不免矜怜，于公共之事业责任则阻勉竭力，于一己之快乐享受则牺牲无怨。如此而犹讥诋予，刺激予，多年不休者，斯乃愚盲残虐之尤，岂知我爱我之人哉！予之真正道德观念，及对人生之经验理解，将于拟著之《人生哲学》及长篇小说中叙述之，今后不再谈论，不再解释。须知凡古今中西之人，其生活及事业，皆有外阳（功业、道德、思想、责任。）与内阴。（生活、婚姻、恋爱、情感。）之二方面，而诗人文人尤为显著。表里如一，乃为真诚；情智双融，乃为至道；阴阳合济，乃为幸福；窥此二者之全，乃为真知；由此二方面竭力帮助，乃为真爱。予自觉平生最能知吾之友，且最爱吾之友，但吾之友则鲜能知我，且毫不思所以爱我。予于此实有深悲。彼纳妾、狎妓，而以予之模拟但丁及雪莱诗体为离经叛道；彼诈财殃民，而以予之读古书、作（今通曰写）文言为自暴自弃。呜呼！若此之人士，若此之亲友，予只有虔诵耶稣基督之言曰：上帝乎，“众不知所为，其赦之”。（见《新约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三章三十四节）而《吴宓诗集》及《空轩诗话》固非为若辈而撰作，而印行，若辈亦毋得取读也。

○补录一

张孟劬先生（尔田）《沁园春再挽晦闻》云：“畴昔相知，自许千秋，惟曹与君。忆甘陵结客，曾经名见；洛阳作赋，如此才横。酹起陶潜，重邀李白，何日樽前细论文？《春秋》笔，叹《诗》亡不作，泣凤伤麟。纷纷竖子成名，只我辈楼迟行路尘。问坏空成住，到头谁幻？黄农虞夏，过眼皆陈。语可当薪，《玄》真覆酱，犹有侯芭后死人。（谓君门人吴雨生宓。）归休了，算交亲有泪，天地无情。”按此词应录入《空轩诗话》第九条。

○补录二

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八日，电影明星阮玲玉在沪自杀。遗书谆谆以“人言可畏”为言，宓遂作《挽阮玲玉》诗一首云：“盖棺世论本寻常，犹惜微名最可伤。志洁身甘一掷碎，情真艺使万人狂。繁华地狱厄鸾凤，血泪金钱饱虎狼。我是东方安诺德，落花自忖吊秋娘。”按安诺德Mar rhew

Arnold吊某歌妓舞女之《挽歌》Requiescat，宓所译，见本集卷五第三第四页，详解见本集卷末第七〇页。《落花诗》见本集卷九，《忤情诗》见奉集卷十三。黄晦闻师集中，屡有涉及秋娘之诗。